

拾穗

第二九一期

讀者致致

一九七六年又將是美國總統的選舉年，世界各國也開始矚目美國政壇動向。自從甘迺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身亡後，甘家似乎命運上連續遭受不小的挫折，尤其是在唯一健在的甘家兄弟愛德華，準備重振甘家政治聲望之際，突如其來的意外，不得不使他暫時沉寂下來。如今，算是時過境遷，愛德華有了東山再起之勢，而其副總統人選，引起各方面的揣測，洛杉磯的黑人州長，能否成為他合適的搭檔，又成了人們興趣盎然的探討對象，本期中的“美國下屆副總統誰屬？”希望能供各位讀者作評斷的參考。

為了使讀者們瞭解目前國外發明天地的概況，本刊由本期起，自科學文摘選錄一些報導，闢成“科技天地”一欄，希望藉着它的介紹，能引發讀者們創新的潛能，以為國內工業界新產品注入一些新血。

暑期又將來臨，在這不短的假期裡，在學的同學們想必有了多采多姿的渡假計劃，而即將畢業的同學，有些忙着準備升學，有些積極尋找理想中的職業，不論如何，在您閒暇之際，也得找些適當消遣，而在社會中奔波的人們在緊張忙碌生活之餘，更需有個調劑身心的方法，在您家居或旅遊，拿本益智怡情雜誌看看，不也是人生一大樂趣乎！

徵稿簡約

一、本刊內容分科學、工程、醫學、遊記、傳記、人物、珍聞、軼事、體育、音樂及小說等譯文，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來稿請以稿紙直書，繕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圖表請附說明，並請務必註明原文出處及出版日期。

三、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刊出後版權即屬本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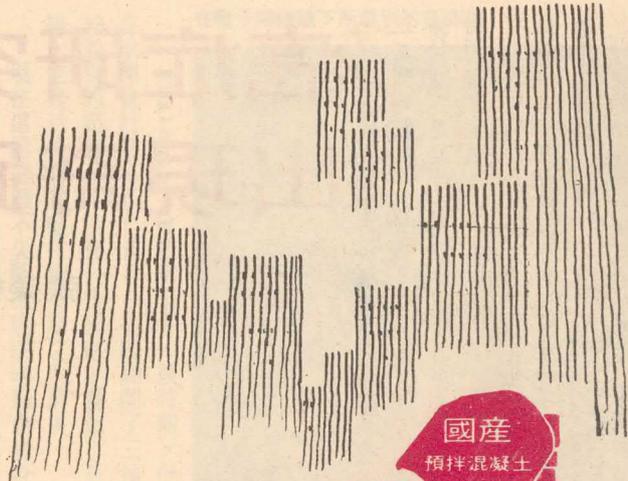
四、文稿一經刊出，立即以每千字一〇〇至一二〇元從優奉酬。

您有那一項需要，讓我們為您服務



- 審計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 八十噸以下重機械起重安裝工程。
- 石油化工廠之設計、安裝、試工、解決操作疑難問題。
- 裝建實驗工場、研究新方法、新產品。
- 自動控制儀器之設計安裝。
- 各種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製造。
- 各種石油產品之檢驗分析。
- 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 大型機件之退火工作。
- 機械設備及船殼之X光檢查。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品質可靠 省時省地
交貨迅速 省工省錢
最佳服務 歡迎賜顧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
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總管理處：
台北市懷寧街21號
電話：389854~9

高雄市民族一路工務所
電話：225665號

國產
預拌混凝土



她戴着金光閃耀
的金製裝飾品益
增其高貴與嫵媚

拾穗

第二九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刊

發行人

張明哲

編輯人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25-12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總經銷

台灣省：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懷寧街82號

電話：330215・310912

郵政劃撥帳號第13294號

台北縣市：天祥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28巷9號3樓

電話：384607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6544號

零售價目

新台幣15元 美金6角5分

港幣3元 日幣250元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新台幣85元

全年12期新台幣150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

癌症研究 出現奇蹟

張榮桂譯

過去使人發生很大興趣去研究及常被提出的問題，最近又再度興起廣泛的探討其奧秘，此一系列物質叫（Chalones）。這是結束研究治療癌症的物質嗎？在治療癌症而言，這些混合物被認為是最佳的材料。研究者停止探討這些物質的原因，是無法控制細胞分裂，和癌症本身細胞的偶然繁殖。

Chalones 的功效是阻止細胞生長，不像目前所用 Cytotoxic 藥物的化學療法。因此藥物會損害或摧毀整個身體上的細胞。Chalones 是特別的，換言之，此物質具有來復槍取代散彈槍的效果。

大約十年前有兩個在倫敦 BIRBECK College 教書的英國科學家，William Bullough 教授和 Edna Laurence 博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發現到一種天然的化學產品，就是阻止細胞生長的 Chalone。

在電子顯微鏡下所看到的癌細胞



Chalones 曾被遺忘了一段時期，但後來科學家們畢竟又注意到他們，而且在最近幾個月在歐洲會針對 Chalones 這問題開了三個主要會議，且一度掀起高潮。至目前為止，試驗僅限於動物的範圍，且稍有一些成就。譬如 Helsinki 的 Tapio Rytomaa 教授曾在老鼠的身上試驗，使其巨大的腫瘤在幾星期之內消失。

現在這種處理不久將在癌症的患者身上試驗。假如 Chalones 應用在人類身上，則其抗生長的效果遠在目前利用 Cytotoxic 藥物之上。因為 Roger Levin 博士曾經在英國中央新聞處科學文摘 (Science digest of the British 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



上有這樣記載：Chalones 是從腎臟分離出來的，也只有腎臟才能抑制細胞的生長。所有在身體上組織製造 Chalones 是其正常生長控制機構的一部份，所以在理論上，癌症的治療者比以前更有機會取捨，他將以皮膚的 Chalones 治療皮膚癌，以肝臟的 Chalones 治療肝癌，以此類推。

無論如何，也稍有阻礙，身體的細胞在每一低集結物之下形成，事實上，據統計大約需 10.000 公斤的血才能製取足夠的 Chalone 去治癌一個生有血癌的病人。

所幸，雖然 Chalones 對組織很特殊，但沒有限定於某特定的動物，所以，譬如豬、馬，甚至於老鼠皮膚的 Chalones 應用在人類的皮膚上也是很有效的。

終極目標希望在實驗室能製造 Chalones，同時也希望化學家在未來的歲月裏能達到這步田地。

至目前為止，對於 Chalones 之化學性質，僅僅是粗淺的瞭解，其蛋白質部份是很小，而其餘的部份顯然很大。

實驗室合成 Chalones 這件事是會成功的，只是時間問題罷了，尤其有兩個製藥公司正在大規模發展分離這些物質的技術。

顯然地，Chalones 僅僅是生長機構的一部份，或許是最重要的。在 Chalones 之中必須保持平衡，這些物質有趨向於阻止細胞生長和其他影響促進細胞生長之間。研究者正企圖找出這種平衡工具如何，華盛頓兒童醫院的 Jack Houck 博士相信，細胞膜在 Chalones 的行動中是相當重要的。最近他和他的同好者正從事於在血漿內控制分離激動 fibroblasts 生長的一個因子——細胞在身體的許多部份有連接作用的組織出現。

同一種平衡型態可能擁有其他組織的事實。

譯自六十二年四月五日出版南非星報 (the star) 科學版

太平洋電線 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總管理處
台北市懷寧街五十三號八樓
電話 338731~8

營業處
台北市懷寧街十七號
電話 334440, 337561, 337562, 337563

高雄營業處
高雄建國三路153號
電話 239178 · 239179

主要產品

海底電纜
地下電纜
阿派斯自持電話電纜
STALPETH 電話電纜
紙絕緣鉛包電話電纜
橡膠絕緣電纜
各種漆包線
電子用電線
裸銅線

加感線圈
EPR 電力電纜
PEX 電力電纜
BN 電力電纜
船舶電纜
軍用通信電纜

貝殼畫

常樂譯

古克本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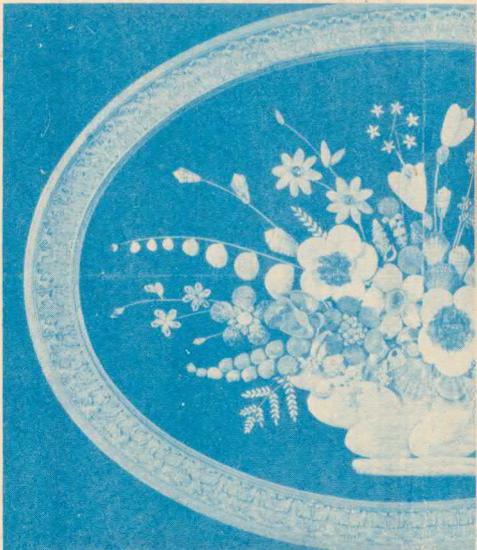
飛躍之鳥

古克本·派翠西亞 (Patricia Cockburn) 是一位藝術家也是海生貝殼的專家和收藏者。由於她有著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興趣，因此創造了許多精緻優美的貝殼畫。

人們開始喜愛和收集貝殼，要回溯到十八世紀以前。當時用貝殼做畫最有成就的是笛蘭尼·瑪麗夫人。在寫給她閨中密友杜威格爾公爵夫人的信中，瑪麗夫人提出了製作貝殼畫的原則：不要嘗試表達繪畫風格，要獨具匠心，有創意地把貝殼鑲貼在絲絨上這樣才成其為一幅貝殼畫。

古克本是愛爾蘭人，和她新聞記者的丈夫古克本·古勒得住在澗克 (Cork)。古克本夫人小心而謹慎的照著瑪麗的方法來做畫（她熱心的朋友甚至稱她為廿世紀的瑪麗）。她從事製作貝殼畫已有六年的歷史，一九七〇年第一次的作品展覽在都柏林的愛爾蘭地理協會會址舉行。

古克本夫人於十五年前即開始收集貝殼，爲了收集貝殼，她走遍了英倫三島。貝類是群居的生物，但是古克本却曉得那兒去尋找她需要的貝殼。她收藏了所有英國產的貝殼，其中包括一些希有的條紋貼貝，這些貼貝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收到的。



有一天，她聽她哥哥抱怨整條拖網漁船的外殼，最近被一些少見的貼貝覆蓋著，他說這些貼貝看來像是戲劇中的丑角一般。古克本夫人立刻就趕到碼頭，那時船上的人已經開始在刮這些貼貝了。古克本付了一筆錢後，得到了這些閃耀著美麗藍色和白色光芒的貝殼。

人們似乎爲她的熱心而受到影響。她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加入這種健康而寧靜的尋貝活動，將不會



您會喜歡我家人了吧
，麥克，他們都睡着了。



山林之花

發生太多令人緊張的恐怖暴動。

現在古克本夫人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貝殼畫上，她的畫有的因循傳統的式樣，其他的則帶有東方的色彩，這是因為她在插花的興趣，影響了她的畫風。

參觀她作品展覽的人，在本能上似乎都被她的畫所吸引，形成搶購的風潮。也許在她許多好奇的顧客裡，最有意思的要算那位買了機車來買她的畫的女人。

(譯自 1973 年亞洲雜誌八月號)

拾穗的宗旨：

益智、怡情

拾穗的風格：

清新、純正

氣喘患者的

新希望

銘貞譯

家中如果有個小孩子不幸從小就有氣喘發作，實在是很令人傷腦筋的。就以摩根一家來說吧，十二歲大的女兒伊莉莎白時常三更半夜發病：臉色蒼白，呼吸困難，併有喘鳴（wheezing），表情痛苦……。因為過敏現象可能促進氣喘的發作，臥室裡面擺設的剪貼啦、圖畫啦……一概拿走，以免可能的過敏原潛伏在其內，結果寢室內空空如也，那裡像個十來歲的小孩子的臥房。當然一旦發作，父母總是首當其衝的。作母親的總是用常備的藥物試試。如果沒有效果，則勢必要勞動熟睡中的先生了。那作父親的呢？好夢方酣被吵醒鐵是不高興，但總是自己的女兒呀！好不容易把它送到急診醫院去，已經東方魚肚白了，拖着疲憊的身子上班，其滋味和效率可想而知了。作母親的醫院家裡兩頭跑，也不怎麼好受。而病人呢？除了對自己很過意不去外，可能會有一些罪惡感。

不過，目前有一種新藥叫（Cromolyn Sodium）的可以使氣喘發作的次數降低，可望使二百萬的患者過一個比較正常、比較有規律的生活。

Cromolyn 只可預防發作，不能治療緊急的病況。只要每天服用，則 Cromolyn 在防止氣喘發作是相當有效的。此藥已在五十五個國家受到臨床的重視，目前在美國必須醫師處方才可買到，每天費用約美金一元（商標名 Aarane 和 Intal）。

現今用來控制急性氣喘發作的有三種基本的藥物：(1)腎上腺素（adrenalin）和其類似藥：(2)甲基黃嘌呤（methyl xanthines），例如氨基吡啶（aminophylline）；(3)腎上腺皮質類固醇激素（corticosteroid hormones），假如 cortisone 和 prednisolone。這些藥物可以擴大支氣管，使氣道保持通暢。然而一旦發作的次數增加，而且變得更厲害，則劑量必須提高。因此也就時常發生嚴重的副作用。比方說，長期使用後可能產生胃部不適，心悸不整，身體發胖，骨頭變細，胃潰瘍和身體的抗感染力降低等不良後果。小孩子如長期大量使用 cortisone 可能防礙生長。

Cromolyn 是一種很安全的藥物，可以大量地降低病人對前述二種基本藥物的需要量。此外，大部份的病人不會對 Cromolyn 產生「耐性」出來。換句話說，這種藥即使服用很久，其效果通常和開始時一樣。

Cromolyn 對氣喘症的效果，最初是六年前由英國飛森藥廠（Faison Pharma ceuticals）研究員醫學博士亞士寧所發現的。亞士寧博士本身是一位氣喘病患者，當時正在研究從有助於治療氣喘病的植物上分離出來的一些東西。他發現從一種東地中海植物叫 *ammi visnaga* 的種子得到的 Cromolyn，可防止或改變氣喘病的發作。

在早期研究階段的時候，此藥是從種子提煉出來的白色結晶粉末，但現在可以用合成方法製造，放在一特製的吸入器內，使用時在外殼穿個孔，以便釋出霧狀的藥物，病人再將它吸入。這樣子藥物就可以到達肺的最裡部，將不當的化學分泌抑制住，防止氣喘的發作。

根據實驗的報告，CromoIyn 對於有季節性過敏症病史的年輕氣喘患者特別有效。伊莉莎白就是這種例子。但 CromoIyn 只是整套治療中的一環而已——還要包括社會工作者的參與；檢討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促進發作的肉體上或情緒上的因素；研究日後發作時應採何種藥物來減輕病狀。我們知道只有類似這樣的完整計劃，才能成功地治療氣喘病。

醫師對於氣喘病人應問好完整的病史，我們知道氣喘是一種多因素的疾病，由於感情因素所引起的，和過敏原所引起的時常一樣多。情緒失調的，可由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和精神醫師來矯正；過敏原引起的，則需由除去過敏性的刺激物來治療。

氣喘病人的病歷時常積得一大堆，但却很難找出可能的致病因素來。根據在拉拉比達的芝加哥大學兒童醫院，和研究院行為科學主任韓姆的說法，有時候我們要等上數年，將片段段的資料湊合後，才知道只有在父母吵架後，小孩子才會跑到地下室某一特定房間，避開那種氣氛時，才引發急性發作。如果情緒失調比起過敏反應在發病上佔較大的比重，那我們就認為那是小孩子採用來適應其困境的一種手段：結果一方面他想要治好，另一方面他却需要生病。這種病人在心理上發育不足，必須使用喘鳴的手段來得到別人的關照。

父母雙方的情形如何？現以伊莉莎白的病案為例。她母親本身也有氣喘病的症狀（具有家族性的過敏病史是常見的），時常抱怨自己不曉得氣喘的來龍去脈，而且沒人告訴她。同時，她強調家裡的環境並沒有特別到會使其女兒產生如此嚴重疾病的地步。而摩根先生現在空軍服役，已經慣於有紀律的生活，他一直表示伊莉莎白的病，對於他的收入和睡眠方面是個很大的負擔。他那軍人本色，不相信不能以外力控制住這個干擾他規律比生活化生活的問題。根據韓姆博士所言，這種反應並非少見。小孩子如果採用前述的方法來對付問題的話，他的父母親通常會覺得很生氣而且厭煩起來。他們會覺得小孩子是利用生病當作一種武器來反抗父母，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發病的去留。因為父母並不充分的了解小孩子發病的真正用意何在，所以他們就限制孩子從

事勞力的活動，不准孩子到屋外去，而且禁止和同輩的小孩子作任何活動，希望安靜下來以減少喘鳴的現象。如此硬要孩子在一起，父母和孩子之間經常就有不快事情發生。這些不但於疾病治療無益，反而刺激雙方。

以伊莉莎白為例，她除了對很多刺激物過敏以外，也有過很多次的情緒刺激。她第一次發作的時候，家裡的生活環境很亂：父親到南美一年，她和母親與姑媽住在一起，等到她媽媽上班，她就更受到影響。本來只是季節性的過敏反應，現在一下子變成了氣喘病。

八年後的今天，她的氣喘還未被制止下來。全家人就為她的病團團轉。伊莉莎白所要求的照料，比父母所能或願意給予的還多，而且目前傳統的藥物治療，並不能克服環境和情緒因素的作。不過如果使用 CromoIyn 可能緩和過敏的發作，同時單單情緒的失調也不足以引起發病。走筆至此，我想大家應先完全了解疾病本身和此新藥的作用。

我們知道氣喘的一些常見症狀——喘鳴和咳嗽。是因為支氣管系統腫脹且管腔縮小所致。這些症狀是身體對於飄浮在空氣中極為微小的物質叫過敏原（allergen）（抗原之一）的一種正常反應。例如花木的花粉，屋內的塵埃等都是過敏原的好例子。這些過敏原在空中飄盪，隨著空氣被吸入體內。在那氣喘病人身上，附在支氣管系統內面的「清潔機構」，可以有效地把它們除去。

然而在氣喘病人身上，這些微小的顆粒進入肺後，則刺激身體產生異常的反應出來。這些反應比起吸入強致病力的細菌時還要厲害。因此過度的反應使得支氣管口徑緊縮，而管壁腫大起來。同時黏液分泌增多，所以空氣通到肺部內層的過程也受到阻礙。氣喘病人為了竭力吸收空氣，所以產生了喘鳴和咳嗽的現象。

在這個反應中所牽涉到的化學物質，和身體其他地方用來抵抗感染的相同。使得這地區之微血管的可透性增高，以便運送富含抗體的血清和特化的白血球。抗體可中和抗原，而吞噬細胞（

tagocyte) (一種白血球) 則把病菌破壞掉，結果就產生了和膿腫或受傷週圍相同的皮膚發紅腫脹。而肺部的反應則使得氣喘病人的肺腫脹起來。

爲了產生前述的反應過程，身體必須動用散佈於皮膚、肌肉和其他組織的一些特殊細胞內所存在的某些化學物質。主要的是我們熟知的組織胺 (histamine) (所以才用抗組織胺來對抗過敏反應)。其他化學物則較不爲人知，但是種類却越來越多。

對於伊莉莎白的病例，醫師相信 Cromolyn 是她正需要的。但因 Cromolyn 必須要和肺內含組織胺的細胞接觸才能發生預防的功效，所以只有採用吸入法。治療時病人即使覺得很舒服，也要每天吸用數次。幸好長期使用 Cromolyn 並不會增加氣管炎、肺炎或其他肺部感染症的發生。但是治療進行中的急性氣喘，則 Cromolyn 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此點必須注意。

雖然 Cromolyn 並非對每一種氣喘病皆有效，但對於季節性發作的病人則非常有效。不具季節性在成年期才首度發作的病人，或者運動後或暴露於空氣污染後才發生最嚴重症狀的病人，比較沒有效果，但還是有一些作用。

使用 Cromolyn 最少要有二至四週的試用期間，然後再決定下一步驟。在試用期間，藥物和環境的控制應繼續。情緒因素也應該處理，因爲通常患者會拒絕改變藥物。他們已經習慣於某一藥物了，所以即使劑量和服藥次數保持不變，但藥物的顏色改變，他們也會抱怨新藥不如舊藥來得有效。醫生們了解要促使病人接受一種新藥，以停止病人既痛恨又依賴的疾病時，必須克服一些阻力。這時他們就求助於社會工作者。一位工作人員和病人討論，另一位則和其父母討論，因爲除非家庭的情況得以控制下來，而且病人能接受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否則傳統的藥物可能不足以制止氣喘的發作。

韓姆先生從社會工作者的報告中歸納後，發現很多急性氣喘的病人有相同的家庭問題。當然，我們不要忽視很多病人肉體的變化很大，却沒有什麼情緒問題。但是如果情緒問題夾雜在內時，則會使得疾病更難以治療的。不過在急性的氣喘病人身上，情緒問題不一定經常存在。

伊莉莎白的紀錄顯出，當她回家和家人共住時，就會喘鳴，會因媽媽沒能按照他的願望去作而生氣。社會工作者相信伊莉莎白的依賴需要沒能滿足時，喘鳴是她用來表達沮喪和憤怒的方式。因爲每次她再住院，症狀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發現，摩根夫婦也有一些長期的情緒問題，影響到他倆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他們和女兒一樣，也有一些未能滿足的依賴需要，因此，對於醫院人員，社區分子和家中其他成員的反對極端敏感。摩根先生遇到任何壓力時，常常就退縮下來，變得一語不發。經過長期的沉默後，突然間會暴吼如雷，然後又歸於平靜。他自律嚴謹，時常對女兒作的過份要求。

摩根夫人則將近來家內問題的増加，歸咎於她先生找不到好的工作。她雖然知道先生已經盡了全力在供養家庭，而且莉莎的病也容許吧找工作做。可是她不能解決內心的衝突——希望離家工作，却又害怕和孩子分離——所以她就經常向先生訴苦。她吵著、叫著。但他却呆坐一旁。看到這幕情景，伊莉莎白的不安心情就引發了喘鳴，而產生了又一次的惡性循環。

當然，摩根家的例子是有些極端的。大部份的氣喘病人只是偶而發作，而且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下來。一位氣喘病人甚至於可以贏得一面奧林匹克獎牌的呢。

雖然目前還沒有治好氣喘病的方法，但我們已在進行類似 Cromolyn 療法的進一步研究工作，希望有助於控制症狀的發生。Cromolyn 並不是最終目標，它只是幫助病人能過著較正常的生活而已。

伊莉莎白已經用過了很多藥物治療。這種新發現或許可幫助她更能適應她的環境。如果所有其他預防工作有效的話——包括社會工作方面和其父母的努力——則她是很有希望過一個快樂而有意義的一生的。

雖然目前沒人能知道最後的結果，但隨著醫學研究的逐漸進展和人類情緒反應的繼續研究，伊莉莎白的勝算是越來越大的。

失軌的質量

朝陽譯



天文物理學家奧斯却克宣稱：與宇宙近乎相當的質量，很可能就隱藏在環繞各星系周遭的巨大物質量輪裡。

大多數天文學家都認為，宇宙的誕生，肇始於上億年前的一次轟然巨響——由第一塊原始物質，發生劇烈地爆炸而來。從那個久遠的時刻起，無數碎片，就如此展開了。各奔東西，無止之旅；這些碎片群，分別由星球陸地組成，也形成不同的星系。我們知道，宇宙是以定減速率膨脹的；每個星系的外飛之勢，常會因彼此間的重力拉曳，而減慢下來。若拉力強度的話，這些星系到頭來，將會停止下來，定在那兒；然後，向心掉落回來，壓擠一起，產生最後的激變。如果重力拉曳力太微弱的話，宇宙就會繼續膨脹，無休無止。

很多科學家都不同意宇宙的膨脹之說。但是天文學家搜索星空奧秘至今，發現用以產生够大的重力，定住星球，並扭轉其外飛之勢，所估的質量，僅估各個星系質量的零星少數而已。究竟是什麼神秘力量，遏止了宇宙膨脹之勢？始終是個謎。最近，普林斯頓大學天文物理學家奧斯却克，似乎為這個棘手的難題，找出了一線曙光。不久前，在芝加哥舉行的全美物理學會會議中，奧氏宣稱：與宇宙近乎相當的質量，很可



全神貫注

能就隱藏在環繞各星系周遭的巨大物質暈輪裡。他的論點，並沒有直接觀察暈輪的佐證來支持，僅僅是基於牛頓物理定律，推斷出來的結果。

從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吾人得悉：行星繞日，距太陽愈遠，速度愈慢。拿木星來說，它的運行軌道離太陽距第五位，速度就比地球慢得多（按：地球係距太陽第三位）。同樣法則，對於天體其他星球的運轉，也依舊符合這個定律：數十億顆星球，環繞一個遠方的星系核心運轉時也是如此；一個星系圍繞另一星系時，也是一樣。只是天文學家在估計星系或星球的旋繞速度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複雜的事實：若將所有觀測到的星系質量，全計算進去的話，這些星球似乎並沒有減慢它們的速度。

為了解開這個違常之謎，奧氏導出一項純數學說明。他說，如果把地球望遠鏡所觀測的星系質量，乘上十倍，也就是假設星系的實際質量是現知的十倍；那麼，星球的運轉速度，將可以符合牛頓定律了。

奧氏推論，這些質量是隱藏在那些：由微小晦暗星球、星際塵埃、星氣，所形成的不可見暈輪、甚或「黑色的暈輪」中。黑色暈輪，我們說它是古老而龐大的星球屍體，由於本身無與倫比的重力，使其徹底地崩解，連光線都不能逃離。

若說這種隱藏的質量，真正存在的話，天文學家理應很快地就可把它揭曉。因此為數不小的巨型天文望遠鏡，正密切地觀察遙遠的星系，希望有一天，能為「奧氏的暈輪」，尋找出明確直接的實觀證據。（譯自時代週刊，一九七四、三、四）

蜜蜂的

語言

張德容摘譯

除了一般節肢動物所具有的社會行為機構外，蜜蜂還具有另一特殊的生活機能，對其群居習性的實效大有裨益，那就是一套精巧奇妙的語言。蜜蜂的語言完全地用在搜尋花蜜、花粉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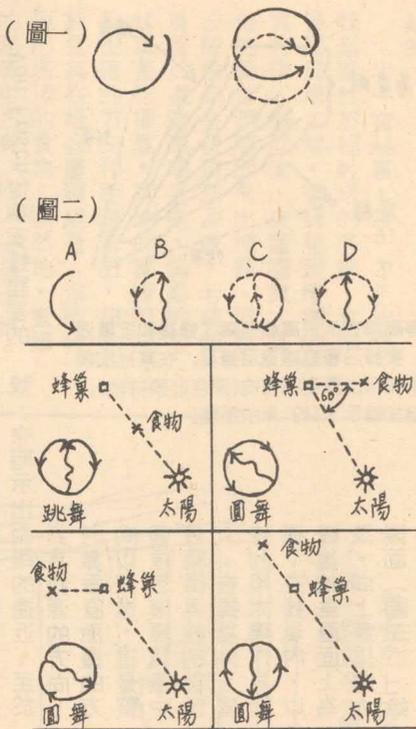
上。一隻蜜蜂一旦發現了花蜜或花粉源，即能傳遞給其他同伴有

關食物方位的訊息。此種訊息的傳達可歸劃成兩大類型：一、鄰近蜂巢之食物源其方位的傳遞；遠離蜂巢之食物源其方位與距離的傳達。

一隻蜜蜂，從距蜂巢一百尺內的食物源處駛運大量花蜜花粉回巢，一卸下重担，即來個類似

華爾滋的圓舞 (round dance)，以小圓圈方式，循向右方和左方繞轉(圖一)，這一來激奮了鄰近的其他糧食搜尋隊員，一一將其觸角抵住她，並隨其後一路舞者追擊(在黑暗的蜂巢內，視覺無效，故以觸角相互接觸傳達)，觸角上的感受攝取體

(Chemoreceptor) 可接收到食物的芳香氣，辨認出花粉花蜜的類別，這批受激奮的蜂群隨即飛出蜂巢，在周遭附近不斷循環，直至辨認出食物芳味的方位。原先跳著圓舞的蜜蜂又急舞動到蜂巢其他各處，如此重覆著。當大批蜜蜂歸巢時，也同樣跳起圓舞來，但僅重覆幾次，又趕返食物源處繼續其駛運的工作。只要食物源保有食物，歸巢的蜂群都不忘來個圓舞，一旦供應大減，難以採覓時，蜜蜂們將不再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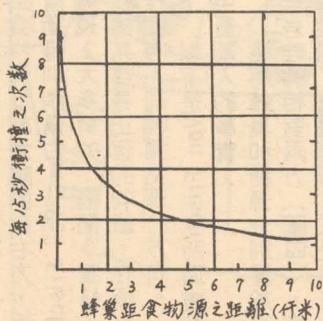


每一輪迴費時愈久(圖三)。距離遠時，舞動速率可能慢至4輪迴一分。Von Fischek 分析舞蜂的運動曲線表，得一結論：整個跳舞過程中，最可能傳遞有關距離音訊的是直衝的那段期間。據猜測可能與每一衝撞時擺動費時的多寡或搖擺的次數有關。最近發現，當垂直衝撞時，蜜蜂會發出食物源距蜂巢的距離與搖擺舞中每15秒內垂直衝撞次數的相關曲線圖。當距離縮短時，漸歸併成圓舞。

，但仍繼續往返飛採食物，直至食物全被搬運盡絕為止。單靠上法尚不足用以認辨出較遠的食物源。一隻蜜蜂從較遠處的食物源歸回後，必表演一場搖擺舞(圖二)(Wagging d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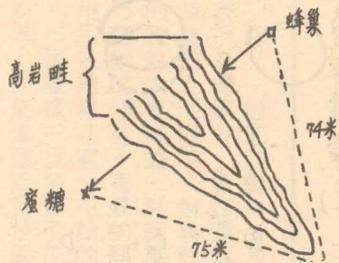
，先繞走一個半圓周後垂直衝回起點，再循環另一半圓周，又直衝向起點，如此重覆著。當垂直

衝撞時，她激猛地搖擺著下腹部的激煽，以他們的觸角緊抵相隨其後，一種奇異神妙的音訊就此而得傳遞。尾隨的蜂群不僅個個受激奮，獲悉食物源的芳香，且能知曉距離的遠近和方向哩！距離的遠近，藉舞動拍子的種種跡象來暗示。花蜜源愈遠，



輕微的聲音，這聲音持續的時間正相當於到食物源距離的一個正確預報。可能所有的這些暗示都是用來傳達有關距離方面的信息。最近發現另一種蜜蜂——無刺蜜蜂。(stingless bees) 當傳遞有關食物源的信息時，的確發出很大的嗡嗡聲，足證聲音上的暗示也許是頗饒興味的事！

Von Frisch 從事蜜蜂語言的



等高線表示一高嶺阻隔了蜂巢和蜜糖源。蜜蜂沿著點線返回蜂巢，在其搖擺舞中暗示出真正的方向(深色箭頭符號)，但却暗示了149 米的距離。

基本釋譯工作，他發現大多數的“能聞”蜜蜂其知曉距離的程度可達到25%。利用各種不同方向的風從事精細研究後，發現蜜蜂們藉著彼此傳知飛至食物源所需時間的多寡，以傳達距離遠近的信息。更特殊的是：順風飛返巢的蜜蜂必先在時間上做一番校正，再發出逆向折回費時多寡的信息，來暗示出距離的遠近。至於到食物源的方向，則靠垂直衝撞的方向以表達，這是整個信息傳譯語彙中最精緻奧妙的部份：

在蜂巢外，蜜蜂利用太陽作為陸標；在蜂巢內，以蜂巢的垂直面上為準，向上意謂向太陽面(圖三)，如

果食物源位於太陽的稍右方，垂直衝撞則稍偏右。Von Frisch 發現：大多數的“能聞”蜜蜂，根據其自身正確的判斷，在極小程度內，知曉食物源的方向。以下是 Von Frisch 所做實驗中最驚人的事實：

他將蜂巢和糖源分別置於高塔岩畦的相對兩方(圖四)，蜜蜂發現了大量糖源，於是循著岩畦末端飛回蜂巢，這相當於直徑岩畦飛回的兩倍多距離。在那兒，他們彼此傳遞著“飛行”的距離，但用信號却傳知著“真正”的方向！大批受激奮的蜂群飛出蜂巢，直經懸崖，一路飛著，一遇障得，他們立即轉向，並循繞著末端，沿著外圍飛回適當點，然後一再繞轉，終辨出食物源處。蜜蜂的語言可作多方應變，以適應種種特殊情况，這是不容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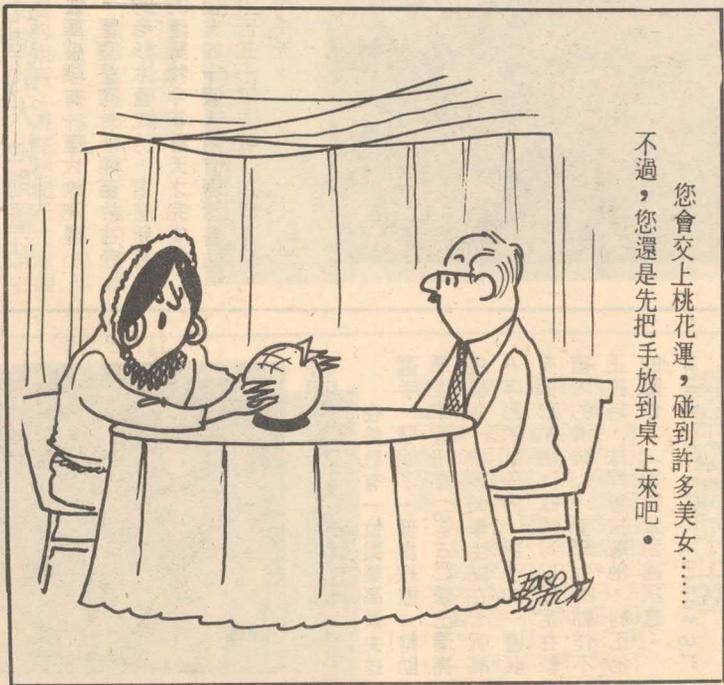
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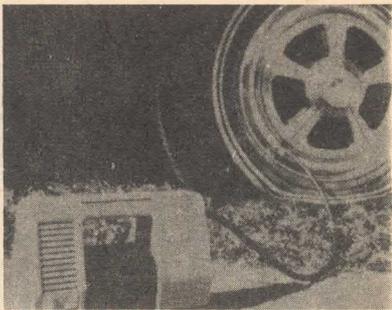
OR 一實驗裏，Von Frisch 將蜂巢置放於輻射塔的底層，食物源置於塔尖端。蜜蜂發現塔端的食物後，飛回家，來個圓舞。其他的同伴們隨即飛出搜尋，但都未能飛高些發現蜜源處。若將蜂巢置於遠離高塔某處，歸巢的蜜蜂跳著搖擺舞，其他的蜜蜂即按著正確的方向和距離飛出，却始終見其在塔底層環繞著，沒能發現出塔頂的食物。顯然地，蜜蜂的語彙中沒有“向上”這個字眼。

Von Frisch 的種種發現，擴展了動物行為的領域。設若蜜蜂能“言談”，那麼其他無脊椎動物是否也能些什麼呢？

摘譯自“General Zoology”

您會交上桃花運，碰到許多美女……
不過，您還是先把手放到桌上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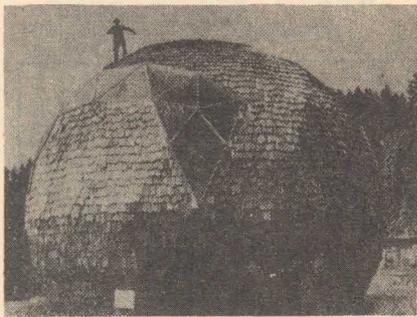


袖珍空氣壓縮機

一種可以塞在汽車香煙打火機匣內的袖珍空氣壓縮機已經問世了。它除了可以灌飽任何類型的輪胎外，還能用於活動住宅或小船上水箱的加壓；以及氣墊或海灘玩具的充氣。套上一個噴嘴，還可替你清理汽車上的空氣濾清器。(由 Webster Mfg. Co. 製造，通訊處：1028 Central Ave., Wilmette, Ill. 60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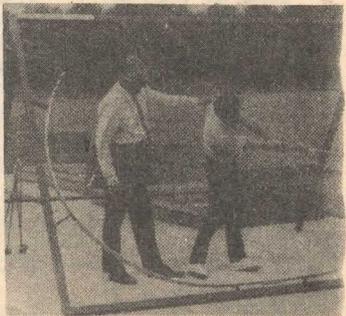
木瓦造的大地測量站

在華盛頓有一座大地測量小圓屋，屋頂是用七十兩百片古色古香的老杉木蓋成的。這座新舊合璧的建築物今年春天才完成的，直徑有四十呎，內有兩層各佔一千兩百五十平方呎，造價美金一萬兩千元。



高爾夫球訓練機

在倫敦有一位職業高爾夫球選手，發明了一部訓練機，幫助學生學習扭腰 (Swing) 擊出漂亮的圓弧。訓練時學生站在七呎高 A 字形的架子內，架子的一邊裝有弧形軌道。球桿可以固定在軌道內的滑輪上，當學生的動作不正確時，球桿會拉着他，糾正他的動作。(銷售公司通訊處：Islington Ltd., Toren's St., London E. C.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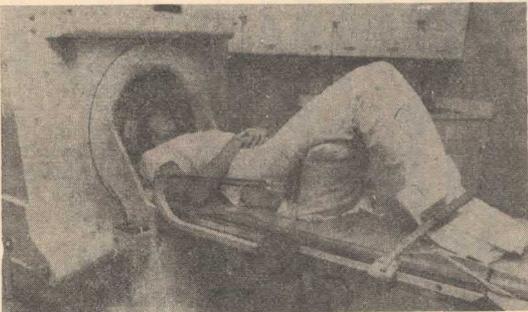
攜帶工具的磁鐵背心

記得上次你帶了一大堆工具，爬上梯子工作時，有多少次想把鐵錘擱在一邊，却眼睜睜的看著它掉在地上。比利時一家工廠設計了一種磁性工作服，上面裝有五根磁棒，每根有十一磅的吸力。因此你不再背着笨重的工具箱，上梯工作了，磁鐵將替你攜帶工具。(銷售公司通訊處：MACC, 36 Avenue du President Wilson, Paris,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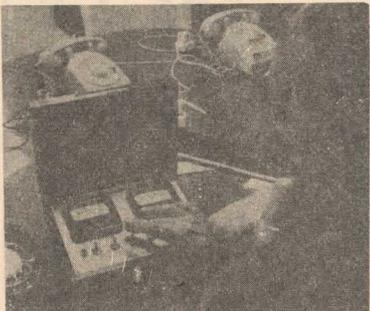
腦部掃描機

這部看起來像烘髮機的機器叫做 EMI 掃描機，可以將腦部各處的組織，清楚地顯示在電視螢光幕上。



電話竊聽防止器

美國通訊控制公司發展了一種電話防竊聽系統，只要把電線搭在電話與接線器的中間，即可找出竊聽的位置。然後把開關一扳，就可發出干擾的聲音，使竊聽者無法聽到談話的內容。(銷售公司通訊處：)



電視——雷射法

吳澤村譯

當收音機與電視機的廣播節目越來越多，在空中的播送頻道也就顯得越來越擁擠了。從發射台至接收機間的節目傳播是以無線電波，或是某種以光速運行的電磁干擾來傳送。不同的節目以不同的頻率來傳送，因此可能設計一種僅接收一種頻率訊號的電流迴路的理由很簡單。這樣，就能從所有的傳播節目中送出一個節目來。

但是，如果有一種傳播訊號，其波長的頻率為每秒二十萬週，而另一種波長的頻率為每秒二十萬零一週，那麼收音機也就無從去分辨了。事實上，每一種節目並非僅佔一個無線電頻率，而是佔一個無線電波段。許多無線電台中的每一個電台，皆使用其本身的波段。因此在可用的頻率範圍之內，無線電波的波間就會被佔滿。

電視節目特別需要寬的無線電波之波間，每一個電視台的波段寬達每秒一到兩百萬週。一個電視節目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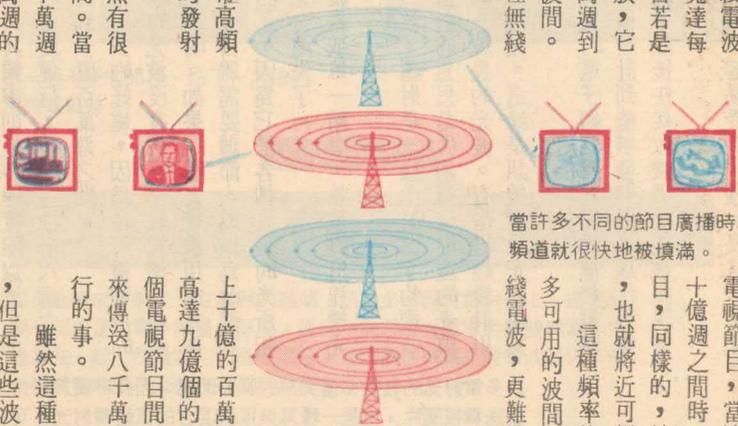
以每秒六千萬週的無線電波播放，它可能佔於從每秒五千九百五十萬週到每秒六千零五十萬週間的整個波間。這個波段被稱之為波道。（這種無線電波被稱為 V.H.F.，

即很高頻率之意，而其一般的單位是百萬週）

。未來的電視傳播將一直佔用很高很高頻率的無線電波段，伸張到超高頻率（U.H.F.）範圍

，最後到微波範圍。在這些非常高頻率的傳播下，就需要完全新式的發射與接收設備。

儘管這樣，使用高頻率仍然有很大的好處。因有更多的波道空間。當無線電波的波間在一百萬至一千萬週時，可適於九個，每個寬一百萬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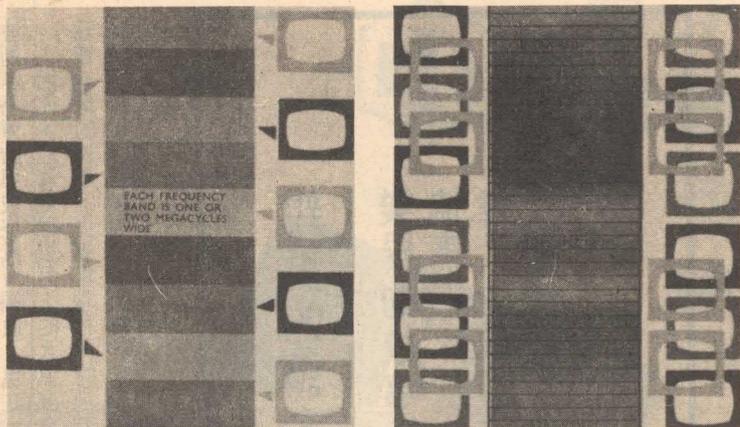
當許多不同的節目廣播時，可用的頻道就很快地被填滿。

電視節目，當波道空間在每秒一百萬至十億週之間時，就能適播九百個電視節目，同樣的，波間在一萬到十萬之間時，也就將近可播九千個節目了。

這種頻率的波稱爲微波。雖然有更多可用的波間，但是比起低頻率的無線電波，更難於發射與接收。這可能是微波會完全跳離之故吧！因此有一種新的方法已被發現，使再高頻率的電波，也可被適當的利用。

這種新的方法——雷射法，可使用頻率高達上千億的百萬週。所以它就可適於播放高達九億個的個別的電視節目。在每一個電視節目間保留少許間隔，用雷射光來傳送八千萬個電視頻道，被認爲是可行的事。

雖然這種用作電視傳播的方法很新，但是這些波却非常相似。因爲它們是



每一個不同的節目，佔了一大段的無線電頻帶。



將畫面變成雷射光—在發射的那端，訊號必須置於雷射光上。這個訊號一部份是由電子振盪所形成。這個不能想像為將雷射訊號與電子振盪放在一起，然後讓它們直接混合。這個訊號首先是與微波混合，然後再將音响頻率及微波頻率與雷射光混合。



將雷射光波顯出畫面—在接收的那端，用一種光電放大器來偵測雷射光束。雷射光射在一種特別靈敏的表面上，就擊出電子。電子再衝擊更靈敏的表面，就放出更多的電子。變形的雷射光經由光電放大器而變成浮動的電流，這就是訊號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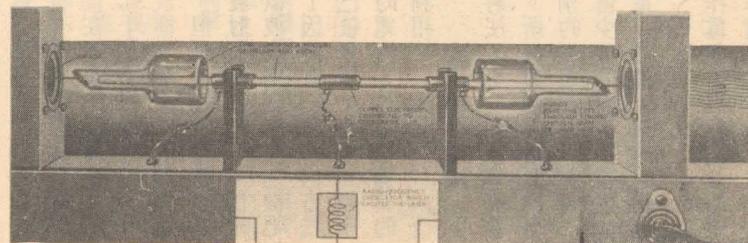
光波。一般光波以其波長來表示。其頻率則是將速度除以波長而求得的，因此如光波，以光波的速度運行，（即每秒十八萬六千英里），其頻率也就在每秒一億到十億百萬週之間。

光波用來當作通訊的工具許多的好處，因為在可被利用的範圍內不可能被佔滿。但是一般的光波沒有用。一般電燈炮所產生的光是一種許多波長的光所相混的。如果這種光綫被用來當作電視節目的傳播工具，那麼電視節目將需要調節，或稍為改變訊號。但是如果訊號已經非常彎曲了，因為它是各種波長的光所相混的，那麼相混起來節目也就完全消失了。

電視節目所需要的是單一波長或單一頻率，並發射出連續光波的光源。

雷射光所發射的就是這種光波。雷射是一個由五個字的頭一字母所組成的字。最基本的，雷射的意思是供給某種相混的光波某些能量，然後使其放出具有同一波長的光波。有些已經設計出來的雷射光，可使其發射出連續的光。這就是訊號傳送光綫的最重要特性。

當然，想討論光波與同一種類的電子迴路所利用的無線電波是沒有用的。整個新的設備必須被設計到能夠發射出足以代表無線電廣播或電視節目的變形光波，然後在接收機那端能夠將訊號析出。



許多雷射光的發射，僅突然的脈動而已，因此不便於用來傳送電視圖片。但是一種氦與氖所混合的氣體雷射光，可以連續的發射出雷射光。



中國技術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建廠監理
機器安裝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
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波則容易彎曲與被空氣所驅散。現在，它們的最大水平傳送距離僅有幾英里而已。因此，沿着地球表面上的大氣層來傳送訊號，似乎不是很有希望。而是可用來向上，向其他星球或地球的衛星，大氣相當稀薄的地方發射。事實上，現在已經可能將雷射光束射達月球，並測出其反射光。但是在地球上用雷射光發射，其訊號則需要經由管綫來傳送。

親愛的讀者：

你們所喜愛的本刊音樂叢書：

樂器的故事

協奏曲

偉大的鋼琴家

交響樂的故事

即將於近期內再版出書，敬請密切注意

本文作者Bill Boyarsky
係洛杉磯時報政治專欄作家

清林譯

美國下屆副總統屬誰？

白人？或黑人？

洛杉磯頗受歡迎的播音員魏庭頓，最近訪問了新任的市長湯姆·布拉雷 (Tom Bradley)。這位市長就如他的前任薩姆·約提 (Sam Yorty) 一樣，認為早晨的電台廣播是他覺得與市民意見溝通的最佳方式，因為這麼做，可以免除因地理上及交通上的原因，所必須花費太多的時間與金錢。

去年五月，布拉雷以黑人的身份，在其同族僅佔百分之十五至十八的洛杉磯市，贏得市長寶座，震驚全國，因而布拉雷利用很多意見交流的方式，希望他的市民能夠同心協力，共同解決市區內許多問題。

可是和三十四年前的他，仍舊是那樣容光煥發，那樣具有運動員矯健的身手。那個時候的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田徑隊員，擅長一千五百公尺賽跑。他走起路來，步伐特別大，和他同行者，每有追趕得吃勿消之感。雖然他的頭髮已向後禿了，可是他那一身畢挺的穿着和烏黑髮色，使他仍舊顯得很年輕。他每天至少工作十六小時，星期天也不休息。他認為自己是全國第三大電



湯姆·布拉雷

雷現年已五十七歲，在訪問中，魏庭頓突然向布拉雷說：「市長先生，我想跟您比比賽跑，如何？」布拉雷



愛德華·甘迺迪與布拉雷夫婦



布拉雷與參議員穆斯基夫婦

市酋長，所以言行謹慎。是一位不輕易激動的人。

爲了使他所提出的挑戰更吸引市長，魏庭頓打了一個賭，要是他輸了，則下週一他所主持的節目，除了廣告及開頭幾句話之外，絕對閉口不言，對於口齒伶俐而健談的播音員，這種犧牲是相當大的。不過，此舉乃是在逗起布拉雷的幽默感。

魏庭頓還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假如市長輸了這次挑戰，他就得放棄在一九七六年民主黨提名副總統候選人的活動。雖然在他當選市長的當晚，許多支持

他的人高喊他要更上一層樓，競選一九七六年的副總統，可是許多人仍持懷疑態度，不知全美國人是否能够接受一名黑人，來擔任國家副元首。

「他和其他人一樣，在我答應之時，大吃一驚。」布雷拉說，「我脫下外套，到了外面的停車場，號令一下，我飛也似地跑到終點，我贏了，可是那祇是一肩之差險勝而已。」

幾天後，我在市政府辦公室和市長聊天的時候，我說他贏得賽跑，可以準備競選下屆副總統了。「沒錯，可是我還可保留作決定的權利啊！」布拉雷說完這句話後，忽然放聲大笑，使得在場的人，感到驚訝不已，因爲他們摸不清楚，這位外表嚴肅的退休警官，竟然也會和朋友們毫不保留地開個玩笑。

我們還是繼續聊着天，之後，我們弄清楚了，他之有意角逐下屆副總統，並不是開玩笑而已。我們過去也經常聊天的，可是這還是第一次，他公開承認這個角逐是大有可能的。

他再三斟酌了他的措詞，而且有條不紊地慢慢道來，他說他相信他之參加競選，正顯示種族岐視之風已經有了改變，所以在總統選票上印有黑人姓名之事，已經不是不可能了。在他言談中，不難看出他對這個職位是很有興趣的。

「一次的成功，例如在洛杉磯的選舉，對於轉移國家的風氣，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同時，我也相信，人們將會因洛杉磯的選舉感到驕傲，因爲，他們看到了公衆終究可以讓一個黑人，擔任全國第三大都市的市長，而且毫無任何困擾問題發生。因此，在許多其他更大的選舉中，當也會有類似更成功的事例。」

到底他自己對擔任中央公職，例如副總統，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目前我還沒心情去考慮更高的職位，」他說，「因爲現在我正爲擺在我面前的洛杉磯市政，攪得忙碌異常，所以我覺得還是先全心全力把它做好，以後的事自然就會順利的擔當起來了。」他認爲急需辦理的工作，乃是建設流暢的交通系統，以解決空氣污染，汽車擁擠地區的問題。一旦鏟子開始往下挖掘的時候，他覺得就是接近成功的時候了。

這項工作完成後，您是否可以放下心來，角逐一個更高職位？

「我並不勉強去追求它，」他說，「目前並沒有進行任何有關此項計劃。」說完之後，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很巧妙地說出下面一句話，「我以往均不會滿足地呆在一個單位，或是老做一件事。所以，對於將來我還得另找一件有興趣的事做。」

一年多以前，緬因州選出的參議員穆斯基 (Sen. Edmund Muskie)，正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名提之時，他還不相信一位黑人可以當選爲副總統。可是布拉雷却與一些黑人政治家、閣員及社團領袖們，在洛杉磯一家飯店聚會。

「我認爲穆斯基參議員對當時的情勢，未免失之坦率與主觀。」布拉雷告訴我，並停頓了好一會兒，然後又接着說，「依我個人對這個社會所得到的信心判定，他的這項看法，我是不會、也不願意贊同的。這並不是意味着我對將來所發生的事，有着絕對的信心。不過，我現在對於這個信心已經更形加強了，這種事在我有生之年，當可望其付諸實現。去年六月，我和穆斯基在他辦公室閒談時，他告訴我，在他說過那句話後一年中，的確有了很大的改變，所以他已經相信黑人擔任副總統事，已有可能。」

要是在一九七六年民主黨選票上出現一位黑人姓名，那麼沒有人可以比布拉雷來得更有可能。正如麻薩諸塞州參議員布魯克 (Sen. Edward M. Brooke)，是一位黑人，也是一位有可能被提名爲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者，布拉雷表示他可以除去種族界綫，而贏得白人選票。

在擊敗前任市長約提時，布拉雷幾乎獲得一半白人選票，也獲得百分之五十一美籍墨西哥人的選票。爲了能够更瞭解上述情勢，我們不妨看看種族問題極端強烈的底特律，當時有黑人候選人楊格 (Coleman A. Young) 及白人候選人尼可爾斯 (John F. Nichols) 兩人對抗，底特律的居民是完全站在種族對立的立場上。所以，百分之九十二的黑人投給楊格，而百分之九十一的白人支持尼可爾斯。

布拉雷在與約提角逐市長寶座競選活動時，他提出最重要的一個政見，強調他將是各個種族共同的市長，他在市議會所提到的將來施政抱負，既是對白人有利，也是對黑人有益的。他說今後的市議會將是多元種族組合的議會，却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努力。

在競選活動中，他一再主張絕對支持警察局，並安慰白人絕對不要恐懼一位黑人市長，會對大多數是白人的警察機構有不利的舉措。

在一九六九年所制定的法令規章，其條文措詞隱含着高度偏見的態度。一九七三年，布拉雷說，那是一種關係各種族的問題，並提出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人們對街上發生暴行的恐懼，在

黑人區要比白人區來得嚴重，所以在黑人區的警力要來得強些。布拉雷本人曾在警界服務廿一年，退休後從事律師業務，所以對一切情況甚爲瞭解。他答應將把本市法律上引起爭執的條文刪除，並且任命市內守法商人所擁戴的戴維斯 (Edward M. Davis) 爲警察局長。

布拉雷是一位頗有抱負、且衝勁十足的人。他出身農家，父親是在德州的一個佃農。工業學校畢業後，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後進入警察服務，晚間在大學修法律課程，所以退休後即執律師業。

在他當選市長沒多久，他說：「我是在一種什麼都受限制的環境中長大，這個不許做，那個不許做，這個職位也不够格等……。甚至有人勸我別上大學，因爲那是對黑人青年毫無益處的，祇要唸完初中就可以啦。這些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他是一位工作勤奮的人，且把多餘的時間，不是給了家人，就是爲朋友忙這忙那。

「我實在沒有時間作些娛樂。」他說，「我甚至一年多沒法去看場橄欖球賽，縱然那是我最喜歡的球類。看場電影更不必談了，祇有業務所需看些預映片而已。至於看些雜誌消遣，亦祇能在公差途中飛機上，或在旅館裡。」

他的夫人愛舒 (Ethel) 每星期難得和他在家吃頓晚飯。他們住家是一棟很簡陋的建築物，在洛杉磯已住了廿多年，布家人却把它佈置得很整潔。有位鄰居告訴作者，黑人住在此地實在不容易，同時在附近學校唸書也頗困難。布拉雷夫人說：「起先一些附近年青人，常以不潔詞句辱罵我們，亦不願和我家女兒上芭蕾舞班，可是，祇要他們父母不阻擾的話，我們總留住他們，最後他們都覺得心裡面很高興。」

現在布家女兒都已長大成人。長女羅蓮是在本市一所巴斯德初級中學擔任體育教師，次女菲麗絲跟她母親一樣，原來是接受美容訓練，可是現在却改行擔任女秘書。菲麗絲曾經惹過麻煩，在她父親當選市長後四個月，由於喝醉酒，被科罰金五十元，緩刑一百八十天，可是在離開法庭

的時候，又被控四次故意違規停車，結果罰了七十元始被釋放。

布拉雷是個保守的人，表示個人意見總是慢慢地。「我本性較為謹慎，」他說，「我不是個鹵莽的人，對於我想做的每件事，總需經過一番斟酌與考慮。」他這種保守的個性，使他從事政治活動遭遇不少困擾。

他說，「當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參加市議員競選，我覺得很難叫自己去見陌生人，至於跟他們說話、握手、拉票等更是談何容易。可是既然參加了，祇好硬着頭皮去做了，我一開始先從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進行活動，所以我上了車，跟他們談了一站路程的話就下車，再換另一部車，亦是如此，完了下車。」

他的保守個性，亦隱藏了一種特性，一直到當選市長後，才表露出來，這種特性是果決與堅毅不拔的精神，因此，使得以往的一些評論家感到驚奇。因為他們誤以為他的謹慎態度是種怯懦的行為，是一種缺乏創造力與智慧的表現。

自從他開始競選活動，就一直批評所謂的「政治蜜月旅行」的開支，他說這是一項必須結束的風氣。目前輿論的批評也就僅限於他沒週詳安排市政府官員之過錯而已，由於提出人選匆促，造成市議會延遲了同意的時間。

上屆市長約提是全國聞名的旅行者，因為他會動用了市庫存款，到過西貢、巴黎、維也納等地考察，而美其名為替市民尋求貿易之道。

布拉雷是在去年七月上任的，在短短不到三個月時間，即十月中旬前，離開本市廿一天之久，其所到之處為華盛頓，拜訪中央政府官員，並到其他幾個地方發表演說。布拉雷解釋道，他並沒有聲言不作任何旅行，而是認為旅行應有個合適的地點，以便為本市求得一些實際有利的幫助，例如華盛頓，以後加州首都薩克拉孟多(Sacramento)即是。他說：「我所作的每次旅行，都有它特定的理由與任務，因為每次我回來，總可以帶來確實的保證，不管是金錢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是對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計劃有益的。」

對布拉雷來說，目前是譽遠多於毀。他遇到許多其他熱心人士，主動在市議會替他向議員們遊說，以支持他的計劃，並且還督促一些做事較不積極的政府官員，要他們都去以往被忽略的偏遠地區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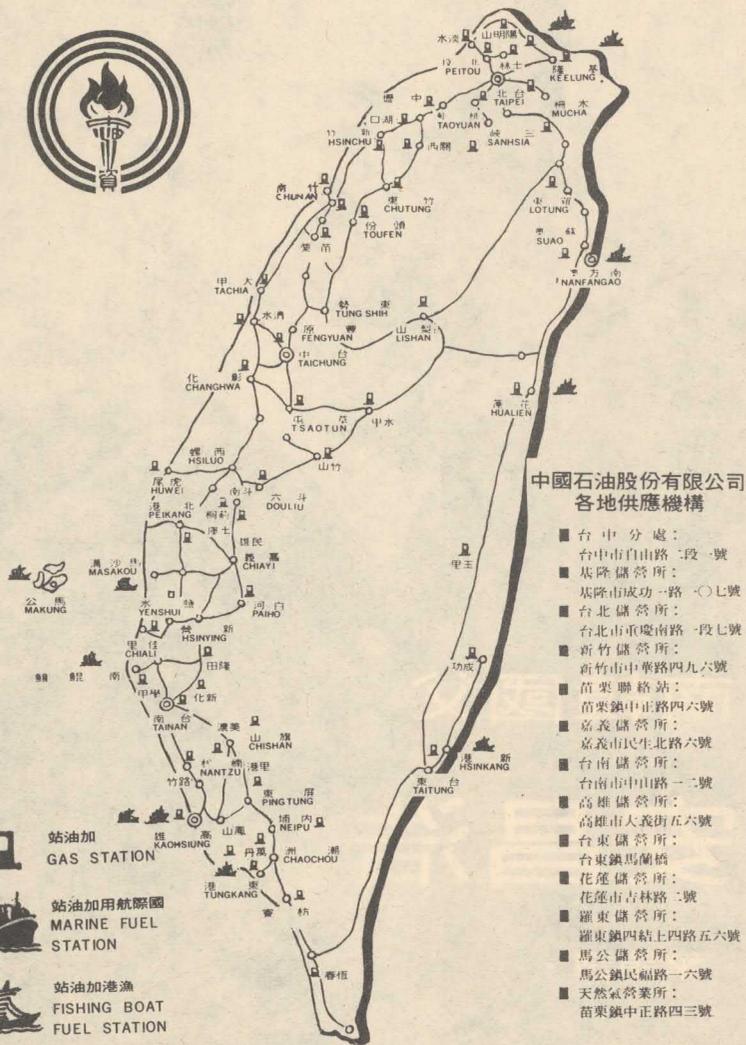
他的政績將視他所作的交通設計劃是否推動與否來判定，可是在他上任幾個月來，已經在市政廳給入一新耳目的印象，以往的市政廳是以懶散、無效率著名的，同時亦為土地開發公司、油公司或證券公司牽着鼻子走的。他也還干預了一些約提說無可奈何的地方。

他說：「我已發現有很多事情，並不一定要由市長來管理，不過它們可受到市政當局的影响，它們也會接受，而且還是已經接受一種強而有能力的領導。」

最近，南加州運貨卡車，在途中曾經受到年青不良份子的搶劫，一位駕駛員被射殺後，另一位助手跑出來，却發現沒有人可以來協助他。布拉雷對這塊地方是沒有法律上的權力，不過，他可以指派該地區十一個管理委員會中的兩人，所以他義不容辭地介入這件事，勸說司機們回去工作，並答應給予他們更多的保護。可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因為該地區的管理當局嚴正表示，絕不給予這些狂妄暴徒任何寬恕。這個公報似乎顯得有點意氣用事，而且這塊地區就如工會批准罷工似地，將被整個關閉不通了。

「要是這個地方被封閉，我一定站在警戒的第一線來勸阻。」他告訴他的新聞秘書柯羅斯。為了司機們利益着想，他要求地區管理當局召開一次特別會議。在開會的時候，他與司機們坐在聽眾席上，這很明顯的提示，這位市長是要該地區管理當局，不要太過衝動，應衡諸得失，考慮寬恕的措施。結果是十一位管理委員一致投票通過。

就任後的第二年，即本年初開始，布拉雷開始有點放慢了脚步，他自己亦承認無法每天固定工作十六小時，這有點令他吃不消的。他準備參與政黨政治，雖然洛杉磯市長並不是政黨所支持出來的，可是布拉雷在此次選舉中，能够脫穎而出，的確是令人另眼相看，因此，他也就成爲民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各地供應機構

- 台中分處：
台中市自由路二段一號
- 基隆儲營所：
基隆市成功一路一〇七號
- 台北儲營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號
- 新竹儲營所：
新竹市中華路四九六號
- 苗栗聯絡站：
苗栗鎮中正路四六號
- 嘉義儲營所：
嘉義市民生北路六號
- 台南儲營所：
台南市中山路一二號
- 高雄儲營所：
高雄市大義街五六號
- 台東儲營所：
台東鎮馬蘭橋
- 花蓮儲營所：
花蓮市吉林路二號
- 羅東儲營所：
羅東鎮四結上四路五六號
- 馬公儲營所：
馬公鎮民福路一六號
- 天然氣營業所：
苗栗鎮中正路四三號



西洋歌劇的故事

是期待已久，廣獲讀者喜愛的音樂叢書，第六版已鄭重發行，新版增印精美插圖多幅，相信看過本書，有機會再觀賞歌劇，必趣味盎然，回味無窮

定價五十元

請向下列地址購買：
音樂與音響社
(信義路1段17號)
拾穗月刊社
(郵撥帳戶2587號)

主黨極具影響力的重要份子。

今年度加州即將改選州長，毫無疑問布拉雷當會極力爭取民主黨內提名。他說：「我一直是民主黨內最積極的黨員，當然有了這份活動與責任，我也不便放棄了。」

如此看來，有希望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的候選人，當不會不去拜訪他，請他支持與搭配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即將舉行，屆時電視台記者的攝影機鏡頭，是不會放過這位洛杉磯的高個兒黑人市長的。在那喧嘈的全國大會上，將會寫下一項新的歷史，而湯姆·布拉雷亦將見到他自己的姓名，被印在黨內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選票上。

譯自·Coronet, March, 1974

南韓國父 安昌浩

· 擊領譯 ·

Anh Chang-ho



那是一個月黑、寒冷的夜晚，一架大韓航空公司班機降落在漢城附近的金浦機場，這個地方曾經是軍事基地，如今已成爲大韓民國的國際機場，可是在這樣

一種夜晚，它却無法顯出平常人機往來頻繁的景象，此時真像是一處爲人們所遺忘的荒地。

可是在一群不尋常的乘客，走下這架波音七四七巨型客機之際，電視台記者們，早已準備好了他們的攝影機，湧向梯口，頻頻的閃光，劃破了黑夜的沉寂，一長列的韓國官員一字排開，熱烈地迎接一位韓國人民心目中的傑出訪客。

他，就是美國人早已家喻戶曉的人物，過去卅年來，飲譽美國電影界，說清楚些，他就是電視長篇「功夫」影集的主角之一——那位扮演師父者。可是，對

於等在機場上歡迎行列中的韓國官員來說，這些榮耀都不是頂重要的，因爲他們今天是要來迎接韓國國父安昌浩的哲嗣——菲利浦·安。

菲利浦係由他的妹妹蘇珊·

卡迪（住在洛杉磯），

外甥女克利斯蒂娜外甥

佛律浦，以及姪兒羅伯

·安（住在火魯奴奴）

陪同，前來參加一項特

別儀式，以紀念廿世紀

初這個新國家的重生。

大韓民國也特別建造了

一處陵園，以恭奉菲利

浦的父母。這架客機同

時亦運來他母親海倫·

李的棺木，她於四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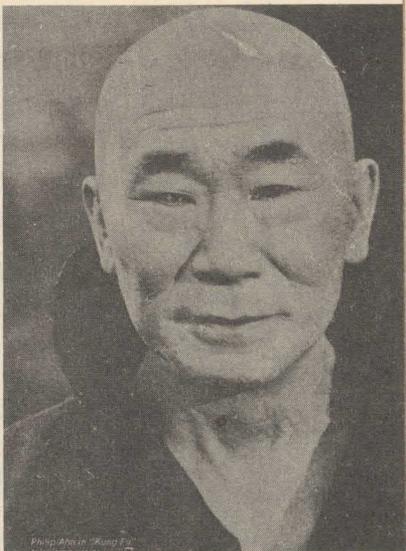
逝於美國。

當一些落後國家想脫離他們往昔殖民主義

的統治之時，這些國家的人民就先擁戴出一位屬於他們自己的君主，而這些君主順理成章地變成這些國家目前的領袖，這與過去的歷史是迥然不同的，例如目前的韓國即是如此。韓國肇始於安

朴正熙總統歡迎菲利浦·安一家人回國





1



2



3



4

- ① 菲利浦·安在電視長篇“功夫”影集之劇照
 ② 海倫·李（安昌浩夫人）遺照
 ③ 安昌浩之紀念銅像
 ④ 菲利浦·安在其雙親陵墓前

昌浩，通常人們都尊稱他的筆名——道山。

當日本於本世紀初（一九一〇年）併吞朝鮮的時候，就決定使它完全日本化。所以在學校裡禁止教授韓語，完全以日語取代。朝鮮人廉價的勞力被運往日本國內。日本在朝鮮興築現代化交通設施，把它帶進廿世紀時代的殖民地，奪取了它自由自主的權利。

道山在十幾歲時，就下定決心要拔除日本人的這一切措施，他之轉而信仰基督教，表示他傾向人性主義哲學思想，因而他研究世界各國民主政治政府體制，在此同時，也有許多其他亞洲國家的革命份子，竭盡全力以掃除殖民地所受的壓迫，可是他們却誤入歧途，前往俄國研究共產主義，道山則不然，他決心前往西

方研究民主主義。

在本世紀初，他携妻前往美國，住在洛杉磯，亦就在此地，菲利浦·安出生了，此後他帶著這個兒子作了好幾次環球之旅，為的是尋求韓國獨立之道。在道山與他太太結婚廿五年之中，夫妻僅祇十三年的時間生活在一起。可是就在這十三年間，她為他生下五個小孩，其中祇有一個女兒。這些小孩都在美國出生的，所以他們的生活是極為困苦，一方面為生活奮鬥，以致於他們的母親替人洗衣服、清掃房子，一方面却要熱心的替年青韓國同胞，設法接至美國，也設法安頓他們的生活。

道山立志為自由韓國創造一個受教育的核心，他亦充滿信心，這個意願總有一天可以達成的。他介紹韓國青年在橘子園工作

，大都集中在加州一小鎮，如此他可以經常去找他們，而在他們摘橘子工作時，道山就灌注他們愛國思想。

這些年青人後來都陸續進入大學深造，諸如哥倫比亞及耶魯大學，而他們都很勤勞，自食其力完成學業。許多人在取得學位之後，回到他們的祖國從事獨立運動，也有些人加入道山當年在中國上海的流亡政府工作。可是道山屢次被日本政府逮捕入獄，受盡折磨，終致病倒，而於一九三八年逝世。就在他去世前幾年，菲利浦·安還祇十八歲的時候，見到了他父親最難忘，也是最後一次面。父親把他喚到身邊，訓示他為保持東方人的生活倫理，他應該成爲一家之主，父親的訓示，永遠留在他腦海，時刻也不敢忘記此一重任。可是，他有

一位偉大的母親協助，所以安家的幾個小孩，皆能自食其力，完成大學教育，而且還以很優異的成績畢業。安家女兒蘇珊還成為二次大戰中，第一位東方人的女海軍軍官，亦是在海軍史上第一位女海軍砲擊軍官，另一個兒子菲爾山是一家規模龐大的航空公司副總經理。道山的孫兒輩也相當優秀，全家人相處非常融洽，充滿家庭無限溫馨。

當道山去世的時候，日本人把它埋在一個偏遠，不易到達的公墓，他們這麼做，為的是不讓他的同黨人聚集來悼念他。

當韓國政府決定為這位偉人舉行一次追悼安靈儀式，朴正熙總統以私人身份，毅然決定親自擔任這個籌備工作的負責人，他私人捐贈土地，是一個風景優美，在漢城近郊新興的地方。在儀

式舉行之前，朴正熙總統還親自陪同美籍韓人李查·楊林、菲利浦·安及其家屬前往該地查看。

他還下達命令，一定要在陵墓四週，種植大樹，以及許多芙蓉樹，我們相信目前應該是碧綠成蔭了。道山及其夫人的靈柩還停放

往事是多麼值得回憶。實業家朴洪植曾經保釋道山離開日本監獄，就在他家裡擺設宴席款待大家，席間多位頭髮已白的老人，想當年還是與道山同嘗鐵窗風味者。

在崇信高級女中數天，以供人們瞻仰，因為安夫人與道山結婚前，曾經在該校就讀。

他們的靈柩是分兩部靈車運

當天所見所聞，唯有卡她夫人——蘇珊·安所作綜合感想，最為發人深省，因為她看了崇信高級女中學生們在儀式中唱歌頌揚之後，她說：「現在我已全然瞭解，因為那都是為了她們，我們全家經常要忍受挨餓之苦，也因為為了她們，我們祇好順受失父之痛。」

重地舉行這些儀式。
韓國在一九四五年獨立後的第一任教育部長喬治·白博士，應邀在儀式中說話，他也是早期道山資助在美國深造的年青人之一。

譯自：Coronet, March 1974.



親愛的請您放心，我已經找到克服寒冷的方法了。

核能發電

面面觀

郭耀鵬譯

核子能發電是迫切需要的，這是個事實。祇是這種新的動力能源是否安全可靠，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有關核能安全問題的辯論愈來愈激烈，在美國，參加爭辯的有兩個人特別受到注目；一個是核子能反對批評者所痛恨的原子能委員新任女主席，李雷博士 (Dr. Dixy Lee Ray)，另外一個是消費者保護協會的奈德先生 (Ralph Nader)。

奈德認為，鈾從地下挖出來開始到放射性殘灰埋到地下為止，都太危險。他強調說：「基本上，社會不應該把未來的能源完全依賴脆弱的核子分裂，因為一旦發生意外或遭到破壞，核子能將帶給人類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浩劫。」

奈德的批評頗激烈，他公開對記者說：「李雷博士的問題在於她有職業病狂，官僚風氣，把能力用錯了地方，竟然領導原子能委員研究核子融和，從事技術性的自殺。」

李雷主席（她不喜歡人家稱呼女主席）的反駁比較溫和。她說奈德是錯的，他的論點完全是捕風捉影，不正確。

就這樣，一方面辯論核子能安全問題，一方面每個月興建一個新核子能發電廠。如果依照目前的速度進行的話，到一九八〇年，美國五分之一的電力將靠鈾發電供應。

美國有些地方大都依賴核子能發電。例如在伊利諾州一家電力公司，七個核子能發電廠供應該州一九七四年全部電力需要的三分之一。鈾取代一千二百噸的煤，或四千一百桶的殘渣油 (Residual oil)。

放棄核子能發電廠，甚至就在此時，會給美國帶來很多能源的難題。這是很重要的抉擇。可是奈德却說：「如果全國民衆都認清『事實』，並且有權在核子能反應爐和蠟燭兩者之間選擇其一時，他們寧願選擇蠟燭。」

然而「事實」是指什麼呢？並且誰的解釋比較正確，奈德的呢，還是原子能委員會的呢？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來發掘問題的本質，並加以分析。

首先我們得瞭解核子能發電廠的結構，以及一旦發生意外時，有什麼設備可以防止或減少損害。

原子爐只不過是代替一般設備裡的燃燒室，以產生熱能的來源。傳統的發電廠是用煤、油、或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在燃燒室裡燃燒產生熱能，再用熱能轉化為蒸汽——工業時代的動力。蒸汽上升到輪機發電機，其壓力高達每平方英尺五千磅，溫度則高達一千零五十度。

蒸汽轉動渦輪，渦輪有軸和大發電機連接，產生電力。新式的蒸汽發電廠可以產生一百萬瓦特的電力，所消耗的化石燃料也極為驚人，每小時須燒煤四百噸。

核子發電廠燃燒的是無煙的鈾，熱能是原子在控制連續反應下分裂產生的。因為沒有燃燒，就沒有廢氣和硫化物的污染。核子燃燒室是由一個類似客廳大小的密閉室所構成，裡面含有一年

量的核子燃料，大約是一百噸左右針丸大小的氧化鈾。這些彈丸為數在一千萬，整齊的排列在十二呎管子或燃燒棒。燃燒棒集合為數束，精確排成方陣，通常每邊為八或十七束。

現代核子能發電廠所用的核子燃料比原子彈頭弱得多，反應爐也不會像彈頭有爆炸的危險。可是僅僅半兩重的核子彈丸所產生的能，等於一百六十加侖的汽油。這是原子連續分裂互相撞擊所產生的結果。

發動連續反應只要把足夠的燃料放在密閉室裡和足夠的水。設計反應爐的人在設計時就非常小心的注意到，在密閉室填滿水之前，燃燒棒都已按照規定放進反應爐裡。

在有計劃的放回控制棒時，連續反應就開始，靜止的反應爐就趨向臨界點，此時，這些控制棒進一步撞擊運動就增加電力輸出。

反應爐控制盤上有兩個印有 SCRAM 字樣的紅色按鈕，一有意外事情發生，管理員只要輕輕一按，機器就停止，事實上，反應爐有一套精密的偵測器，一有不正常的狀況發生，就會自動關閉。

反應室的水具有促進連鎖反應和排熱的雙重功用。整個反應室置於高壓的鋼罩裡，上頭呈圓形，一年只打開一次，更換鈾燃料。六吋厚的鋼罩如裝上大水管，將爐內的熱水和蒸汽導引至巨大的熱交換器或輪機發電機，經過冷卻之後又回到反應室裡，如此循環不已。

反對核子能的人指出，反應爐若發生嚴重的意外事件，極為可能放出無數的放射線。鈾原子分裂的時候，產生熱能是我們所需要的，而分裂的原子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因為放射線太危險。分裂的原子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因為某些放射線活動的壽命比人的壽命長。

奈德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麻省理工學院高能物理學家肯達爾博士 (Henry W. Kendall)。他認為核子發電廠的放射線危險性是這樣的：「大核子發電廠的反應爐，所積存的放射性量相當於幾千個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的放射性原子塵。反應爐的放射性物質，若有百分之廿是氣體物質的

話，那麼不管是怎麼樣洩漏出來，都會被風吹到離反應爐幾百哩之外的地方，所含的放射性物質量足以令人死亡。所以，反應爐一百哩範圍內都是有致命危險的。」

然而這種觀點顯然不為原子能委員會所接受。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三個核子反應爐設在紐約北部廿六哩處。若是肯達爾博士所估計的危險區不錯的話，那麼在那些地點核准設立反應爐是嚴重忽忽職責的。我們不得不問，真正的危險到底在那裡？為什麼意見會這麼分歧？

核子工程專家所瞭解的反應爐意外事件是冷凍管破損，那是由於接連反應室的水或蒸汽管破裂所引起的，大都是施工錯誤，維護不當，或天然災害導致的。(原子能委員會所要求的原子爐結構，必須堅固到足以抗拒地震，暴風雨，巨浪等的侵襲。)

冷凍管破裂的第一個結果可能是爆炸——水、蒸汽和洩漏出來的放射性混合在一起。

反應爐都設有防止污染系統，以防止這種爆炸引起的放射性物質流到外面的空間。有一種設計是用直徑很大的水管，把蒸汽輸導至巨大的水槽裡冷卻，降低溫度和壓力。另外有一種是用強化水泥構成的圍壁，足以抗拒和吸收爆炸引起的高壓和高溫。

冷凍管破裂引起高壓和高溫蒸汽不是唯一的問題，因為反應室若失去冷凍系統就會融化。反應室是很特別的，不像汽車的引擎關閉活塞或沒有汽油就會停下來。它無法完全停掉——就是在完全關閉和沒有連續分裂的狀況下，還是不斷的發出熱量。這種後熱是積聚在燃料棒的分裂原子放射蛻變產生的。核子工程專家必須隨時處理這種可能是例行的和意外的關閉措施。

「在三種假設的意外事件中，理論上的損失估計是最輕微的，無人傷亡，最嚴重的可能三千四百人死亡，四萬三千人受傷。」

「據估計，在經考慮的各種不同因素的綜合下，距離十五哩之內的人可能死亡；四十五哩之內的人可能受傷；土地污染範圍則更遠。」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設備威力要比原先設計的核子發電廠大，設立的地點也比一九五七年

的報告更接近人口密集的都市。綜合各種因素看來，肯達爾博士估計的危險距離一百哩內都能使人傷亡，並不是無的放矢。

李雷博士却認為，今日的核子反應爐有整套的基本安全防衛系統，跟從前的設計要更為進步，可以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核子反應爐的融化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李雷博士之所以如此肯定的說，是因為有預防反應室燃料融化的防衛系統設備之故，這種設備稱為反應室緊急冷凍系統（BCCS）。如果大水管破裂，此系統立刻給水以冷卻反應室。該系統一方面有抽水設備，把高壓的水抽回到反應室裡，另外以低壓的水使反應室冷卻。

這些設備有獨立的電源，需要冷凍系統時，就自然的發動。

核子工程專家的看法是，這種緊急系統足以供給意外事件發生時，反應室所需要的冷卻水。然而反對者認為這只不過是根據模型和計算機得來的資料，根本不是臨床試驗的資料。

原子能委員會有他們自己的精密核子安全研究計劃，其中之一是在愛達荷州的原子能實驗所建立一座原子爐，有計劃的讓冷凍管破損，以觀察其一連串的後果。

反對者却持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這種實驗性的反應爐太小，比實際的巨型反應爐要小七十倍。因此其實驗結果是依比率計算，並不能代表真正爆炸的威力；並且當這些實驗的結果分析完畢時，就已經有六十座核子發電廠開始啓用，所以於事無補。

原子能委員會坦白承認，核子能發電廠在興建或使用當中，會出現不正常的情況，但是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偵測出來，並加以品質控制。他們並不掩飾這些意外事件的發生，相反的，却公開發表於某些刊物上，如核子能設備安全記錄年刊上。

原子能委員會要求每一個核子發電廠，凡是有不尋常的狀況時，要適時提出報告，並由專門機構加以研究分析。一般大眾除了很難瞭解複雜的技術問題外，也很難判定確實的安全程度。

人們可以忍受的公共危險究竟到何種程度？這是沒有任何專家可以斷定的。現代生活所面臨

的危險項目很多，有汽車相撞，飛機失事等比較明顯的，也有傷殘等慢性，沒立即死亡的疾病。例如在時代廣場被蛇咬的機會很少，但也不是不可能。給汽車撞的機會很多，人們却甘冒旅行所發生的意外事故的危險。又如飛機失事，其危險性是百萬分之一，每年平均二百人死亡的空中飛行，人們却說是值得的，所以判斷不一定都是理性的。雖然每包香煙都印有抽煙對身體有害的警告，却有四千九百萬的美國人仍舊照抽不誤。

如果電力需求不斷的增加，我們不得不從冒險和利害之間的關係來考慮核子發電所產生安全問題的權衡比重了，如果能加強預防措施，美國還是值得冒險發展核子發電的。

取材自 HONG KONG STANDARD, Feb. 11, 1974



以自然為嚮導

內容為研究各種自然現象以判別方位，協助在野外尋找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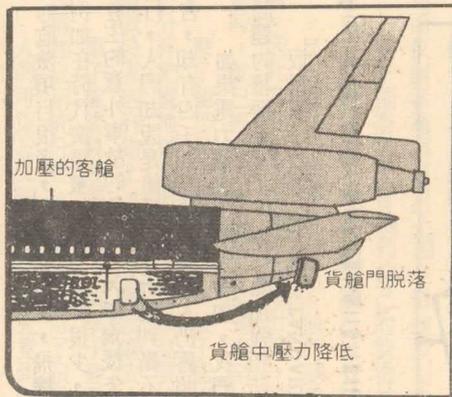
Haroid Gatty原著

劉康襄譯

定價 20 元

惹 麻 煩 的 DC-10 飛 機

海海譯



在七十年代初期，帶著許多希望及幾分聲勢的那些爲人所熟知的巨大噴射客機，最近已經有了它們的麻煩。因爲旅客人數的下跌和油料配給的減少，許多載客量達四百九十人的七四七巨無霸，已經停飛了，且一些還準備出售。現在另一種型式的噴射客機——載客量達三百四十五人的 DC-10 客機，却面臨著不同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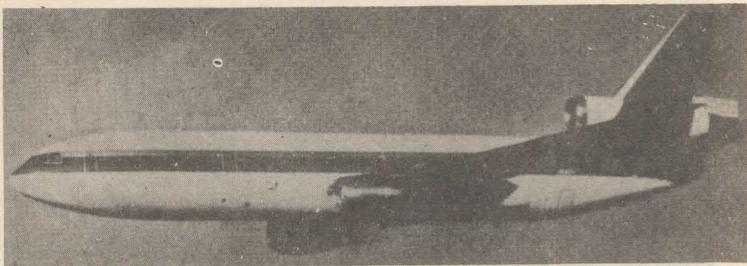
三月間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 DC-10 客機爆燬，造成機上三百四十六人死亡——航空史上最悲慘的事件。就在這事發生以後一陣子，讓人對飛機適宜安全飛行之標準感到懷疑。而現在飛機的安全不再有了疑問了，但是那件慘事却引起另一個有關安全程序的問題，二個美國國會的小組委員會開始調查責任問題，認爲如果聯邦航空管理部門（簡稱 FAA）不向工業界大力的陳請屈服而遲延發行一

種規則來修正安全上的缺點，則那次空難事件可以避免！

航空安全專家一般都認爲飛機貨艙後門關鎖的不適當，是造成土耳其班機失事的主因。根據這個論點，當貨艙門在空中打開時，貨艙間的壓力會忽然降低。因爲就在上面的客艙仍然保持著高壓，所以這種壓力差便會使機艙內的隔壁（BULKHEAD）破裂，且使飛機的控制電纜斷裂。（如圖所示）

出事的徵兆爲：在土耳其班機失事的前二年，一架 DC-10 飛機，當它的貨艙門掉落，而在底特律上空作緊急迫降。這事件使得國家運輸安全部會（NTSB）勸告麥唐納道格拉斯公司——這飛機的製造廠商，重新設計貨艙門的關鎖裝置，但是道格拉斯公司却懇求著不欲如此做，FAA 就讓道格拉斯印發「勤務通報」給使用那一百三十四架 DC-10 飛機的各個航空公司，准許他們自動地改裝艙門關鎖的裝置，因而沒有印發命令式的規定。麥唐納道格拉斯公司以報告式的摧促改裝，來代替正式命令的改裝，主要原因是它不想因這事件在它的記錄上有一個污點。

就那件事而論，麥唐納道格拉斯說，它在底特律意外事件之後，立刻採取行動將艙門改進爲能够防止「人爲因素的錯誤」。但是道格拉斯的職員承認，因某種原因，包括在巴黎失事的一架飛機及英國雷克航空公司的飛機，尚未改爲安全式的裝置，雖然公司的記錄表示，飛機在交貨時已經修改過了。「我們有一定的工作程序，而它是由做這件事的人簽字的。」一位麥唐納道格拉斯的發言人對新聞週刊的湯



新忠興鋼鐵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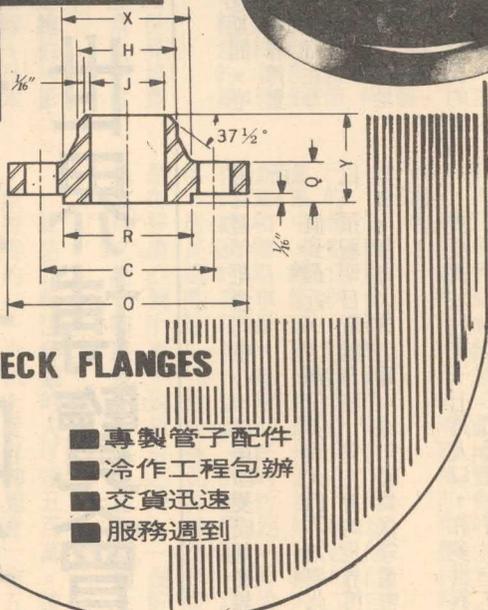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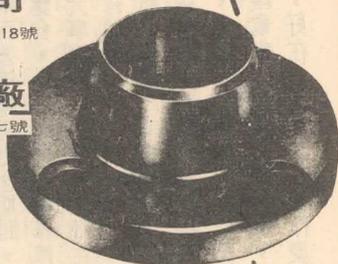
高雄市楠梓區左楠路435巷18號

電話：221445

新復興鐵工廠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四巷十七號

電話：362241



300LB.

WELDING NECK FLANGES

300磅
焊頸法蘭

- 專製管子配件
- 冷作工程包辦
- 交貨迅速
- 服務週到



停在新墨西哥沙漠的747：價值2.5億美金，準備出售

裘斯如此說。

FAA堅持 DC-10 飛機現在是安全的，且不準備使它們停飛或限制它們的交易。「我們深信，」一位職員稱，「所有 DC-10 飛機的貨艙門防出事的安全裝置均已完成。」而唐麥克班——航空駕駛員協會（ALPA）的安全專家，最近花了不少時間在道格拉斯公司作安全檢查，他說：「我總是有這種感覺，我在道格拉斯公司已有三十二年之久，它們是完全無缺的。」至於 ALPA，他補充：「我們仍很積極地在處理安全的飛機。」

以上這些談話，使得美國那些有財務上困難的航空公司緊張起來，因為乘客對乘坐 DC-10 客機一定會感到惶恐不安。這些航空公司原先期望這種較小型、較經濟的 DC-10 客機的幫助，來彌補一些七四七巨無霸的虧損。美國及大陸航空公司已將十一架價值超過二億五千萬美金的七四七，停放在新墨西哥沙漠中，準備讓售。道格拉斯的職員說，現在預測失事對將來財務上會產生何種影響似乎是早了些。目前仍舊還有飛機訂單，而公司的職員私下承認，無論如何，巴黎失事之案，是否為麥唐納道格拉斯的疏忽，他們將面對數年的法律之爭。

譯自·News Week April 8, 1974

一九七四年 世界博覽會

美國慶祝兩百週年開國紀念期間，唯一的國際性博覽會，「一九七四世界博覽會」，在沒有大事宣傳下於五月四日在華盛頓州之史波肯揭幕。

該博覽會總計用掉八千萬美元，佔地約一百英畝，依傍於史波肯河邊。在十一月三日閉幕前，預料可引來將近五百萬的觀光客。有一座歌劇院和別的建築物，將永久保存下來，好在一九七六年用作慶祝

兩百週年紀念的中心，往後即變成娛樂場所。

直到最近，大部份美國人仍不知道此以「預祝明日新鮮環境」為主旨的世界博覽會，故有人稱之為「今年最為保守嚴密的秘密！」

史波肯城只有十七萬人口，許多世界博覽會的建築物就要在此完成，預售出的入場券已達幾百萬美元。在在皆足證明了

這小城所舉行的大博覽會，運籌帷幄，工作非常成功。

美國館是最引人注目的建築物，價值一千兩百萬美元。由一巨大的印地安式帳棚構成，中央的高處有十四層樓高。該館的佈置是拿美印地安人的歷史、成就及最近再掀起的環境問題為重點。這說得上是美國第一個正統的開國兩百週年紀念的慶祝活動。

在史波肯城參加「一九七四世界博覽會」的國家，除美國外，尚有加拿大、日本、伊期、菲律賓等九個。

博覽會中的娛樂節目，將是鮑伯等影星、費城交響樂、愛我華爵士樂隊、日本的一音樂團等藝術團體的天下，它們在兩千七百個座位的歌劇院裡輪流演出。據娛樂經理說，在博覽會展出的六個月裡，將可看到合乎國際水準的節目。

「一九七四世界博覽會」的智囊中心，是一系列的環境問題會議，希望藉此吸

引各國學者前來參加。此博覽會的主旨之一，是要協助我們如何清除都市和農村的污染。

這博覽會裡的高級職員，就拿他們自己的都市為例。因此會場設在一破舊的工業區中，雜亂無章，於是他們拆除破舊的倉庫和鐵路車場，挖除河底的污泥，炸毀有碍觀瞻的貧民窟、旅館、店舖房屋。該地一居民說得好：「我覺得此次博覽會像是在移植心臟手術，到結束之時，一個骯髒破落之處，即將變成一個美麗的公園。」

據估計前往參觀的人可達五百萬。按，蒙特婁的「一九六七世界博覽會」有五千萬觀光客，西雅圖的「一九六二世界博覽會」有一千萬觀光客，如果汽油匱乏不致嚴重，前來參觀的人數不會比預測者少得太多。預計去觀光的日本人就有兩萬五千人之譜。

（摘譯自四月十五日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濾過性病病毒體 可引發癌症嗎

碧琨譯

醫學界早就知道，濾過性病毒體可在小白鼠、貓及其他動物體上引發癌症，但是此類微乎其微的「核酸小體」能否在人體引發癌症？上禮拜在美國聖奧士丁城的美國癌症學會所舉行的專題討論中，病毒學家各持一說，莫衷一是——迄今雖無確切的證據指示病毒體能引發癌症，但至少發現有一種病毒體確與癌症的發生有關。

病毒學家所認為的第一個最有嫌疑的是「第二型單純疱疹病毒體」，此病毒體是引起「唇疱疹」的變種病毒體，可在男女的生殖道感染發病。自一九六六年，雅得蘭大尹目里大學的那米亞博士認為「第二型單純疱疹病毒體」可能關聯到人體癌症後，科學專家就一直嚴密注目此種病毒體。那米亞博士曾在子宮頸癌患者身上，找出大量與

病毒體相抗衡的抗體，並且發現此病毒體能使試管中正常的細胞轉化成惡性癌細胞；他發現婦女生殖道若被此病毒體感染（可由性交而來），得到子宮頸癌的機會是正常人的八倍。紐約哥倫比亞醫學中心的學家們，認為女性的丈夫患有攝護腺癌（攝護腺位於膀胱頸部包圍著尿道，譯註）時，其患上子宮癌與乳癌的機會也較高，因此該醫學中

心建議這類婦女應經常檢查，俾便及早診治。

除此而外，最早發明小兒麻痺症活體疫苗的沙賓博士，也於上禮拜的專題討論中發表不利於疱疹病毒體的證據。在一百八十三名各患得十四種不同癌症的病人體中，他發現了兩種抗體，可用以對抗第二型及第一型疱疹病毒體，十四種癌症中有皮膚癌、嘴唇癌、喉頭癌、腎臟癌、攝護腺癌、子宮頸癌……但是，他不能在全身患有癌症的一百七十五名中，例如白血病，及乳癌、肺癌、胃癌的患者身上，找出該病毒體存在的證據。然而，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的賈博士，則認為病毒體亦可引起全身性的癌症。在他實驗小組裡已由人類白血病細胞中，析出一種由病毒體製造的酶，此酶不存於正常細胞中。

哥倫比亞大學癌症研究中心的

史披各曼博士，也在針砭病毒體。在他研究的結果，發現有些癌症非來自遺傳，而是感染所致（當然，感染並不一定就是接觸傳染）。史披各曼博士首先在八名白血球過多病患者的染色體中，分離出一小段能引發白血球過多患者的核酸分子，其排列在染色體上的次序並不正常，在正常人中找不出這樣排列的。然後他又計劃一個實驗，來斷定該段異常排列的核酸分子是否來自遺傳。因為同卵性雙胞胎的遺傳因子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他找了兩對雙胞胎，每對其中之一都得了白血病，而另一位則無。結果發現，核酸分子的異常排列僅存於得病者的體內。於是史披各曼博士下結論，白血病不管它起因何在，皆為懷孕後才能得到（易言之，並非得自遺傳），很可能就是來自病毒體的感

染。但麻州綜合醫院的布萊客博士，不同意史披各曼博士和其它病毒學家的見解。他提醒我們，這些例子皆不足證明，因「我們仍不知究係病毒體引發癌症，抑是癌症引發病毒體感染」。他會注意過，某些從沒被認為會引發癌症的病毒體，經常與癌細胞為伍。譬如，一種引起腮腺炎的病毒體會「在何杰金氏病（為一種淋巴系癌）細胞中找出來，但無證據足以顯示腮腺炎病毒體可引發此種癌病。尚有其它的病毒體能長留人體而不引發癌症，因大多數人體內都可找出第一型單純疱疹病毒體，但是數百萬中得到唇疱疹的人裡只極少數患上癌症。儘管布萊客博士有所警告，但大部分的病毒體學家還認為他們所走的研究路線是對的。他們認為，至少可以查出某些癌症與病毒體間的關聯，進而探出早期診斷癌症的

隨時供應
衛生可口
的飲水

不再受
水源污染
公害影響



因為飲水不潔，會引起疾病。
但是您家中，要是安裝了台鍊淨水器就可安心了。只要
打開龍頭，清淨甘純的飲水
即源源而來。

為飲用衛生的水，保障全家
人的健康，請用台鍊淨水器。



*遠東百貨公司地下樓

台鍊淨水器展示中心示範表演，歡迎參觀。

台鍊淨水器

台灣鍊水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台北市南京西路352號2樓

服務電話：557166-9

方法。史披各曼博士甚至樂觀地預
言：在一九七四年中，將有兩種引
發人類某些癌症的濾過性病毒體會
被分析確證出來。
(譯自 Time, April 8, 1974)

在教堂作禮拜時，牧師講

道說及進天堂之事，旋即問了
在座教友，願意上天堂的請站
起來。此時，誰也不想再坐着
了，唯獨畢萊例外，牧師覺得
很奇怪。

「畢萊，您是怎麼啦，不
想上天堂嗎？」牧師問。

「沒怎麼，我祇是現在不
想上天堂，因為，我得回去找
我太太一塊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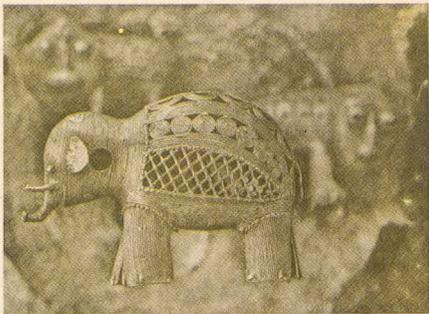
太太：你看到什麼好東西了嗎？親愛的



金光閃耀的 藝術精品

昌譯

2



燦爛的光澤，不受歲月的磨損，以及易於鑄造的特性，使黃金成爲藝術家激發靈感的泉源。大體而言，凡是黃金豐多的地方，幾無例外的，必也成爲金製雕塑藝術家最多的地方。就以中南美洲爲例，由於盛產黃金，當地印地安人的精緻手工藝，因而聞名於世。十六世紀時，這些藝術精品爲西班牙人所掠奪，遂又在歐洲萌芽，並於文藝復興時期，盛極一時。以下謹介紹價值連城的金製雕塑。

圖一所示是哥倫比亞中部印地安人的傑作，時間約在數百年前，雖然軀體已有部份殘缺，仍然不失其炯炯有力的神態，目前陳列於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藝術館中，並且是該館一萬八千件金製雕塑中，得獎的作品。

圖二係二百年前非洲象牙海岸的古物，大小約爲實體的三分之二，具有格子軀體與短小象鼻的金象。這種以黃金精鑄的動物雕像，幾世紀以來，一直是西非阿肯族酋長階級的隨身飾物。

藝術大家柴利尼的傑作

柴利尼(Benvenuto Cellini)提及公元一五四三年時，當法國的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初次觀賞此座著名的金鑄傑作，會如此描寫道：「皇上以一種驚嘆的眼光，目不轉睛的凝視良久。」圖三係這位傑出意大利雕刻家的作品，約與實際大小相同，在無數金鑄藝術品中，堪稱最卓越的。圖作。

此一作品之組成，由陸地與海洋之神——即五穀女神與海神，相對裸坐於鹽罐上，顯示文藝復興時期充滿希臘神話的色彩，圖正面是以鐵器鑄成的神廟，內盛胡椒，另一邊爲一條船，內盛食鹽。圖四爲該船尾的飾物，係一極富表情的精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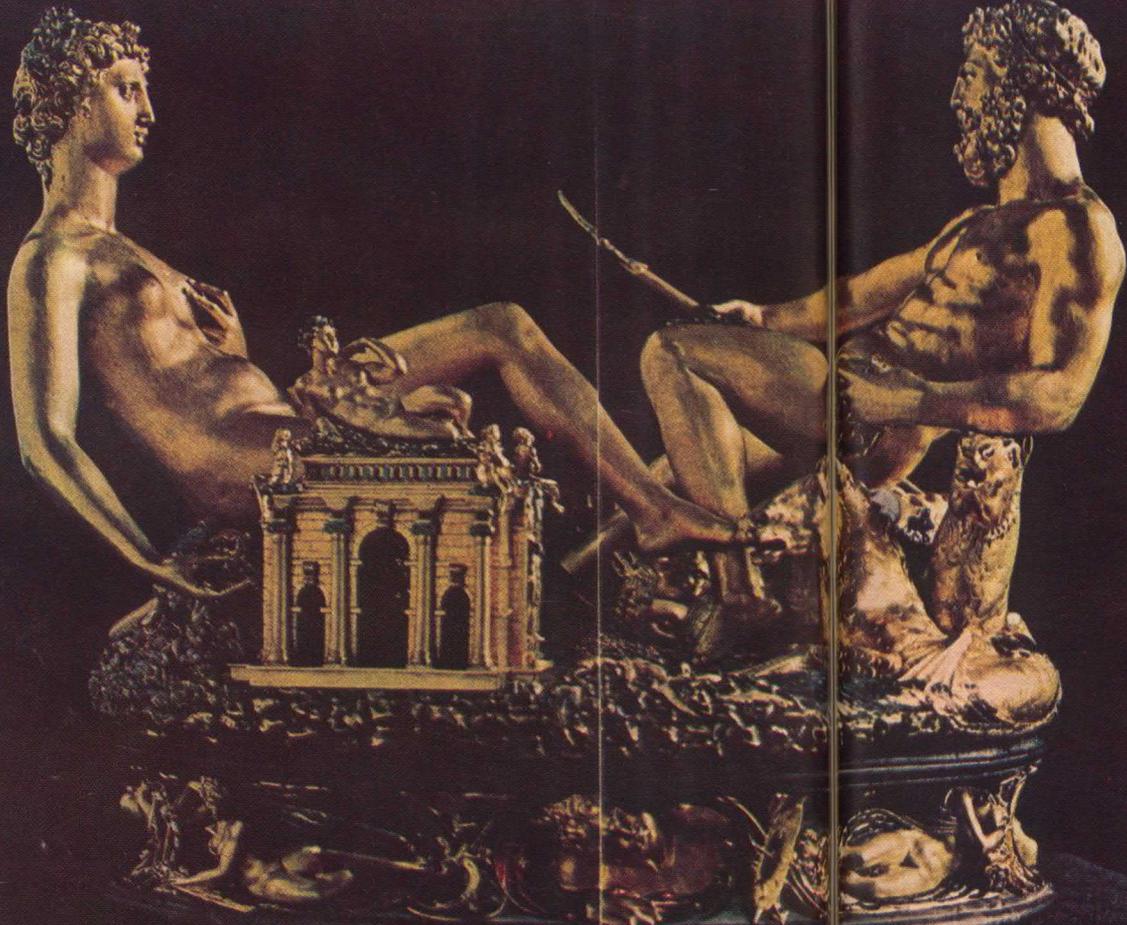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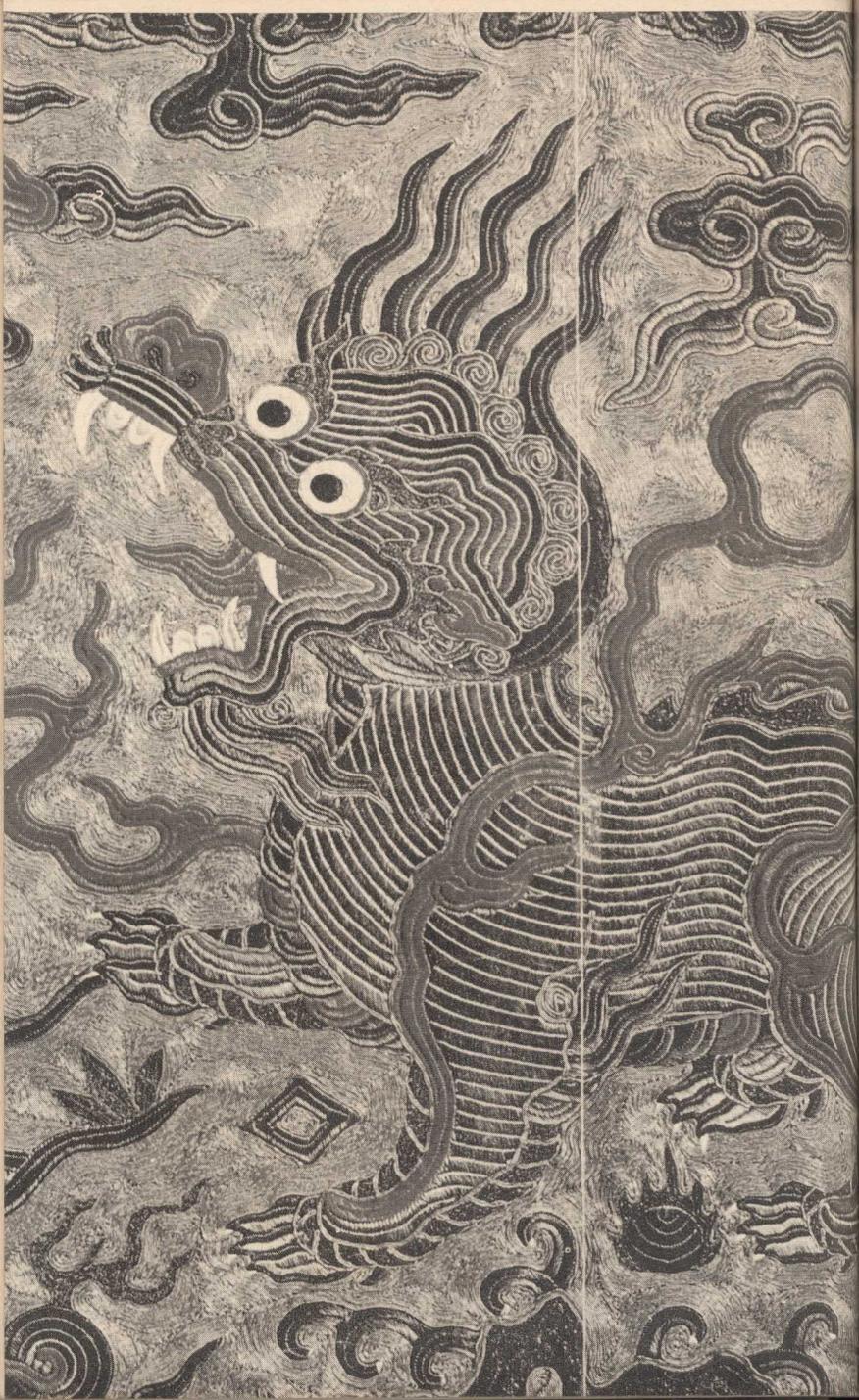
5



4



3



雕品，充分顯示高度的金工技藝。另有四隻「海馬」——馬頭魚身的動物——支撐着海神的身體，其中兩隻相互輕咬着，如圖五所示，而在烏木製的底層上，則有裸體女神斜臥樂器旁瞌睡着，如圖六所示。

不同文化背景的金製古物

中國明朝時代，君王規定朝廷百官，一律務須穿着盛裝，以資識別官階，圖七即係當時遺留下來的盛袍刺繡圖案，閃耀着金絲銀綫的光澤。在金色雲朵的天空下，有一隻張牙舞爪的大獅，表示這是一襲次級武官的禮服。

圖八為一古波斯的金杯，該金杯雖由杯子與獅身兩部所組成，但接合的完美，有如天衣無縫，整個作品，充分表現「精細與和諧」。杯緣飾以纏繞的細綫，其厚度僅及七千之一吋，手工之精，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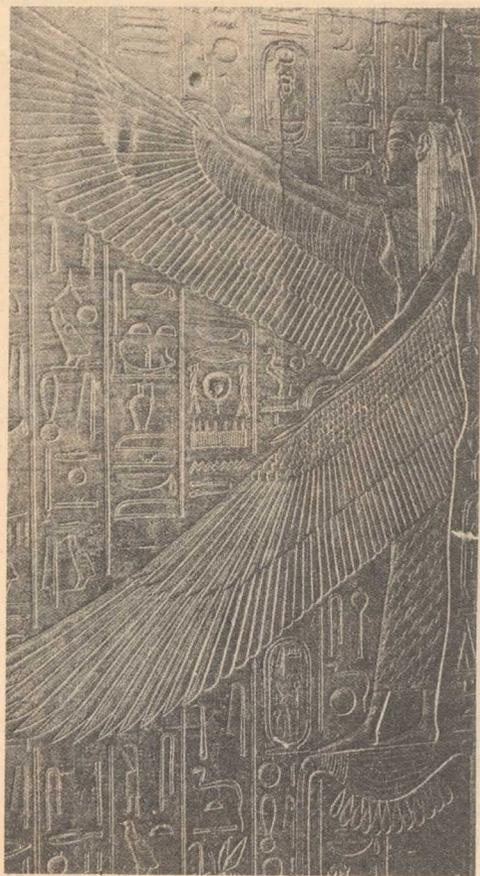
與此同時，意大利北部的古國衣突里亞(Etruria)，在精緻的珍寶工藝上，具有輝煌的成就，圖九即成華麗的裝飾品耳垂。

衣突里亞的金匠，利用敲花細工的獨特技巧——即由反面敲出花樣，再從正面飾加細工——完成此珍寶的傑作，抑有進者，他們的球珠技藝，更是獨步寰宇，其所鑄成的小金珠，直徑僅及一百八十分之一吋，這種在耳垂上銲合小金珠的高度技藝，直至二十世紀以前，尚未在其他任何地方發展出來。

古埃及的金製奇珍異品照耀全球

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卡達(Howard Carter)於公元一九二二年發現杜且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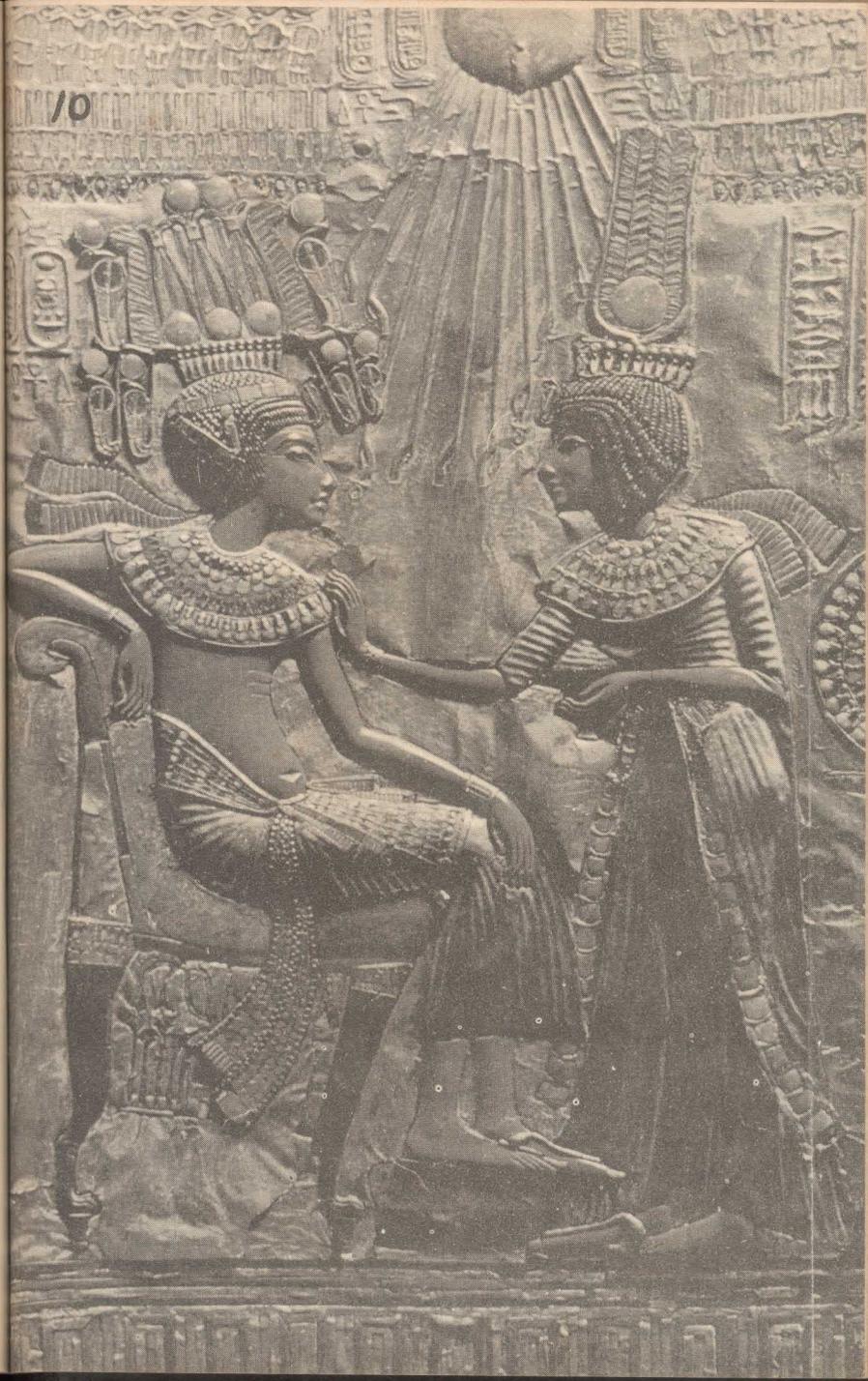




門王的純金棺墓時，不禁脫口驚呼道：「黃金，黃金，到處都是閃閃發光的黃金。」該棺墓所埋藏的是紀元前一千三百五十年統治埃及的年青法老王。

圖十示杜且喀門皇后溫柔的趨近王夫身旁，法老王則安坐寶座上，頭上戴着銀、寶石等飾物。

圖十一係司豐饒之女神正伸展雙翼，以護衛帝墓之入口，她雙腳所踏之物，是象徵黃金的圖案。



金幣保存歷史演變的真相

美國梭羅·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對當時金幣未能成為收藏對象的藝術品，深感不滿，這位多才多藝的總統乃與著名的雕刻家共同設計新的金幣，竟然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精美的一種金幣，圖十二係一枚二十美元的金幣，圖案上浮雕着自由女神像，神情昂然有力，凹凸分明。

然而令人遺憾的，由於銀行家認為金幣浮凸部份，會影響堆積的安穩，終遭取消鑄造發行之議，當時鑄成的二十枚樣品，流傳至今，已成奇珍異品。最近有一枚售價，高達美金四萬三千五百元，成為當今價值最昂貴的一種金幣。一九三三年，當美國宣佈停止發行金幣，並收回市場流通中的金幣後，才開始發行平版的自由女神像硬幣。

古代亞洲小國里底亞 (Lydia) 的克里薩斯王 (King Croesus)，於紀元前六百年，發行了第一枚的金幣，狀如長方形，不久以後，希臘人鑄造圓盤形的硬幣，並有精細的浮雕，這種硬幣乃激發羅斯福總統及高倫斯設計新金幣的靈感由來。羅馬人則鑄成今日所熟悉的鋸齒狀邊緣的硬幣，其作用在避免遭受磨損。

由古代流傳下來的金幣，深具歷史價值，依其發行年代，所編成年代史，依其分佈情形，可探索古代貿易路徑，而且毫無例外的，它們一一成為藝術館中最珍貴的寶藏。

圖十三係一枚公元二百七十年的羅馬金幣，這種金幣異常罕有珍貴，去年（一九七三）曾以六萬五千元一枚的高價拍賣，可見成價值連城。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Jan. 1974)



續海中之王

鯨魚



遭受失水極端痛苦的幼鯨兩個人取水以救其命

捕鯨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行業。人類依賴乘獨木舟和原始的魚叉與鯨魚搏鬥，此一對手的確令人生畏。不過，回想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僅憑矛和燧石作捕獵猛獁（Mammoth，已絕種的古代大象）的武器，那麼對區區人類竟敢自不量力與巨大的鯨魚相抗衡而言，也就不足驚異了。儘管捕鯨的方法幾世紀來屢有改變，但又和矛的使用，基本上却絲毫未變。

最早的捕鯨紀錄可上溯至中世紀，挪威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世界之前，已懂得捕捉鯨魚了。九世紀初，巴斯克人也開始從事這一行業，並儘可能讓後代善用魚叉和長矛。他們佔有地利之便，每年成群黑脊美鯨沿着海岸作移居之旅，牠們速度緩慢，膽怯又脆弱

魚死後，仍能繼續飄浮，可說是牠的特色。因此，巴斯克人在淺海中，甚至沿岸都能屠殺牠們。

脊美鯨使得巴斯克人致富。捕鯨者不僅以鯨肉當食物，且融化鯨油，行銷歐洲，成爲當時歐洲照明用主要燃料。

巴斯克捕鯨者勇敢無匹，技術精練，以致在很早以前，能够倖存於北斯開灣的脊美鯨已不多見，今天則根本已絕跡了。因之，捕鯨者改弦易轍，建造較大的船隻，進入大西洋，以搜索在其沿岸根絕的鯨魚。他們逐漸向北走，穿過暴風雨和冰山，到達陌生之地：冰島和格陵蘭。一直延伸至新大陸，所以早在哥倫布之前，他們已搶先發現北美洲的海岸。十六世紀時，他們以旺盛的精力，在格陵蘭捕鯨，一世紀後，脊美鯨也從這一水域消失。

巴斯克人爲了鯨油，駕着捕鯨船，冒北大西洋未知的種種危險四處搜尋，而且發展到煉製鯨油充作捕鯨船的燃料。直到那時，捕鯨人都要把獵物送上岸處理。十七世紀末荷蘭人仍然如此，只是把鯨油貯存在船上的大桶中。

十八世紀初，英國、荷蘭、丹麥與巴斯克人合作，在史匹柏根從事大規模捕鯨活動。這三國經巴斯克人的指導，無視海洋自然資源極限的事實，大量進行屠殺，以求取眼前最大的利潤。即使他們明白，這樣的做法應該加以阻止甚至禁絕，以使鯨類繼續繁殖。然而事實上却樂此不疲，終於同樣的事在一世紀內再度發生之鯨魚又一次失去了踪影。

法國與挪威在這段期間也開始捕鯨生涯，但規模不大，十八世紀後半期，正值路易

十六時代，捕鯨船尚不足四十艘。

東方的日本，捕鯨技術亦不下於歐洲各國。一如巴斯克人佔了地利之便：鯨魚沿海岸遷徙而過。到十七世紀末，他們已擁有完善的新技術：以巨網捕鯨，其上附着許多空桶作爲浮標。

這方法是用三十條以上的船，有的圍住鯨魚，有的掌網。一旦鯨魚陷入網內，就使用魚叉和長矛，直到人可以爬上牠的頭，加上拖繩爲止。

荷蘭也勤奮以赴，十八世紀時，他們擁有四百艘捕鯨船隊，由二萬名水手操作。作業處位於格陵蘭和巴芬島間的達維斯海峽。英國隨之跟進，在一七五〇年，已有廿艘捕鯨船在此區域作業。到一七八八年時，高達二五二艘。末了，鯨魚在此處再次消失。

此時，新英格蘭船員發現沿北美州東海岸，鯨魚出奇的多。獨立戰爭後，美國也建立了捕鯨船隊，專捕抹香鯨，爲美國經濟史寫下富裕、勇敢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傳奇故事，也是捕鯨史中悲慘的一頁。

由於過量的屠殺，脊美鯨在北美洲海岸日漸稀少，美國捕鯨人開始到海上各處捕獵抹香鯨。牠既大又壯，有殘暴魔鬼之名極難捕捉。對牠怪異的聰穎，有很恐怖的傳說，倒霉的漁夫不幸都成了牠的祭品。

一直到十八世紀，沒有捕鯨人敢以脆弱的武器來闖這難以敵對的巨靈，但此刻，美國大量需要鯨油，鯨腦價格亦極昂貴，每隻抹香鯨腦重達一噸。因之，靠抹香鯨腦致富的美國家族爲數可觀。

捕鯨船從南塔克特島、新貝德福、米斯第克出發。一年四季不停捕獵，連幼鯨亦不獲免。這簡直是大屠殺。一七七八年，湯姆士、傑弗遜會寫信給法國一位部長說：「被

南塔克特島人發現含有大量鯨腦的鯨魚，是兇暴殘忍的野獸，捕獲牠需要技巧和勇氣。「不久，牠們就被譽爲「戰鬥的抹香鯨」。

捕鯨人更遠至南極，他們發現一種新祭品或稱南方的脊美鯨。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七年，這類鯨魚被殺達十九萬隻，以致牠們愈來愈少見到。

捕鯨人基於需要，不得不再次依賴這可怕的抹香鯨。一八二〇年初，南塔克特島的捕鯨船隊大大增加，當時已甚少人用一、二條獨木舟（多由印第安人操作）來捕鯨，反之五百噸的三桅船則越來越多。

當捕鯨作業的黃金時代，只有不斷擴展遠征重洋才是正途。惟有如此始能捕獲足夠的鯨魚，彌補船舶的開支。因此，當他們出海作業時，這些「南方的海員」經常一去三、四年。原則上，船上不裝滿鯨魚，他們是不會回航的。

捕鯨船構造簡陋，多半沒有衛生設備。船員均非職業海員，而由和一些無業游民組成待遇低微。保羅·布克教授敘及：「一八六〇年，美國捕鯨船員，平常待遇每天是兩角，而陸地上，一個非技術性勞工的日資是九角。換言之，後者收入是前者的四倍多。」

船員中魚叉手佔據特等地位。他們不住在前甲板，而與「高級官員」同住中艙。

據說今天的抹香鯨已不像十九世紀那樣龐大。目下，抹香鯨身長約六十呎，傳說在慕比狄克（白鯨一書的作者）時代，牠們會長達九十呎。事實上，在麻州新貝德福的約納坦鮑爾博物館，展出的抹香鯨顎骨長達廿三呎。據報導，在一八四一年，新貝德福的歐文·第爾頓殺死一隻公抹香鯨，其長度達九十一呎八吋。

正確地說，拿當時的船隻大小與之相比，這些鯨魚看來一定巨大無匹。尤其從桅桿

頂端俯視時，更可感覺其真實性。一旦從桅桿頂上發現鯨魚噴水，就大聲疾呼「牠在吹氣！」這是通知船長發現鯨魚蹤影的方式。警報發出時，捕鯨小艇立即放進水中，小艇很輕，長不超過三十呎。一條捕鯨小艇通常由艇長一人和水手五人組成。兩人負責操槳。槳長十五呎。右舷由另兩名水手和魚叉手，划較小的槳。他們總儘量設法靠近鯨魚——在波濤起伏中僅憑幾支小槳，確是樁困難的工作。

當小艇划近鯨魚，艇長發出訊號，魚叉手放下槳，跪在小艇邊緣，瞄準鯨魚眼睛的附近，奮力擲出魚叉。魚叉上附着一根繩索，當魚叉手得手，鯨魚常以極快速度開始游泳，以至繩索上必須不斷灑水，以免着火燃燒。

鯨魚被魚叉刺中後，緊接而來的是一段長時間戲劇性的掙扎。牠開始潛水，但受捕鯨小艇重量影響，無法深潛。當然，牠必須浮出水面呼吸。你可想像出在捕鯨小艇上那些六、七個人危險的局面，他們受到十二至十五湮的速度拖曳，不過真正的危險幾乎還沒開始，因爲下一行動才是一切中最困難的。艇長和魚叉手互換位置，這意思是說他們必須沿滾動、顛簸的小艇爬過，艇長爬向船首，魚叉手則爬向船尾。等這項動作完成，鯨魚又浮出水面，小艇再度靠近牠時，艇長就拿起五呎長長矛，全力刺入鯨魚頭部，儘可能刺在眼睛附近之部位。如果順利得手，那麼他就把長矛在傷口部位迴轉。

這時，幾乎無人能預測會發生什麼事。鯨魚可能以牠強力的尾巴擊碎小艇。如果牠是抹香鯨的話，也許會將整個小艇一口咬碎。

然而，鯨魚往往已受到致命之傷，鮮血自其氣孔噴向大海，使得小艇四周殷紅一片。這時人們就大叫：「胡拉利！胡拉利！」這是說鯨魚已陷入死亡的痛苦中。

這巨大的屍體必須拖回母船，而此刻母船已遠得看不見。通常一群鯨魚被發現，幾

條捕鯨小艇同時下水，所以要小艇携獵物或空手回到母船並不容易。鯨魚被繫於船的右側，尾隨而進，再開始宰割。劊子手爬上鯨背，不顧屍體的前後顛簸和翻滾，以他們的尖刀分割巨大的鯨油厚片。再將它傳送到小艇。工作進行時，屍體常被鯨魚包圍，坐享漁翁之利。

天氣良好時，這項工作約需四、五小時。但是提煉鯨油，時間往往更長。

當時，麻州之新貝德福是全世界鯨魚業的首都。但是，捕鯨的重要性意外地逐漸衰退。鯨魚不停地被捕殺，以致愈來愈難找到牠們的身影了。而且，鯨魚產品之出路也慢慢地消失。石油和電氣已經取代鯨油，成爲主要的照明工具。

嚴格地說，鯨油已暫時失去牠的重要性，而一種新而可怕的工具已發展成爲我們屠殺鯨魚的利器——捕鯨砲。現在，不僅脊美鯨，座頭鯨，和抹香鯨陷入絕境，連藍鯨和脊鯨也危機重重。

體積小和速度慢的鯨魚，在毫不困難的情況下被捕殺已難再遇到。攻擊體積大和速度快的鯨類，魚叉手和捕鯨人被迫面臨失敗或冒愈來愈大的危險。一八六八年，挪威人史萬、佛依終於在市場推出由火砲發射，頭部能爆炸的魚叉。捕鯨砲上附有繩索，因此鯨魚可以迅速地拖回母船，並在下沉之前安穩地附於船側。以後經過加工，灌入空氣，使其飄浮不墜。蒸汽引擎的發明，使捕鯨船可接近至距鯨魚一百到一二五呎以內——捕鯨砲的理想射程。

史萬、佛依的捕鯨砲很快地變爲不可缺少的利器，就鯨魚言，「諸如脊美鯨——沒有捕鯨砲，多多少少還不至完全絕跡。目前捕鯨人在他們探險進入極地時，發現的只有脊鯨，即使最勇敢的抹香鯨捕獵者，在十九世紀後期也放棄追捕，可是到一九〇四年，南極地帶發現大量的脊鯨，他們又開始捕殺——這次，是採用捕鯨砲和更有威力和更快的船隻了。」

廿世紀初期，鯨油開始又被看重，捕鯨目前已以現代武器和技術裝備，再度成爲有利可圖之行業。在福克蘭群島、紐芬蘭等地工廠林立。一九〇四年，捕鯨人屠殺大群新在南極地區發現的脊鯨。

然而，捕鯨的好景爲期甚短。美國的捕鯨人漸次失業了；新英格蘭的工廠，一個接一個地關閉。到一九二一年，查理、莫甘作了最後一次捕鯨之旅，其船現保存在康州的米斯第克。

不過這並不是最後結局。一九二〇年代，一群挪威人發明了工作船——在船上可完成處理鯨魚的工作船。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南興號工作船出海，利用其巨大的能量，處理大鯨魚的屍體，剝取鯨魚脂肪，提煉鯨油。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總計有一三、七七五隻鯨魚被如此處理掉。而到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更高達四〇、二〇一隻。接着，海上工作船增至四十一艘，鯨魚的數目因此銳減。

南極地帶的鯨魚實質上已空無所有，日本和蘇俄的目標再度轉向北太平洋，他們在那兒找到抹香鯨，當這兩國努力增加他們的成果時，美國人已放棄了捕鯨。同樣地，英國、南非、荷蘭和挪威也己不再保存捕鯨業。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初，職業捕鯨人，震攝於鯨魚的大量減少，同意接受受制。接着捕鯨行業中同意限制每單位之捕殺數，製造鯨油量以及捕鯨季節。

一九三七年，第一個國際捕鯨協定（稱作倫敦會談）由九國簽署。二次大戰期間，捕鯨活動幾乎完全停止。各種鯨魚數量多少能够增加。捕鯨船或遭擊沉或改造成登陸艇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一次預備會議重申倫敦會談的規定，爲了制定長度的標準單位，建立藍鯨制 Blue Whale Unit——其單位憑一頭藍鯨所供給之油量而定。基本原則如下：

一隻藍鯨等於二隻春鯨或二隻半座頭鯨，或六隻 Sei 鯨（這些是捕鯨人所追捕的主要四種長鬚鯨類）。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個國家代表集會於華府，發起組織國際捕鯨協會，發表新的協約。內容爲決定捕鯨季的起迄日期，禁止捕殺携幼鯨同行的母鯨，規定可捕殺鯨魚的最小尺寸，最後並建立每年捕殺鯨魚的「限額」。

某些鯨類更澈底受到協會的保護，牠們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容許被捕殺。這些是：春美鯨、加州的灰鯨和座頭鯨。

此外，並劃出自然禁獵供鯨魚繁殖，在此地區所有的鯨魚一概不准捕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禁獵地：位於西徑七十度至一六〇度之間的北極水域。

爲強化協會的規定，每艘海上工作船和各陸上捕鯨站均派有二名觀察員。

「自從大戰結束以來，」布克教授寫道：「捕鯨業能維持生存，全賴鯨鯨，藍鯨和座頭鯨也在內，但牠們被捕殺的數量並不多。」目前，由於藍鯨和座頭鯨在南極地帶受到澈底的保護，只有蘇俄和日本尚在此區域捕殺春鯨。

根據一項估計顯示，近廿二萬隻鯨魚尚生存於海洋中。其中春鯨佔百分之七十五；藍鯨百分之十五；座頭鯨百分之十。

過去廿五年中，國際捕鯨協會積極地負起責任，科學委員會研究保護各種鯨類的每

一情勢，所有國家均遵守協會的規則，僅有三個國家尚積極地從事捕鯨：挪威、蘇俄和日本。

國際捕鯨協會第廿三屆年會於一九七一年夏假華盛頓舉行，這是極重要的集會。會中決定放棄藍鯨制，由於它不利於某些鯨類。同時，限額將爲個別鯨類制定——這一制度係由協會的科學委員會經過多年努力所促成。

尤有進者，美國列出八種「陷於危境之鯨類」名單。指明捕鯨人不得捕殺這些鯨類。這一文明立法已強化國際捕鯨協會運用其權力保護哺乳動物的基本決心。同樣的立法最近亦經頒佈，禁止任何取自「陷於危境之鯨類」的產品輸入美國境內。

——全文完——

「拾穗月刊」是一份綜合性的譯文雜誌，內容包

羅廣泛，人人可讀，歡迎長期訂閱

訂閱價格：半年八十五元，全年一百五十元

訂閱地址：台北市懷寧街八十二號

新亞出版社

郵撥號碼 一三二一九四號

美國汽車

前途的蠡測

羅景祺譯

在愛情事件中，像美國人和光輝閃耀的巨型轎車之間的關係，維持數十年而不墜者，並不多見。與任何歷時甚久的事件一樣，美國人和巨型轎車之間，有高潮、有低潮，也有清醒的一刻，但是沒有決裂，永遠緊密的聯結在一起。家庭轎車，比任何其他

物品，包括複雜精巧的機械在內，更被視為權力、地位、和自由的象徵。就大多數人而言，很少其他經驗，能如親自駕車以六十哩的高速在公路上奔馳時所感受的喜悅，相提並論。更少有經驗，能和告訴家人最近的加薪可買一部附有空氣調節設備的豪華

轎車時的自傲感相比。有車的人，可在任何地方居住，任何地方工作，任何地方旅遊，不必因忘帶長期車票或時刻表而煩惱。汽車是這麼重要，既使舉債買它也是值得的。

有的人認為偏愛巨型轎車未免可笑，但是它的堅強確可度過

許多危難。社會批評人士指摘大型汽車是城市窒息者、空氣污染者，也是廢車場、加油站和熱狗攤到處林立的觸媒劑。外國佬以經濟耐久為餌，勸服為數不少的美國人坐金龜車和豐田車。近十數年來，一般駕駛人士，遇到交通擁擠或保險費到期的時候，可能對他心愛的車輛口出怨言，或與熱愛跑車者交換意見時，也有點自愧不如的感覺。但是，他永遠對櫥窗內車身光潔的巨型車忠心耿耿。

重新考慮

最近，許多跡象，顯示美國人對大型車長時期的愛好，終將結束。巨型車一直最費錢，即使在能源危機發生之前亦然。大多數駕駛人士，認為它的維持費——包括第一期付款，折舊率和修理費

用在內——已達到無法負擔的程度。過去數年中，極為眾多的美國人士紛紛改用較小較廉的車輛。

現在，消耗全國28%石油的美國汽車，正是能源危機的焦點。汽油的短缺，迫使不少人士對他們寶貴的汽車，不再以地位的象徵，或心愛的對象，而純粹以交通工具的身份，作再次的考慮。他們目前所看到的，二噸重、八汽缸的龐然大物，是能源不虞匱乏時代的寵物，在那個時代，如果談論時速限制五十哩，星期日不供應汽油，和油料配給方案等問題，將被認為不可思議的褻瀆。結果是更多人士改乘可使他們渡過能源難關的小型車輛，而以汽車工業的調整，和美國經濟結構，全體公民思想、居住、行動的改弦易轍為可能的代價。

這類調整隨着時間進展：聯

邦能源局長威廉·席蒙要求加油站實施每一顧客每次加油十加侖的限制，而且宣佈，一俟獲得立法授權，即以命令行之。目前，駕駛人可向一連串的加油站，以每站十加侖的限量，依次加下去——只要他能夠找到那麼多開門營業的加油站。同時席蒙也要求汽車主人設法以每星期十加侖汽油的限量行車，而這一數量僅够標準型汽車在市區行駛一百一十哩。

冷淡的慰藉

那等於自動配給，至少在正式憑票配油前，可當做暫時代替的辦法。能源專家說，這種自動節約措施，在一九七四年第一季，預期平均每天節省二百七十七萬桶油。同時美國每天平均進口

的油料，超過預期數量七十萬桶

，這證明阿拉伯油禁有漏洞。因此，石油供求的差距，在未來的三個月內，可能比前此耽心的每天三百三十萬桶要少得多。

無論如何，對汽車主人來說，那只是冷淡的慰藉。不論配給是自動或強迫，美國仍需大量削減一億一千七百萬輛轎車、卡車和巴士，每天所消耗的六百七十萬桶汽油。縱令阿拉伯實施的油禁完全取消，美國煉油廠能夠得到所需要的原油。但仍缺乏能力生產足夠供應按正常比例增加的汽油消費量。因為聯邦能源局已經要求各煉油廠，按一九七二年生產數減少5%的汽油，以增產燃油。這樣一來，若干加油站可能被迫將每次售油量低於十加侖以下。

由於產量減少，汽油價格必更高漲。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全美符聯邦安全和反空氣污染的規定。從一九七〇年起，為配合環境保護機構的命令，付出油程率三哩的代價。增加豪華設備也有必要，空氣調節器（百分之七十三的車都有這項設備）再減少油程率二點五哩，機動駕駛（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國車都有）又降低零點七哩，這幾樣加起來，抵銷引擎效能的增加而有餘。

底特律（美國汽車工業中心）有關機構堅持，許多有價值的設備，是應顧客需要而增加的。在某段時間的確如此。但是能源危機已急劇的改變了大眾的愛好。對群眾心理永遠敏感的政客們，已經一個接一個的，放棄車身碩長的轎車，換乘節儉型車輛，達拉威州州長盧素·皮特遜就是其中的一例。激進的議員先生，甚至對大車採取直接行動，參議院

加油站每加侖平均售價，包括稅款在內，已從元月份的三角七分，跳到四角三分。最近生活指數會議准許美國原油加價，它將使汽油和燃油每加侖再漲二點三分。阿拉伯在宣佈禁運的同時，曾把原油價格提高70%，現在他們又集會討論再次漲價的細節。華盛頓當局主張汽油加稅，以減少它的消費量。若干經濟專家預料，汽油的最低價格可能定在每加侖六角錢左右，其他的推測從八角到一元不等。

損失慘重者

汽油缺乏和價格飛漲，對美國汽車工業稱之為標準型的轎車而言，的確是不吉利的消息。多年來，所謂經濟車，已不再講求經濟。比方說，一部通用汽車公司出品的標準型轎車，它的油程

已通過議案，規定汽車工業到一九八四年時，要把引擎耗油率按一九七四年的標準，減少百分之五十。這個議案勢將迫使未來的汽車車身儘量縮小，重量儘可能減輕，除非能發明更省油的引擎。另外在國會裡，還有對新車按車重或馬力征收消費稅一類的建議。

前面那些議案能否成為法律，還在未定之數，但是汽車階級對大型轎車有再作考慮的必要。這種趨勢使底特律大感驚慌，但是他們早在能源危機發生之前，即已開始朝着新目標走。一九七三年式的經濟型和超經濟型小車的銷售量佔國內市場百分之四十一點五，每加侖廿哩上下的小車的十一月份銷售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標準型車輛的銷路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和美國超

率，已從一九六八年每加侖十三點七哩，減低到現今的十點五哩，如果在市區行駛的話。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豪華的設備使車體重量增加。普通一部美國製造的大型車約重四千磅，比歐洲或日本製造的同型車重半噸左右。

事實上，一般人對能否買到汽油，也許比汽油價格更為關心。油料並非車主最大的開支，折舊率才是。假如汽油漲到每加侖六角錢，對用油程率十哩的大型車而言。一年間行駛一萬五千哩，約要負擔九百元汽油費。如果他換乘每加侖汽油行駛二十哩的車，則燃料費只要一半。這四百五十元的差別，至少能影響部份購買新車的人士，選擇較小型的車子。

汽車工業人士的說法也很有道理，他們必需犧牲汽油里程以

經濟型同樣大小同樣耗油率的外國產品，佔新車市場的百分之十五，美金貶值後，外國車輛售價高於美國的同類車，但仍維持相同的銷路。卡地來克和其他豪華型的轎車銷路仍暢，可能是他們的買主並不為油價高漲耽心。但是舊車的售價已經下降。

對擁有大批耗油車的經紀商而言，這種市場上的劇變，造成許多困難。洛杉磯的阿星頓專營道奇轎車，是美國最大經銷商之一，一千二百輛新車陳列在佔地九畝的停車場，只有九輛經濟型小車，其餘都是極耗油的標準型轎車。會於最近訪問該地的記者報導說：「這裡的氣氛簡直和輸了球的球隊中場在休息室的情況相似」。星期六早上的一次例行業務會報中，當老闆大談銷售經的時候，無精打采的售貨員們，

心不在焉的輕踢地板，或頻頻咳嗽。

「男子漢」，阿星頓大聲吼着：「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目標是甚麼：耗油率每加侖二十哩的超小型車和每加侖十哩的標準型轎車的合併，但是我們必需使他們相信，標準型轎車和超小型車一樣好，扔些數目字給他們看，告訴他們，坐小型車出車禍受傷的機會，要比標準型轎車高三倍」，稍等一下又繼續說：「標準型轎車的售價減低不少，硬把自己塞在小型車裏等死，未免愚蠢。各位，出動吧，去推銷那些標準型的大車」！這段火熾的談話，和球賽半場休息時對球員打氣一樣的有效，可是那天，他們只賣出十輛，而平時每逢星期六可賣四十輛。

許多汽車工業人士當然希望

型汽車高。

大多數的更改，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完成。從用黏土做模型到正式生產，可能需要三年的時間，最早的模型變更，可能在一九七六年的展覽間出現，一部全新設計的車無法在一九七八或一九七九年之前完成。同時，各方面對汽車工業任何處去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爲小型車將繼續擴展下去，但是，我看不出它能獨佔市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格羅斯頓堡說：「我們以爲未來的三四年小車市場將增加到略高於百分之五十」。無論如何，華爾街的汽車工業分析專家猜測，那個數字可能增加至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七十。不論誰對，小車的利潤總比大車低些，因爲它們在製造過程中所需的高價人工和大車相等，而售價較低。

目前趨向小型和節省燃料的潮流只是過眼雲煙。「大多數買車的人希望舒適和方便，他們也願意爲它付出代價，他們喜歡巨型車」，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理查·格羅斯頓堡說。美國消費者歷史證明上項看法的真實性，但是持續的能源危機能夠改變若干買車人士的嗜好，而那些人士在其他情形下，可能喜歡大車。汽車製造業正朝着這條他們認爲可能實現的方向走，儘快的改變計劃，生產小車。通用汽車公司上月關閉了十六間大車裝配廠，解僱員工十三萬七千人，同時把小車生產量提高百分之四十。克萊斯勒公司準備關閉三間大車裝配廠，同時把一間原來生產大車的工廠改裝生產小車。

第一個漣漪

那是說，假定來年的生產量和今年的一千一百二十萬輛相等，總收入和利潤都會比今年減少，萬一像許多局外分析家的預料，生產量減低到一千萬輛，利潤的減少更厲害。華爾街預料上項生產將告減退，並把汽車公司股票的價格壓低，通用汽車公司股票，從一九七三年最高峯每股八十五元，跌到十二月份的四十五元，爲十一年以來的最低價格。

第七名工人

製造小型車和降低生產量，等於許多工業的工作減少和銷路降低。汽車工業消耗美國生產量百分之八的鋁，百分之十六的鋼鐵，百分之廿九的錫，百分之卅六的玻璃，百分之四十一的可展性鍛鐵，和百分之七十三的橡膠。美國七個工人中，有一名是被

即使那些素與豪華結不解緣的汽車製造廠商，也在學習往小處着眼。福特汽車公司前副總裁李·依亞可加，曾在一九六五年以野馬型小轎車大出風頭，現在他是總裁，爲公司推出一筆大賭注：一九七四型野馬第二轎車，大小和當年一型差不多，雖然加上豪華設備，它的耗油料仍然保持每加侖二十哩，標價美金二千八百九十五元。依亞可加斷言野馬第二，豪華的小轎車，將是未來時代的第一個漣漪。

汽車工程師們在底特律郊區的研究所中設計更小的汽車。來年美國汽車公司可能推出一種迷你車，比美國製造的任何汽車還要小，油程率每加侖三十多哩，售價大約二千元。甚至卡地來克也在設計像德國麥西地斯大小的豪華車，油程率要比該公司任何

僱從事生產、銷售、保養汽車之工作，和數以千計的汽車衛星工業，從機油到汽車旅館。比美國生產毛額十分之一還多的金錢，被用來買車、購油、保養、清潔、停車、保險和修築公路。

由汽車帶來的群眾思想和行動變更的影響，比它對經濟的衝擊更難衡量。從一八九三年杜雅兄弟把一架單汽缸汽油引擎裝上一部價值七十元的舊馬車起，它就成爲從甲地到乙地的單純交通工具。一開始，會出亂子的警告接踵而來，一八九五年美國共有四部算汽油行駛的車，有兩部恰巧在聖路易城相撞，雙方駕駛人都受傷，那是現今每年損失美國六萬人命交通事故的始祖。

然而從開頭，它就被大眾當做快速、權力、豪華的象徵。一九〇八年亨利·福特推出第一部

油程率減少。

T型車，正式揭開汽車時代的序幕，肯尼詩·格蘭罕已在「風中楊柳」一書中，描出汽車狂亂的輪廓。

不到幾年，全國到處都是汽車喇叭聲。汽車生產量，從一九〇九年的一二四〇〇〇輛，跳到一九一六年的一百五十萬輛，一九二五年有一千七百多萬輛在路上奔馳，這是汽車黃金時代，共有一百五十餘家工廠製造各型各式的汽車。一九六〇年代，製造廠商只剩下四家，可是汽車的數目却急劇增加，由於尋求新穎、豪華、舒適的驅使，汽車的設計，幾乎年年有變更，漸漸變成日後作家約翰·濟慈稱之為「魯莽騎士」的形狀：車身加長，車體降低，照明設備增為兩套，車尾怪形怪狀的突出，重新設計坐位和駕駛盤，內部裝飾豪華，如是

十七。

逃避的孔道

「最後」，文化歷史學家詹姆士·福零克說：「汽車取代拓荒精神成為美國風俗和生活理想的規劃力量」。大眾社交方面地理方面的流動性空前增加，舉例說：一九三〇年代俄克拉荷馬州的農民，如果不是那些破舊的汽車，休想離開塵土蔽天的故鄉，遷到加里佛尼亞州福地。中產有車階級相率逃避城市，如是郊區擴展到前所無法達到的廣闊地帶。一連串的汽車旅館，露天電影場，銀行，雜貨店，牛肉餅店，熱狗攤，應運而生，從銀行到法院，每一事業機構都有澈底的改變。今天，汽車佔消費債務總額的百分之三十，與汽車有關的案件——如違反交通規則，民事損害賠償，酗酒駕駛受罰等等——佔塞滿美國法院待審案件的百分之五

對多年以來的青年而言，拿到駕駛執照是進入成人行列的一種儀式，也是逃避家庭和社會牽制的孔道。數以百萬計的駕駛人，不論情感上或體力上，幾乎和汽車造成一體，他們依賴如此之深，一旦離開方向盤，會有無限痛苦的感覺。三十三歲的鄧·凱利，是洛杉磯的一家娛樂公司的經紀，有一天在九小時工作時間中，花去三小時開車，一共跑了二百三十二哩，他的行程是這樣的：從家裡到辦公室，去找業務處代理，再到機場迎接搖滾樂隊，送他們到旅館，到烤肉攤吃午飯，然後去錄音公司總部，再轉到錄音場，最後參加雞尾酒會。搞完這一切回到家裡，凱利喃喃

的說：「我猜我能够用電話再辦

些公事，而我這一行，已經依靠電話太多了，何況只有親自接洽才是容易記得的人。乘公共汽車未免有冷落感，如果有必要，我會去坐的，但是我寧願留一部小車在辦公室」。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沒有私家車，或者用得比較少，將被認為寒酸。三十二歲的東尼·加納是喬治亞洲一家製造廠的代表，一九七三年中，為業務加上兜風，開一部每加侖十一哩的耗油車，一共跑了三萬二千哩。他家離巴士站三哩，最近的雜貨店五哩，顧主遍佈全州，如果實施汽油配給，他的全年業務收入勢必減少一半。「為工作計」，加納說：「我必需買一部省油的金龜車」。

不開車沒得吃

像許多住在郊區的母親一樣，邁阿米的蘇·費雪太太，每天用福特標準型轎車送小孩上學，接他們回來，到銀行提款，到郵局寄信，還要回娘家探望生病的母親，遇到星期六，另需送兩個兒子到邁阿米大學上美術課，陪一個兒子去看牙科醫生矯正牙齒，還要送女兒學跳舞，平均每星期要跑四百哩。「我正設法少跑幾趟以節省能源」，費雪太太說：「但是能源短缺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另外一位維吉尼亞州阿克頓的家庭主婦愛倫·賈克遜太太，找不出汽車的代替品，「我家離最近的雜貨店兩哩」，她說：「如果我不開車，我家人就沒有得吃」。

也有整個市鎮完全靠汽車生

活的。南達柯塔州華爾鎮共有居民八百人，它擁有四所最摩登的汽車旅館，三個新加油站，一大群賣風景明信片的攤子，一間全年收入高達一百萬元的著名雜貨店，也是全州居民後院有私人游泳池比例最高的一鎮。這些都是因為它離州際公路近，很多人士到該鎮附近的風景區渡假。可是現在，當地一家建築公司一項價值三十萬元，擁有四十六個單位的汽車旅館的原定興建計劃，已遭擱置。六十三歲的哈伯·潘奇，是鎮上第一名失業的加油站工人，因為能源危機的影響，這家加油站也準備關門，因為它沒有油賣。華爾鎮的居民，已開始憂慮，並極想知道，他們這一鎮會不會變成和鄰近的奎因鎮（因距離公路太遠）一樣的了無人跡。

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會減少用車量。洛杉磯地區的汽車與八成二與一之比，根本沒有其他可資代替的辦法，任何油料配給制度，都要把他們依賴汽車的情形詳予考慮。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願意付出每加侖一元的油價，只要他們能夠買得到。西歐業已證明，如果車子小，够經濟，就是一塊錢一加侖的油價，也用不着降低汽車生產量。意大利人的私家車，從一九五五年每千人平均十八輛，增為一九七〇年的一八八輛。在美國，只要汽油缺乏所引起的初期震驚消失，以及底特律改變生產小車的計劃完成，汽車人士的里程，仍可達到一九七二年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哩，而汽油消耗總量還有顯著的降低。

但是美國人買車和用車的習

慣，必有重大的改變。這種出乎尋常的汽油短缺情況，未來如何發展，是很難臆斷，部份的理由，是底特律剛剛展開準備工作，然而若干預料似乎是相當穩健的：

(一)多車制度可能擴大，全美三分之一的家庭已擁有二部或更多的車，將來更形普遍是可預料的，但方式將有不同。「小車的型式越多，更多已有一部車的人想買第二部」，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格斯頓堡說。「一部外型普通的小車，擔負上下班上下學上街買菜等業務，第三部可能是適合家庭習慣和愛好的特種用途車，比方說，喜歡戶外生活的來一部露營車，開雜貨店的也許來一部小貨車，兜風用跑車，也許一部專為特殊場合用的標準型的大車，部份家庭可能只買一部小車

，遇到全家旅行，或一同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再租一部大車應用。約瑟夫·畢匹克是麻塞諸塞茨州西非特鎮的牙科醫生，最近賣掉他的別克牌標準型轎車，換一部別克牌較小的轎車和日本速霸陸超小型車。「我用速霸陸上班」，他說：「遇到禮拜，或星期六晚上外出，以及宴會或其他正式場合，你曉得的，我坐轎車」。這種情形，可能是未來使用兩輛車的代表性例證。

(二)集體使用汽車的情形必然增加，雖然大眾心理並不喜歡這樣做。許多人士珍視他們在車中獨處的一段時間，也許只有這段時間，可以單獨思考計劃，或冥想，或者高聲吼叫，一洩胸中積鬱和煩惱。然而一人一車的習慣，未免浪費得難以繼續下去。美國聯邦政府根據能源局長的要求

，正在重劃停車場的停車位置，以車坐多少人為標準，人越多地段越方便，不再按階級高下區分。多人合用車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就可成為風氣。至少目前有百分之五十六在路上行駛的車，是單人獨坐，小部份比例降低，也能節省相當的能源。

(三)大量興建通往四鄉的公路計劃，勢必緩慢下來。甚至若干區域可能禁止行車。過去廿年中支出高達五百八十億元的公路信託基金，已被國會通過撥作集體運輸專款項。如果汽油仍然稀少，許多依靠油稅支持公路建設的州，將因收入比預算少，部份計劃中的公路，也許再也不會修築。環境保護機構建議，從一九七七年開始，若干城市的商業區域，禁止行車，許多城市居民和部份商界人士表示贊成。「你不

是把這個國家，按照警察國家的辦法來管理，要憑護照才能通過州界吧」！美國汽車公司董事長洛埃·查本說：「但這兒必需限制客車進入若干主要城市的某些部份，我認為這種辦法是可行的，也是正當的」。

(四)公共運輸又將抬頭，但或者不是許多人預料中的那套辦法。大多數的討論，集中在如何改進公共運輸，比如說地下鐵道通勤專用鐵道等等。汽車工業人士認為那只是答案的一小部份。他們以為汽車才是未來大眾運輸的主要工具。「對一個擁有二十萬人口的都市而言，還有什麼鬼辦法，能比頭等設備的巴士運輸系統更好呢」？通用汽車公司的格斯頓堡問。這位汽車製造廠商，為自身的利益打算，是很顯然的，因為他們是大巴士製造廠，不

過他們有令人信服的統計數字。汽車已造成廣濶無垠的人口分佈，也只有輪胎才能有效的把他們聯結起來。

一般通勤人士，是每天從郊區的家，到城市的辦公室，但在紐約市所包括的十個郊區內，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居民是這樣的情形，另外百分之五十是從郊區的家，到另一郊區工作，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住和工作都在城裡，還有百分之七住在都市到鄉區工作。許多住在郊區的人，都曉得這樣的分佈，使在離城三十哩的交叉路口，造成和市中心區相仿的交通紊亂和壅塞。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福特二世說：「地下鐵道，從鄉居到城裡，或從城區回到鄉下，是很好很方便的，但是許多人的情形不是這樣的，他們什麼地方都去，而你沒

有辦法在所有的地方興建地下鐵道」。

巴士也沒有辦法在那麼多的地方來回的跑，但比鐵路可通的地方多得多，因此，底特律提高製造巴士的優先次序。通用汽車公司是全美最大的巴士製造廠，它撥出三千二百萬美金的預算，以重新設計，使巴士有更多更舒適的座位，更寬敞的上下車門，同時儘量拓寬乘客和駕駛的視界。克萊斯勒及美國汽車公司和聯邦政府訂有發展新巴士的合同。可能性之一，是以電腦控制的無人駕駛巴士，在專用快車道上行駛。另一種是電話叫車，這需要小型車在固定的路線行駛，搭車的人只要撥電話到控制中心，下一部車就會停在門口接你。當然，地下鐵道和巴士有系統的混合運用，才是解決都市交通最佳辦

法。

在汽油短缺和使用小車的未來趨勢中，若干技術性和社會性的改變是想像得到的。未來十年中的車身，可能成管狀形，以減低風的拉力，因為拉力的大小是省油與否的主要關鍵。設計一種注射型的供油器，算準油量，噴入引擎，以產生比較完全的燃燒。運用光滑的輻射狀輪胎，將被普通採用。車身幾乎可全部用塑膠鑄造，以減輕重量。（因為塑膠是石油化合物的產品，如果石油的缺乏，影響生產塑膠的原料，可能就行不通）。車身的前後，毫無疑問的，都將縮短許多，內部比較寬濶，造價可能較高，但是比較耐用。大眾可能對於品質的提高，比型式的變化更為注意。美國汽車公司的查平說：「我想我們是朝着車身更小，效率

更高，和更宜於特殊用途方向走，也就是說，發展一種特別適合都市需要，在行駛途中，或停車場上，對於外來損害，尤具抗力的小型車輛」。

至於社會結構的改變，可能是中產白領階級回到城市，使他們毋須再依賴汽車。郊區擴展的範圍可能縮小。最低限度，營業用的辦公室或工廠，今後不會再在缺乏公共交通設施的地段任意興建，因為員工們再也無法成群結隊的駕車來上班。

那些高雅的，獨特美國風格的，寬敞的，强有力的，晶光閃閃的家庭轎車又如何處置呢？就是這樣停止活動嗎？不！還沒有人能替它寫訃聞，成百萬輛的仍在馬路徘徊，還有成百萬輛的陸續出廠，即令它們變得較難賣出去。捲土重來也並非毫無可能。

都市計劃家、交通專家、社會學家和環境衛生專家們，對於巨型轎車遭受的困難，可能感到快樂。但是，大多數汽車人士，不得已而離開它的時候，必然是憂鬱多過忿怒，而且會高高興興的重回它的懷抱，如果事實容許的話。

然而東山再起的機會不大。

經濟學家大都同意，能够迅速獲得充分燃油的時代，已經永遠成為過去。可能的是，大車繼續逗留，擔負有限度的特殊用途的任務，但再也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車輛。果然如此的話，許多駕駛人士，必然會有一種空虛落寞的感覺，正如纏綿愛情最後決裂時所產生的一樣。人們對於小

車經濟合算和易於操縱的特性，可能喜歡，甚至進而愛好，但很難把它當做權勢的象徵。巨型轎車本是美國人夢想的一部份，也許不是最聰明或最令人讚賞的，然而無疑的它是夢想的中心部份，現在還看不出有什麼能取代它的位置。譯自：時代週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粹選苑藝

本刊花間集的合訂本
，圖片均為彩色精印
的西洋各名家繪畫

定價 25 元



英國的神秘奇石，據稱是十四世紀野蠻民族殺害良民所形成，其原因不詳。



譚奇案殺凶古代

譯殺貽陳

古埃及的犯罪率如何？沒有人確實知道，但根據考古學家經常發見的殘片證據，以及古董蒐集家現謀殺和搶劫的欺騙手法玩弄的欺騙手法

很明顯的這是謀殺行為。在一個女孩的傷處和她的衣服上留下的血跡，仍然清晰可見。即使是草率地察看，也能看出這女孩的咽喉被割過。搶劫並不是謀殺的動機，因為在死者的附近有一隻小皮革囊，裡面裝滿了珠寶和其他值錢的東西，身傍有一包光彩的衣服，裡面也藏着珠寶。

這雖是一件謀殺案，但是却沒有人想到要報警，因為這女孩已經死了一千五百



年。她的屍體是在廿世紀被人發現的；而犯罪的人是在第六世紀的時候犯下了這種罪行。

考古工作經常可與偵察工作相媲美。考古學家能夠搜集不同的線索，構成一幅以往發生的情況圖。通常在傳統偵探工作中的要件已經不復存在了——不牽涉到犯罪的案件。每當考古學家碰到一樁發生在古代的真實的或可疑的犯罪證據之後，發現的結果經常是令人迷惑的考古學上的懸案。答案是需要推測的，但是沒有人該受到控告，和到公堂對簿，因為謀殺者早已作古了。事實上既無肯定答案可尋，因此也無法祛除懸案的疑雲。

此外，這些古代的罪行，最能使人興起這種感觸，古代的老百姓，跟今天的人類一樣。在發掘中的古墓，經常如此，屍體按照一種奇異的習俗而埋葬，但無論如何看起來，他們總是人類。像這一個被謀殺的女孩，罪案的證據，將這死了很久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境況，顯然她是人類，至



這一阿利桑那州的穴洞，曾集體埋葬前美國印地安人。

屬於古埃及某一王族階級的葬地，考古學家稱這一階級的人爲X集團（因爲找不到更好的名詞）。

X集團的人沒有世上的大權勢，但他們却具有饒人興味，而意義重大的道地的非洲文化，這種文化深深影響着埃及人，而且一直傳到北方。X集團的王國在第二至第五世紀的時候，非常興盛。

若用最好的文筆來描述X集團國王們的葬禮，可說是野蠻的華麗。或許這種說法過甚其詞，事實上確是十分真實的描寫。X集團的墳墓，在以往若干年代中，已被強盜偷竊一空，至少在這些陵墓中藏有珠寶和值錢的東西，它們都是按着埃及風格製成的。這些死去的國王和王后們，在埋葬前就將許多金銀財寶藏進他們的墓穴中，這些金銀手飾上常鑲着比較值錢的寶石。祇是這些墳墓，大部分都被偷竊過了。只有葬在偏遠或荒涼的不毛之地（夏季溫度平均在華氏一一〇度）的陵墓，得以保全，不像在奎斯托的陵墓被盜得片物不留。

珠寶象徵殯葬時華麗的一面，可是X集團的人熱衷以活人陪葬的習俗，却是野蠻的一面。在主墓附近的，尚有另外十多人，被埋葬在另一個大墓裡。很明顯的這是一些僕役，希望在來生能服侍他們的主子。他們是被劊子手以棒子在頭上擊斃的。

但是被發現的這具女孩的屍體，與前述的性質完全不同。她不是被人在墓裡發現的，而是被考古學家在挖掘陵墓時，偶然發現的。當時現場的情形，彷彿這具屍體正是這座陵墓建造的時候被拋進去的，於是這具屍體也就同時被埋在裡面了。

在努比亞氣候乾燥，細菌無法在土壤中繁殖，因此這具屍體在土中保存得特別完整，千餘年來，依舊如故。比在墓中發現的屍體，保存的狀況更爲良好。這女孩穿着華麗的彩衣，雖因年久而略失光澤，但留在衣服上的褐色血跡，却明顯可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愛默里是這支考古隊的隊長，X集團的墳墓是由他負責開掘的，且看他對此事的說法：

『一個人可以胡思亂想，隨便找出一個推想的理由來解釋這個發現。這女孩是否原來就被預定和別的女人一同埋在墓中作爲陪葬，可是她却逃走了，當葬禮剛完畢，墓丘才堆起一部份時，這惟一不幸的女孩被抓回，于是就作了犧牲品？抑或是她本來被人當作犧牲品，放在墓丘中作爲祭物？或者因爲她偷盜放在墓丘中的財寶箱，而被處以死刑？因爲在距離屍體不遠的地方，我們發現了一個小箱子。』

有人猜測這女孩是一個逃跑的陪葬者，不幸被抓回處死，因爲在她屍體旁邊有一包珠寶，並且在距離不遠處還發現一小皮革囊，裡面裝滿貴重物品。愛默里對這說法表示懷疑。他說：『倘若如我所猜測：這女孩正在葬禮舉行時，由墓中逃出，她不該帶着一只衣袋和一包珠寶逃跑，因爲帶着重物逃跑，對她的逃亡行動非常不利。』

對愛默里來說，搶劫一說似乎最說得過去。在附近的這隻小箱子的鎖並未打開，但是箱蓋的搭扣，却被鑿子敲裂，可是，假如這女孩被捉回來，並因她的搶劫罪而將她殺死在那裡，捕捉她

於按什麼儀式埋葬的，却不甚明顯。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將這死人變得更有生氣。這一個喉管被割的女孩屍體，是一九三〇年代，考古學家在埃及努比亞的奎斯托發掘古陵墓時發現的。在這些陵墓裡，發現很多屍體。這些高出地面的陵墓，是

的人爲何不將原來的物件放回箱裡？當然這隻小箱是陪葬物的一部分，或許這種處理具有宗教意味。

愛默里說：「一個人如再作更進一步推想，這女孩是偷盜集團的共犯之一，同謀者因爲不信任她，而且認爲她知道的事太多，於是殺了她滅口，這有可能嗎？這種推測，理由也不够充足，因爲在這女孩被其同黨除去後，這些兇暴之徒不可能把珠寶棄置不顧啊！不管怎樣，一千五百年前，在該地確曾發生神秘的謀殺案，然而我們只好在此告一段落。」

在奎斯托的謀殺案是一件單獨的案件。但是另有許多古代集團謀殺案，却能提供一個線索，使我們知道全部文化的覆滅。

在現在屬於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遺留下來許多古文化，這些文化古蹟，差不多可以和埃及或美索波達米亞相媲美，但在範圍上却超過它們。這種古代文化的中心在一處稱爲摩漢若·大諾的廢墟，當這座城市存在之時，那兒是一處巨大的，整齊的，古怪而殘忍的地方，當地是一排一排的平地，建造有良好的磚房，只發現一點兒藝術，而房屋均無裝飾。摩漢若·大諾的老百姓，有文字語言，却未能譯出來。我們對於他們文化的興亡，知道得很少，那座城市具有真實的神秘性，幾乎沒有人類的氣息。惟一被發現而遺留下來的人類足跡，就是古代罪行。

在城市廢墟的一處無名地點，有六堆人類骨骼，戲劇性的證明，在摩漢若·大諾城磚鋪的街道上曾經發生過人類屠殺的悲劇。這六堆人骨，是在這座倒塌城市最高一層中發現的。雖然還不能很肯定，但是大致可以判斷，這一切悲劇發生在同一時期——事實上，在各堆中所有的人，是在同一天遇害的。

在一堆遺骸中，有十四具男女和兒童的骸骨。這些骸骨的部位混亂和殘破的情形，正是說明他們死於非命。有兩顆頭骨還帶着被刀或斧刃砍傷的痕跡。

另外一堆九具骸骨，其中有五具是兒童。在發掘報告中特別註明：「所有的人死於一種奇怪恐佈的狀態下，擁擠在一起。」這些屍體也許「雜亂的被擄進一個匆忙中掘成的坑裡。」在坑裡還發現有一些象牙，因此挖掘人員猜測，這一群人或許是屬於一個做象牙手藝的家庭，當敵人襲擊時，他們正準備帶着財物逃走，不幸被入侵者所攔截，全部加以殺害，然後就把他們掩埋在很淺的墓穴裡。

發掘的人員說，他們推測這個攻擊是野蠻人的入侵，其目的乃是要毀掉集中在摩漢若·大諾城的文化。發現的遺骸約在卅具以上，除了其中九具，假定他們是做象牙手藝的家族，被人掩埋外，其餘均暴屍於露天之下，沒有埋葬的痕跡。在摩漢若·大諾的氣候，不容許屍體留在地上不變，很快地就會腐爛掉。所以在屠殺以後，整個城市被放棄了。因爲在整個城市僅僅發現卅具遺骸，於是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猜測，就是這座城市在受野蠻人攻擊時，已經是無人居住的城市了，這些被害者可能是過往的旅客，或臨時寄居者，野蠻人攻擊這城市的目的，志在劫掠這些過往的旅客。

考古學的偵探們，在英格蘭阿維布利的一座巨石紀念碑下，發現一個男子的屍體，這人究竟是因意外事故死亡，還是被人設計謀殺，使他們感到迷惑。阿維布利是由一圈巨石圍成的，很像它鄰近那出名的史前期巨大石柱群，不過比它們更大，祇是粗糙而保存不太好。

阿維布利斷定的年代爲兩年左右，但死亡的年代是在十四世紀。由於考古學家扶起一根倒下的石柱，才發現了這個男人的遺骸。同時在這人的背袋裡，發現藏有一對剪刀，因此使考古學家聯想到他是一個理髮師。

是不是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剛巧當這人站在這個巨石下面，因爲巨石倒下而壓死他？很難想像會那麼巧。阿維布利這些巨石立在地上很穩固，從不動搖，因此很難令人相信它會忽然地倒下。這裡有一種比較可能發生的解釋，就是在中古世紀時，古代異教徒歡喜豎立石碑，像阿維布利的巨石群，而這些石碑在基督徒的眼中，被視爲惡魔的象徵，正巧這些地方往往被用作反對

基督徒的集會場所，因此基督徒認為摧毀這類紀念碑，是他們神聖的任務。事實也確是如此，阿維布利和巨大石柱群的大部分石柱，都是在中古世紀被人破壞的。在宗教的原因之外，這些紀念碑的石頭破裂，還有很充足的實際原因。因為在那附近一帶缺少天然的岩石，於是這些大石柱就成了老百姓蓋房子的上好材料。（阿維布利的建築工人，需要從相當遠的地方運來石塊。）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在十四世紀有一群村民，正在挖掘和拆掉這些屬於魔鬼的紀念碑。當他們正在興奮地破壞這些石柱時，其中有一根直立的巨石，因為挖鬆得太快，失去了平衡，於是突然倒下，這名不幸的理髮師來不及逃跑，就被壓斃在巨石之下。我們再作進一步的推測，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情況，由於這一名理髮師遭遇到意外的不幸，而使破壞的工作暫時停頓下來。不管是否魔鬼作祟，但村民們或許認為阿維布利的精靈仍然有足夠的力量來對抗他們，於是決定停止破壞。

考古學家是熟悉葬禮風俗的專家，至少這些事在我們眼中看來是奇奇怪怪的。這些風俗如出現在我們眼前，不僅是奇怪，而且令你感到厭惡可怕，但從文化方面着眼，人類對於殯葬的行為，通常是含有某種意義的。然而，仍然有許多情況，令人不解，使我們發現他們的埋葬方式，除了令人感到神秘之外，再也找不出適當的理由，來解釋他們為甚麼要這樣做。

例如在英格蘭有一座著名的古墓，建築得煞費匠心，然而打開以後，裡面只有一艘船，因為在古代習俗，一位戰士的首領去世後，通常將他生前喜愛的東西一同埋葬。把船葬在墳墓中的事，在北歐各處經常可以發現。但只有一件事是例外的——就是在英國的這座墓中找不到屍體。

在美國西南部，掘開印第安人的墳墓，發現墓裡除了頭顱骨外，什麼也沒有，找不到人的屍體和骸骨。在另外一些墓地裡，墳墓裡葬的是人體，但是沒有頭顱。於是發生了一個令人不解的難題，因為這兩處墓地，彼此毫無關係，只葬有頭顱那處的墓地與只葬有軀體的墓地，他們不是屬於同一族系的人。

在美國西南部考究印第安人的考古學家摩理斯夫人，曾描述許多令人更迷惑的發現。她的這一段文字的敘述，是描寫在阿利桑那州一個洞穴中發現以前美國印第安人埋葬的情形。

『現場的實況是這樣的：在一塊乾淨的草地上有一方形石櫃（墓室），石櫃的底部，安放着一成年人的兩隻前臂和雙手。骨頭用乾的帶子捆綁在一起；手心向上。我們在這裡所能發現的原來的人類，就只有這麼一點。他乾枯的手肘接觸着石櫃的壁，在隔牆的另外兩個石櫃，裡面是空的，由此可以證明，在我們發現這墓穴時，其中埋葬的一切，都是完整未動的。此外，在這裡還有埋葬的陳設品，這些東西，叫你看會感覺到荒唐可笑。因為陪伴着這雙寂寞可憐的雙手，還有兩雙編織得非常精巧的草鞋，一雙是紅色，一雙是黑色，在西南部的土壤中從來沒有發現過如此的古物。它們不是腳套，而是真正的草鞋！在這些東西的頂上，安放有三條項鍊，兩條是由鮑魚骨做成的圓圈串成的，第三條則是獨特的人工傑作。它是由十八隻白色的貝殼環組成的，每環直徑有三吋大，由一頭箍串結在一起，各環互相重疊。這些飾物的製作，確使製作者在當時費了不少苦心——因為這是一隻項鍊，而不是一隻手鐲！還有一隻大籃子，裡面盛滿了長的新月形的串珠，最後，那最可笑的便是一隻大石管。鞋子沒有穿在腳上，項鍊不戴在脖子上，烟管沒有嘴去吸——這真是超乎肉體虛無的抽象實例。』

屬於這雙手的身體却不知道那裡去了。也沒有再發現過像這種類似的埋葬情形。因此埋葬雙手的事例並不足以代表任何宗教儀式或象徵的行為。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事件——但是最先為什麼會有這種作法呢？

我們的猜測最好的說法，就是當時那些印第安人埋葬他們死去夥伴的雙手時，因為祇能找到死者的雙手，沒有屍體。

頗負盛名的考古學者西拉爾，在他寫的一本名為『第一個美國人』的書中，曾對此事作如此的推想：『一種可以說得過去的解釋，就是這人死於山崩；山塌下來，把他埋在亂石中，身體不

聯華實業公司

聯華液化工業氣
體供應全省各地

氧氣 · 氮氣 · 氬氣
氫氣 · 混合氣 · 乙炔



總公司：

台北市長安西路77號
TEL. 555981-5

五堵廠：

台北縣汐止鎮保安里保安路
84-3號

TEL. 642260

樹林供應站：

台北縣樹林鎮保安街46號
TEL.

新竹供應站：

新竹香山工業區9號
TEL. 22091

台中供應站：

台中縣烏日鄉中山路792號
TEL. 81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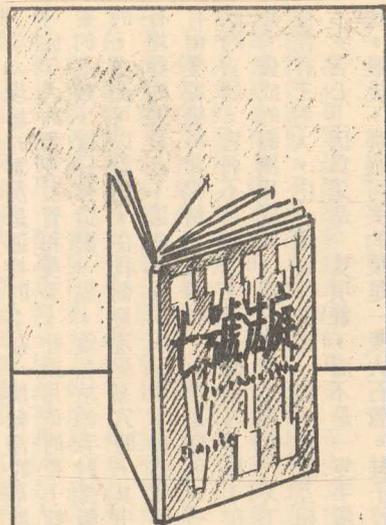
嘉義廠：

嘉義市博愛路695巷29號
TEL. 22943

高雄廠：

① 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62號
TEL. 361161.361165

② 高雄市中山三路35號
TEL. 221636



七號法庭

(中國時報譯為浩劫後)

Leon Uris原著
張時譯

定價 28 元

能移動，只有雙手從他伸直的手臂露在外面。於是乎他的同伴在無法取出他屍體情形下，只有割取雙手，代表他的身體，予以光榮的殯葬。」

當然，我們無法知道實際情形是否如此，我們也許永遠無法知道。同樣我們也無法知道，為甚麼那女孩被殺死在奎斯特，甚麼原因使那些人在摩漢若·大諾被集體屠殺，以及在阿維布理理髮師死亡的真相。不過這些暴行的證據都保留下來，幾乎都是意外災害，但却叫後世之人為此大傷腦筋，煞費苦心。(譯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份科學文摘)

維廉·舒曼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四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他的祖父於南北戰爭時由德國移居美國，不久就被徵入南軍服役。他的父親在後日也參加過美西戰爭。舒曼天性非常好動，運動成績相當優異，喜歡打棒球更勝於練習小提琴。但是他也沒有放棄小提琴，進入高中後，他的技巧已經可以在爵士樂隊中演奏，同時也在樂隊中充任歌手。暑假中，他在緬因州的一處夏令營內擔任指導員，並為營中的劇團試寫歌曲。他所完成的歌曲，有四十首之多，但只有一首獲得出版。

高中畢業後，舒曼對自己的未來，並沒肯定性的目標。他在紐約商業大學繼續求學，一面以廣告推銷員身份賺取生活費，但也並沒有放棄成爲一位流行歌曲作家的夢想。不久他在姐姐的要求之下，欣賞了一次紐約愛樂交響樂隊的演奏，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大交響樂隊的演出，使他大受感動，而成爲一生事業上的一個轉捩點。次日回校之後，樂隊的美妙聲音，始終在他腦中縈繞

128

舒曼

William Schuman

(1910 -)

維廉·舒曼

伍牧

不去，令他再也無心聽課。最後終於下定決心，要以音樂爲自己終身事業。而且迫不及待的就在馬爾金 (Malkin) 音樂學院註冊選修和聲學。父母知道他的決定以後，並沒有完全表示讚同，認爲他已將近廿歲，開始學習音樂，未免太遲。而且除非天份極高，否則學音樂很難有成就。但是舒曼並不爲父母的勸告所動，仍然堅持己見。最後雙親只好讓步，任由他自行發展。

此後數年之內，舒曼努力不懈，意圖追回失去的歲月。他認爲，如果想成爲一位正統的作曲家，最好的自立之道就是以教音樂爲職業。因此他就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範學院攻讀。同時也並沒有放棄靠流行歌曲賺錢的想法，仍然繼續寫作流行樂曲出售。但不久他就體會出，如果想在流行歌曲中揚名，就必須按照完全商業化的方式進行才能成功。而當他欣賞古典名家的作品愈多，對流行歌曲的興趣也就日益減弱，最後終於全部放棄。

師範學院畢業之後，舒曼獲得紐約莎拉·羅倫絲 (Sarah Lawrence) 女子學院的同意，前住任教。他在校中教學的成績非常好，不久更兼任了校中合唱團的指揮。他要求校方徵求美國現代作曲家的作品，也指揮合唱團演出校中學生自己的作品，和其他校外合唱團體聯合舉行音樂會，率領全團舉行旅行演唱。在舒曼的全力領導之下，莎拉·羅倫絲學院合唱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盛譽。

舒曼在莎拉·羅倫絲學院的第一年，自己本身也有幾件重大的事情。他的第一交響曲完成於一九三五年，同時也發現到作品中的錯誤，顯示他已逐漸成熟爲作曲家。暑期中，他又加入茱麗亞音樂學校，隨赫瑞斯 (Roy Harris) 學習，獲益良多。他的作品漸漸引起音樂界的注意。同時他也和普林絲小姐 (France Prince) 完婚，自廿一歲起他們之間就有了深厚的愛情。

舒曼的第二首交響曲完成於一九三七年，於紐約演奏後，大爲柯普蘭所讚賞，極力予以支持，並請求當時波士頓交響樂隊的指揮庫塞維斯基 (Serge Koussevitzky) 給予演奏的機會。庫塞維斯基對這首作品也非常欣賞，但是一般聽衆多較保守，並不一定能接受近代作曲家的作品

。他對舒曼說：「你的交響曲對我的聽衆而言，不一定會成功，但對我，它確是一首成功之作。」

一九四一年，舒曼又完成第三首交響曲，仍然由庫塞維斯基指揮波士頓交響樂隊演出，結果大爲成功，使與會的人都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過去對舒曼作品一向採取反對態度的樂評家們，對這首作品也改變了觀點，而一致表示讚揚。他們認爲舒曼的作風已完全改變。但舒曼的反應却非常冷淡，認爲他們只是因爲接觸近代音樂的機會較過去多，逐漸習慣了而已，如果在早幾年，他們仍會大加撻伐的。

美國最著名的一家音樂出版商史文默 (G. Schirmer)，最初會拒絕出版舒曼的作品，這時也自願爲他出版，而且日後舒曼所有的作品，幾乎全由史文默公司出版。同時史文默也同意按月預付舒曼一部份版稅，使他能減少教書時間，多事創作。至一九四〇年代初期，舒曼終於成爲當代作曲家中享譽最盛的一人，作品經常由各著名樂隊演奏，在歐洲他的聲望也同樣有極高評價。他所獲得的榮譽爲數也不少，曾經兩度獲得哥根漢 (Guggenheim) 獎金，國家文藝協會作曲獎，普利茲音樂獎等。

一九四五年，史文默公司邀請舒曼擔任出版部主任，這是第一次大出版商聘請作曲家主持出版部門。過去一首作品的出版與否，完全操諸於一些對近代音樂毫無認識的外行人手裡。現在情勢終於改觀，由一位本身致力於近代音樂的作曲家來決定一首作品的價值。

當舒曼於莎拉·羅倫絲學院任教時，時常和朋友們談起他對音樂教育的理論。當茱麗亞音樂學院的院長退休後，學校當局有意聘請舒曼主持。但舒曼不願按傳統方式施教，而沒有接受。最後校董會同意完全由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推展校務，舒曼始同意，並於一九四五年出任茱麗亞音樂學院院長。當時他年僅卅五歲，負責了世界上極具地位的一所音樂學府，而且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重新建立音樂教育的方式。

他和韓森在廿年前出主伊斯曼音樂學校的情形相似，也是以美國作曲家的地位爲出發點。他聘請年青的作曲家擔任教職，使學生瞭解現代音樂的風格，以及近代作曲家們所走的路綫。他使茱麗亞學院的樂隊，演奏近代作品，歌劇系演出現代歌劇。茱麗亞音樂學院，在舒曼的領導之下，走上了廿世紀音樂的路綫。

此外，舒曼也非常注重學生對音樂知識在橫的方向的發展，而不主張學生只專精某一種樂器。他認爲有關音樂的各門學識，如樂理、和聲、對位法、聽音訓練、視唱、配器、作曲、以及音樂史等，都不應當各別教授，而必須相互關聯，使學生對於音樂藝術能有一個整體的觀念。他要求學生欣賞，並且演奏各種不同的音樂，熟悉每一個時代中的偉大作品。在這種學習方式之下，才能逐漸瞭解不同歷史時代中的不同音樂，而不致於將十九世紀的音樂標準用到廿世紀的音樂之中，而能夠按照各種音樂的不同優點，各別予以判斷。

茱麗亞音樂學院的學生，大部份是鋼琴家、小提琴家、及歌唱家，他們的希望是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演奏會，然後揚名天下。實際上能達到這種希望的，爲數極少。在舒曼的主持之下，學校轉向了更實際、更重要的目標；以訓練多方面的音樂家爲主，使他們日後能在自己的社團中擔任更富建設性的職務，如教授音樂、領導合唱團或樂隊、組織各種音樂活動等。

舒曼是一位非常活動的人，對於如何推行一件任務，也頗具專長。除了擔任繁忙的校長職務之外，也仍然有充份的精力從事作曲。每天清早在去學校以前，必要空出兩個小時作曲，晚上返家之後，仍然還要再安排一段時間工作。週末、假日、以及暑假，更要充份利用，從事他的創作。

舒曼的音樂，充份反映出他的個性，活潑、樂觀、富精力而且果斷。結構宏大，也是他的作品特點之一，他曾說過：「如果我的音樂最後證明是失敗，我也希望它是一個巨大的失敗，而不是小小的無聊結局。他的作品非常富有旋律，以及完全美國式的節奏，顯示出他所受爵士樂的影

響。他對於大型器樂作品，如交響曲、協奏曲、弦樂四重奏等，極為擅長。他的管弦樂作品，非常嘹亮而活潑，常將各種樂器應用到極限，以獲致他所期望的效果。他非常喜歡利用柔和與響亮的強烈對比；低音域與高音域，弦樂與銅管的互相對立。這種對照，也更增強了音樂的活潑性。

舒曼雖然並沒有直接採用美國民謠，但他的音樂也仍然純是美國風格。由於他生長於紐約，所以對牧童以及廣大的草原並不感興趣。他的美國風格，是來自音樂中的活潑、熱情、清新、以及躍動性。他已完成的首九首交響曲，都有這種成份，其中以第三交響曲最為著名。除此之外，他的大型作品尚有一九四二年完成的鋼琴與小型樂隊協奏曲，一九四七年完成的小提琴協奏曲，一九五〇年的第四首弦樂四重奏等。早年完成的「美國節日序曲」(American Festival Overture)，也是一非常受歡迎的作品，描繪紐約街頭，兒童們聚集嬉戲的情形，是舒曼作品中美國風格的最佳代表。

當他在莎拉·羅倫絲學校任教時，曾經領導過合唱團，因此他也有不少合唱作品。這些合唱曲非常適合於學校、社團等演唱。他的目的是藉此而使更多的人能接觸到現代音樂。這些作品包括有一九三九年的「合唱序奏」(Prologue for Chorus)，一九四〇年的「我們的時代」(This is Our Time)，一九四二年的「自由之歌」(A Free Song)，及「假日之歌」(Holiday Song)等。

舒曼對於節奏的敏銳感觸，使他能寫出非常出色的芭蕾舞音樂。「逆流」(Undertow)是他的第一部芭蕾舞作品，一九四五年於大部會歌劇院演出，極為成功。此後又為美國名舞蹈家葛拉罕 (Martha Graham) 寫了兩部芭蕾舞。「夜之旅」(Night Journey) 完成於一九四七年，「裘蒂絲」(Judith) 完成於一九四九年。舒曼對於美國歌劇也有很大興趣，以自己對棒球喜愛的題材，寫了一部獨幕歌劇「棒球王」(The Mighty Casey)，成為一部純然美國風味的歌劇。

一九五五年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邀請舒曼為聯合國寫一首作品，他以一首管弦樂曲「信念」(Credendum: Article of Faith) 應命。一九六一年舒曼又獲了一個新的榮譽，被聘出任紐約林肯藝術中心的主任，使他的藝術才華能在林肯中心得到更大的發展，同時對美國的藝術生活也形成重大的影響。

舒曼的成功，是對他自己的工作從不妥協，由於他能完全忠於自己的理想，所以能夠充份以美國的風格表達出自己的個性。不論是以作曲家或是教育家的身份，都是以這種信念為出發點。而且在這兩方面，他對美國的音樂生活，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主要作品：芭蕾舞三部，交響曲九首，管弦樂曲三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鋼琴協奏曲一首，歌劇一部，合唱曲四首，室內樂三首，其它作品等。

唱片介紹：死亡頌歌 Smith 合唱團 Everest 3129。

齊士特序曲 Stith, 康乃爾大學樂隊 Cornell University 10。

小提琴協奏曲 Zukofsky, Thomas, 波士頓交響樂隊 DGG 2530103。

新英格蘭三景 Hanson, 伊曼曼管弦樂隊 Mercury 90379。

戰時祈禱 Nester, Louisville 樂隊 Louisville S-721。

歐菲奧之歌 Rose, Szell, 克利夫蘭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638。

第三交響曲，弦樂交響曲 Bernstein 紐約愛樂交響樂隊 Columbia

MS-7442。

第四交響曲 Nester, Louisville 樂隊 Louisville S-692。

第七交響曲 Abravanel, Utah 交響樂隊 Turnabout 34447。

第九交響曲 Ormandy 費城交響樂隊 RCA LSC-3212。
美國變奏曲 Gould, 文加哥交響樂隊 RCA LSC-2893。

129 曼諾蒂

Gian-Carlo Menotti
(1911-)



一九一一年七月七日，曼諾蒂誕生於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小城卡地拉諾（Cadegliano）中，背山面湖，風景優美。家中共有兄弟姐妹十人，曼諾蒂是第九個孩子。祖父是小城的市長，家庭非但地位顯赫，而且也相當豪富，父親在南美洲經營進出口業，收入亦豐。

曼諾蒂自幼就在音樂環境中長大，哥哥姐姐們，經常是在唱歌，或是彈弄樂器，晚上常聚在一起演奏室內樂。母親教他啓蒙音樂知識，四歲時就寫了一首歌曲，六歲時決心要一生從事作曲。三年後他收到一份非常奇妙的禮物；一套木偶戲道具，引起他對戲劇發生極大的興趣。自此，他的興趣就轉向了歌劇，十一歲時完成歌劇「小丑之死」（La Morte di Pierrot）。他對這首作品的描述是：「劇中的每個角色都不停的唱、作，然後在最後一幕全部死光。」

一九二五年，曼諾蒂全家移居米蘭，他也以十四歲的年齡進入米蘭音樂學院。他在校中並不功，自恃具有神童的天份，對於功課全不注意。作曲在他是輕而易舉的事，鋼琴也彈得很好。而且相貌英俊，不久就成爲米蘭上流社會中的寵兒，他自己也非常喜歡社交，因此消耗在實際上的時間遠超過用於音樂。他的母親對於這種情形非常注意，深恐長此以往會影響到他的音樂天才。正在此時，曼諾蒂的父親不幸去世，所經營的生意發生問題。母親決定親自到南美洲去整頓未完的業務，她認爲如果將曼諾蒂帶到國外，沒有人去打擾他，也許學習的情形會有所改善。因此就帶他一同出國，而將曼諾蒂送往美國去深造。

十七歲的曼諾蒂，進入了美國費城考蒂斯音樂學校，對英語一竅不通。在校中除意大利籍的作曲教授之外，他不認識任何人。音樂界的習慣都是美國學生到歐洲去求深造，而曼諾蒂則背其道而行。他的第一個目標是換穿美國式服裝，其次就是學習英語，爲了進步快，每一星期要看四場電影。母親的想法完全正確，一旦離開了米蘭的社交圈，他在新環境中變爲害羞而又孤獨，只有專心一意的關注自己的功課了。這時他也瞭解到在米蘭浪費掉太多時間，因此加倍的努力。而且考蒂斯音樂學校的教授們，也並不把他當作神童，相反的，對他更爲苛求，爲他打下深厚的音樂基礎。

不久曼諾蒂在校中有了位新朋友巴巴伯（Samuel Barber），兩位年青的音樂家立即變成爲知己。假期中一同到西齊斯特巴伯的家中渡過，使曼諾蒂能領略到美國的家庭生活，暑假巴巴伯也隨曼諾蒂到意大利家中小住。

廿二歲時，曼諾蒂寫出他的第一部成功歌劇「阿美麗亞參加舞會」（Amelia Goes to the Ball），這是一部輕鬆的獨幕喜劇，劇本也是出於自作。由於他對於自己的英文並無信心，所以只好先寫成意大利文，然後再譯爲英文。一九三七年春，這部歌劇在考蒂斯音樂學校中首度演出，使每一位參加觀賞的人都大爲發矇。不久紐約大部會歌劇院也演出了這部歌劇，使曼諾蒂的大名不脛而走，成爲一位最有前途的年青作曲家。大部會歌劇院的演出極爲成功，華盛頓的意

大利大使館通知他，莫索里尼的文化部長願將他列名榮譽法西斯黨員。但曼諾蒂拒絕了這項榮譽，他深知一旦成爲法西斯黨員之後，就將危害到他的歌劇在意大利的成功。「阿美麗亞參加舞會」第二年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中演出，而非在羅馬。當曼諾蒂詢及羅馬歌劇院的經理人何以不在羅馬演出，回答是因爲他不是法西斯黨員。

一九三九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邀請曼諾蒂寫一部新歌劇。他完成了「老處女與賊」(The old Maid and the Thief)，這部新作較前一部歌劇更爲成功。這次他直接用英文寫出歌辭，不再依靠意大利文，自此開始，他就完全以英文直接寫作劇本、歌辭。

二次大戰之後，曼諾蒂和巴伯共同在紐約附近的吉士可 (Mount Kisco) 買下一幢房屋，二人各居一隅，從事他們的作曲工作。曼諾蒂的許多成名作品，都是在這裡所完成。曼諾蒂在羅馬附近的一座小城斯波里托 (Spoleto) 組織了一個美意音樂節，每年夏季由美國及意大利的音樂家演奏兩國的作品。使美、意的年青音樂家們，能對彼此的音樂，獲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作曲方面，曼諾蒂對歌劇最爲擅長，作品非常富有戲劇性。他也是自華格納之後，第二位能够自己編寫劇本、歌辭的作曲家。他的歌劇，音樂與劇情能有非常密切的配合，二者已到了難以分割的地步。因此，將自己的歌劇也稱之爲「音樂劇」、或「音樂戲劇」。由於英語是他在成年之後方始學習的第二國語言，他對英語的發音另有自己的獨特感受，所以他對劇中宣敘調的處理，也就獨具特色，能使發音非常自然而且動人。在旋律方面，他體內的意大利血液使他能寫出非常美麗感人的旋律。

曼諾蒂最有力的一部歌劇是「女巫」(The Medium)，一九四六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首度公演。一九五〇年他以「領事」(The Consul) 一劇獲得普利茲獎。一九五一年完成「阿瑪與夜訪者」(Amahl and the Night Visitors)。一九五四年完成「布里克街的聖徒」(The Saint of Bleeker Street)，使他二度獲得普利茲獎。一九五八年夏「瑪麗亞·葛

羅汶」(Maria Golovin) 於布魯塞爾的世界博覽會中正式演出。成爲國際知名的現代作曲家。

X X X
主要作品：歌劇十部，芭蕾二部，交響詩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鋼琴協奏曲一首。

X X X
唱片介紹：阿瑪與夜訪者 King, Yaghjian, McCollum, Patterson, Grossman
RCA LSC-2762。

鋼琴協奏曲 Wild, Mester Vanguard 2094。

女巫 Resnik, Blegen, Derr, Patrick, Carrison, Mester, 華盛頓歌劇團 Columbia MS-7387。

老處女與賊 Blegen, Baker, Reynolds, Reardon, Mester,
Mercury 90521。

薩巴斯汀 Serebrier 倫敦交響樂隊 Desto 6432。

樂壇偉人

年樂的事先譯出集
近世界擊軼枚心已二
為來壇蹟伍精現第
偉、先述第

每冊定價

新台幣
20元



高樓 浩劫

比升之譯

整座大廈從街道底層算起至最高的「塔室」為止，共有一百二十五層，巍然聳立，乾淨清爽，閃爍發光。在「塔室」上面，無線電天然的尖塔筆直插入天際。跟附近「世界貿易中心」那兩棟學生的龐然大物比起來，這座大廈顯得較為修長，是一種美的結合，細緻而優雅。

它一層層地疊上去，使大家嘆為觀止。隨著這棟建築的逐漸升高，綿延數哩長的電線、水管、電纜、容納暖氣和通風設備的管路，以及空氣調節的輸送管，全部匯合至一處——而由中央系統管理，用以控制大廈內的環境。

最上面十層，尚存留著傍晚落日的餘熱，是否因此而稍為暖有一點呢？且多加一點冷氣吧。而底部這十層在薄暮中，是否比較容易轉涼？減少它們的冷氣流量吧，必要的話，也該把暖氣送進去了。

大廈位於鬧區，是人們以腦力擬想構思，花力氣建築出來的，而跟它有關係的人，都免不了要受其影響。這似乎是一種「反饋作用」。人們運用雙手和頭腦所創造的東西，到最後似乎變成了自己身體的一部份。

大廈的開幕典禮，離現在祇有幾個小時，而參加此一大廈設計和建築的幾千個人，都將永遠記著這一天。

×

×

×

×

早上十點半

大廈的總工程師納特·威爾森，從他家裡走過卅條橫街，來到「世界高塔大廈」。他口袋裡帶了幾份修改大廈設計的授權單，上面全有他的簽名——但是，他實際上並沒有簽過這些東西。

這些修改都和電氣有關，幾個鐘頭之前，他剛剛拿它們和原來的設計對照比較過，但仍找不出答案來。唯一可確定的是他確實不會簽過這些單子。但這是誰幹的呢？為什麼？

走路，使他的怒氣稍稍減低了，心理上的壓力也隨之放鬆不少。走路對他常有這種好處。「我想，有很多人大概是爲了這個原因，才去打高爾夫球，」有一次，他這樣對他的妻子姬實說：「這可使他們暫時忘掉一些煩人的問題。我以走路代替打高爾夫球，並不是我反對打球，而祇是因爲我從小就從事別的活動：釣魚、打獵、爬山。」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心中那種與此地格格不入的感覺，依然很強烈。「很簡單樸素的一種生活，」他說：「妳所享受過的東西，我全沒有。不會坐遊艇出海航行，不打高爾夫球，不打網球。」

姬實說：「也許那些東西以前對我十分重要，但現在可不同了。我嫁給你，是爲了別的原因，也許是因爲我厭倦了那些老套，」她突然展露出笑容：「也許是因爲我認爲你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男人。」

不錯；在結婚將近三年後的今天，這仍然是一句老實話。

納特很沉着地往前走，偶爾停下來讓車子通過。他不喜歡這個城市，但誠如他們所說的，這是個奮鬥的好地方，對於這一點，他不反對。

他爲班·卡德威工作，他的設計經常爲人們稱許爲天才作品。在那人手下工作了七年，總算略有收穫。

哦，總有一天納特要離開這城市的；那個念頭根深蒂固，永不更改。回到廣大的西部去，他屬於那兒。而當那個時刻來臨時，他懷疑姬實是否會跟他走。很難說，想起來更傷腦筋。

「高塔大廈」廣場，站著幾個警察。在一個暴亂事件隨時可聞的城市裡，像「高塔大廈」開幕典禮這一類的事情，往往需要警察幫助。

大門口，有兩位巡邏警察站崗，其中之一看看納特，禮貌地笑笑。「先生，有何貴幹？」納特取出工作時所配帶的胸章。「建築師，」他說：「卡德威建築公司，我來看看。」

那位警察立刻不笑了。「有什麼不對嗎？」他打量著納特的臉色。

「祇是事前的最後一次檢查，」納特說

「就在那時候，我開始感到懷疑，巡邏警員巴內斯後來作證說：「不過，也祇是一種懷疑而已。我當時想到，也許不該讓稍早之前來的那位提著工具箱的人進去。但他看起來像個老實的工人，而且對此地的工作也似乎很熟悉，所以我就讓他進去了。當時，我實在應該仔細盤問才對。」

這時，警員巴內斯說道：「如果有什麼問題，威爾森先生，我們……」

納特搖搖頭，向大廈裡面走了進去。

一進到大廈的前廳，納特有點躊躇。他沒有特定的目標。在過去五年裡，幾乎每一個工作天，他都在這棟大樓裡工作；而現在他之所以到此地來，却完全是一種衝動。就好像有人告訴你馬丟了，而你方才慌慌張張地跑到空馬廐去一樣。

其實，他到這兒來也幹不了什麼事，除非——如果需要的话——由工人把牆壁和電線拆開，否則，他根本不知道裡面究竟改變了多少。

他沿著空無一人的前廳，走向成排的電梯。到了電梯裡面，他遲疑地撫摸著電鈕，靜靜站著不動。

他聽到了鋼索轉動的聲音，很微弱。似乎是另一架電梯正在快速地上昇或下降。

電梯的門自動關了起來，他站了幾分鐘，注意聆聽。鋼索的旋轉聲繼續在大廈中央柔和地回響著，然後停止了，接著是一片寂靜。

他告訴自己：你現在祇能猜了；不曉得對方是誰，在那一層樓？這兒一共有一百廿五層呢。怎麼搞的你未免太大驚小怪，算了把。

他按了電鈕，電梯開始平穩地往上昇。

他在八樓離開電梯，走向大廈五個電氣輸出口中的一個。

這是其中之一，另外在地下室、四十五樓、八十五樓、以及一百廿三樓也各有一個，其電纜粗得像一個人的大腿，筆直延伸上去。

大廈的電力來自附近的愛迪生變電所，電壓高達一萬四千伏特——比普通電流高出太多了。大廈裡那那鳥巢式的變壓器，則把如此高的電壓轉變成通常的使用標準。如果沒有電力，則這棟大廈就等於癱瘓了。

納特開著電梯，一樓樓地去——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找些什麼——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看。而一想到這棟大廈——他的大廈——也許已經有了毛病，他不覺十分心痛。同時，跟這個念頭相對的，就是另一輛電梯的嗡嗡聲——在那兒？為什麼？

對於約翰·康納斯來說，乘坐寂靜無聲的電梯，是一件有趣的事，甚至可說其樂無窮；構造精巧的機器，總是令他著迷。

在以前那些工作天裡，他對這棟大廈白天那種喧鬧的情形十分熟悉，但却想不到它現在顯得如此空虛，到處充滿回音，祇有他自己和這棟彷彿有生命有呼吸的建築物。從電梯窗子望出去——整個世界在他腳下——祇看得見一大片天空，一想到他祇有一個機會——唯一的一個機會——去完成他必須完成的工作，他真想跪下來祈禱。

他忽然想起以前所聽過的一句話：「幾位意志堅定的人物創造了歷史上的大事。」他很喜欢這句話。意志堅定的人物，也就是英雄，例如劫機，例如震撼整個奧林匹克村。那時他們就要聽你的了。

他帶著工具箱踏上走廊，駕駛電梯，一路上，他覺得自己威風凜凜，氣派十足。

他已經很久不會有這種感覺了。事實上，早在他妻子逝世之前，就已如此。而她的死，現在仍令他感覺憤怒、痛心。

她是個糖尿病患者，有一次外出購物，事前忘了注射胰島素。當她昏倒街上，沒人前去幫忙，也沒有人注意到她手上的手鐲（可以證明她是糖尿病患者），却祇看到她身上的針孔痕跡，而將她當作煙毒犯一般地拋上警車。

第二天早上，她死了。

那時候，約翰·康納斯深深嚐到了孤獨無助的痛苦感覺；不過，他不會再有這種感覺了。從今天起，他們將永遠記著他。

當然，電力是此地的動力來源。開幕酒會將在最頂層的「塔室」裡舉行，他打算先破壞供給上面幾層樓電力的電氣措施，使「塔室」與外面隔絕。

他工具箱裡有一根十八吋長的木棒，以及一些偷來的塑膠炸藥。他想，有了這些東西，大概可以發動一場相當可觀的紛亂局面，讓所有的火花飛上半邊天，比美七月四日的國慶烟火。

但對這件事想得越多，他越對自己疑惑，為什麼他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最上面幾層樓呢？為什麼不直接去破壞設在大廈地下室的總電力設施呢？真耐人尋味。

他應該儘量避免讓別人看到，這很容易。但為了預防萬一，他必須預作準備。

他打開工具箱取出木棍，拿在手裡試了一試，這是一把好武器，必要時，他將毫不遲疑地使用。

x

x

x

x

納特離開大廈之後，就開始尋找幾個也許能給他答案的人。自從他打開那個信封，看到裡面的「電氣變更授權書」，他心中祇有一個問題，現在他希望獲得某些答案。

首先，他去找電力工程師。那人專心看完了那些單子，然後將他們甩到桌上，彷彿那是一些極可怕的東西。

他望著納特，顯然十分生氣。「這是你的主意？誰給你這項權力？」

「我今天早上第一次看到這些東西。」

「但，上面有你的簽名呀。」

納特搖搖頭：「是我的名字，但却是別人簽的。」

那位工程師用手指敲敲手指頭。「這些改變是否已經完成了？」

「我們必須檢查一下，方才知道，我希望你給我開一張單子，從那個地方開始看起？」

「全部都要看，即使是爲了一根有問題的電線，你也必須把整個大廈拆開來。」

「好。不過，我們應該先看那個地方呢？第三次？你是專家，給我們按照其重要性開一張單子，我要麥格羅的人好看。」

電氣工程師猛然坐了下來。「伯特·麥格羅？」他說：「伯特跟這件事情不會有關係。」他

搖搖頭：「不可能，你如果妄想對麥格羅的工程偷工減料，拿回扣；賄賂監工人員——那你是自尋死路。」

特也坐了下來：「這我聽說過。」

除了建築高速公路之外，「電氣工程師現在較爲平靜了，他說：「大廈工程可能最容易偷工減料。」他搖搖頭：「就我所知，那些傢伙祇對麥格羅的工程動過一次歪念頭，以後就再也不敢了。」

他笑笑，那是一種苦笑。

納特在心裡想道：「原來他是個誠實的人，把工作視爲神聖。憑著他的話，你大可把麥格羅列出懷疑的行列。」

「你以前可會跟保羅·西蒙斯一起工作過？」納特問道。

「自從他娶了麥格羅的女兒之後，我們就會經一起工作過，麥格羅一直大力支持他。」工程師若有所思地看著那些變更單。「你懷疑這件事是他幹的？是他把你的名字簽在這上面？」他緩緩地搖著頭：「這真叫人想不通。遲早這件事是要傳出去的，那時大家都要問：那個人獲利最大？電氣承包商是最可能的人選，他偷工減料，錢全到他口袋裡去了。但這太明顯太容易了，而且，他又何必幹這種事？他的事業正蒸蒸日上，伯特·麥格羅又是他老丈人，且是著名學府畢業的，何處賺不到錢？怎會跟這種事扯上關係？」

「那麼，」納特的笑容却是一本正經的，他說：「所有的人都很清白——而祇有我的名字簽在上面。丹尼，能否請你把那張單子開給我，不管我們以後要花多少時間多少精力，該急的事還是先辦。」

X

X

X

X

中午十二點半

伯特·麥格羅在他的三層辦公室裡，從窗子望出去可看到無數的高樓大廈，而他經手過其中許多的工程。平常，他十分喜歡這幅景象。但現在可難說了，因爲聳立在半空中的正是「世界高塔大廈」，而納特的老板剛剛把工程變更授權單的複印本讓他看過。

「怎麼樣？」麥格羅問道：「祇不過是幾張紙，而且還不是正本。」

「你在逃避現實，伯特，」班·卡德威說：「這不像你以往的作風，這些複印本絕對真確。」

有人當着你的面偷工減料——是的，我承認，我也是受騙者之一。」

「這是納特·威爾森的名字，」麥格羅說：「那個笨蛋真的簽了這些東西？」

「他說他沒簽過那些東西，而按照常理來判斷，他說的是實話。」卡德威說：「他從這裡面能得到什麼利益呢？他犯不著多事，自作主張。」

麥格羅走向他的椅子，重重地坐下來。

「好吧，」他說：「根據這些資料來判斷，是有人對大廈動了手脚，那要惹起許多麻煩的。」

「也要花費很多工夫和時間，」卡德威說：「必須把牆壁拆開，檢查所有的線路。」他搖搖頭。

「該做的，就必須做，」麥格羅果斷地說：「但是，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你知道了，一定很不高興，」卡德威說：「偷工減料的全是電氣設備。」

「怎麼？」

「就我所知，」卡德威說：「這些改購可省下不少電氣材料，同時也把線路簡化了。」他停了一下。「你認為如何？」

對方毫不遲疑。「有人想撈一筆，」麥格羅說：「保羅·西蒙斯——你指的就是他，是不是？麥了我家蓓蒂的那個人？」

「我跟你說過，我祇是隨便猜猜而已。」

「不錯。」

「而且，」卡德威說：「我還跟你說過，你聽了會很不高興。」

「是的，」麥格羅很平靜地說道：「我很不高興。」他默默地審視自己的雙手。「班，我們會查個水落石出的，」他說：「如果我必須用這雙手把那個人逮出來，將他的骨頭打斷，我一定

會那樣作，我向你保證。」

卡德威走後，麥格羅在他的椅子上，靜靜坐了很久。他一向為保羅——他的女婿——感到驕傲。西蒙斯就是人們慣稱的那種紳士——哈佛、耶魯那一類，不像麥格羅自小就在貧民區中奮鬥，而蓓蒂正好也配得上保羅，這更值得驕傲了。

麥格羅告訴自己，現在，你却不得不拿起電話，大罵自己的女婿，說他是騙子，是賊。想起來真是難過。

這時，桌上的電話鈴響了。「西蒙斯夫人打電話來，」他的秘書說。

蓓蒂不可能知道這件事，麥格羅這樣告訴自己。「嗨，親愛的，」麥格羅向著電話說道。

「您請我吃午飯好嗎？爹地。」蓓蒂的聲音就像她本人一樣，年輕、嬌嫩、熱誠。「我現在中央車站，保羅忙著跟人接洽生意，分不開身。」

「所以，妳最後才想到我這個老頭子，是嗎？」麥格羅說。聽到她的聲音，減輕了他心中不少的痛苦。

「哦，我最喜歡您了，」蓓蒂說：「您知道的，如果不是為了媽媽的緣故，我自己都會嫁給您。」

「好吧，親愛的，」麥格羅說：「我還有兩通電話要打。」至少，有一通。「妳先到馬丁飯店訂一張桌子，我稍後就來。」

「我會叫杯酒等著。」

麥格羅掛上電話，按鈴告訴秘書。「蘿拉，幫我接保羅·西蒙斯。」

他耐心地等待著。

秘書很快從對講機中向他報告：「西蒙斯先生的電話正在講話中，我待會兒再打？」

「不用了，」麥格羅說：「告訴他的秘書，叫他兩點整來這兒見我。」

保羅·西蒙斯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裡，正對著電話說道：「我已經訂好一張桌子，而且告訴蓓蒂我要跟人談生意，所以我認為妳該陪我吃午飯。」

「你真的這樣想？」她的名字是姬寶·威爾森；「我正在等納特打電話來，不過，我想他大概忙著高塔大廈的開幕典禮，分不開身。」她停頓了一下：「你怎麼不跟他一樣忙？」

「我可不像別的人那樣——例如，妳那位親愛的丈夫——像是跟工作結了婚似的。」西蒙斯停了一下：「午餐，我親愛的。喝完第一杯酒，我要告訴妳我多麼愛妳。第二杯酒，我將詳細向妳解釋。」

「聽來真叫人心動。」

姬寶在一家雜誌社工作，她的桌上堆滿了稿件，另外就是她預備當作午餐的一杯咖啡和三明治，自然那是一點吸引力也沒有。

「好吧，算你說動了我，」她說：「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真好笑，她甚至不再想到納特。

×

×

×

×

下午一點零五分

姬寶到達的時候，保羅·西蒙斯早已在餐館後面的一個小卡座上坐好等待。她向他走過去，面帶微笑，短裙，漂亮的大腿，長髮閃爍發光，他站起來。

她優美地滑進座位。「我不該來的，」她說著，用雙手把長長的頭髮往後拂掠：「有很多事要辦。」

「那我更感覺榮幸了。」保羅叫了酒，然後往後一靠，向著姬寶微笑。「我什麼時候見妳

？

「現在不就是嗎？」

「並不是這種方式，我是否該解釋得更清楚一點？」

「你這人真不滿足。」

「但妳喜歡。」

她的微笑顯得神秘，深不可測。她說：「我可真是說對了。」

「有時候，我真懷疑自己是屬於那一類型的。」

他要出來的時候，他的秘書把麥格羅的話轉達給他，現在，他問姬寶：「妳沒見過我的岳父大人吧？」

「納特曾經提過他。」

西蒙斯把杯子放下來，他慢慢地點點頭，然後抬起頭來：「納特一定會提起他，他們個性十分相似。伯特是位粗魯的愛爾蘭人，動不動就以拳頭相向——」

「納特可不一樣，納特像隻綿羊，有時候太過和善了。」姬寶皺皺眉頭。

「今天我倆都有點兒敏感，是不是？」

「他是我丈夫。」

「妳當然很瞭解他了。」西蒙斯點點頭。「好吧，」他說：「我們且回過頭來再談談我那位可敬的老丈人，伯特·麥格羅。」

姬寶有很敏銳的觀察力。「你怕他，是嗎？」

他一面啜飲著他的馬丁尼，一面考慮著這個問題，最後說道：「是的，伯特是個街頭鬥士，他做起事來十分堅強，而且因為他比大部份的人都堅強，所以他的事業相當順利。」

姬寶很有興趣地打量著他。「你不順利？」

他聳聳肩，現在穩健多了。「我是一路上坎坷不平。」他的笑容顯得虛弱無力。

他在心裡想過，從某一方面來說，他就像是——一直就是——一條變色蜥蜴，能適應各種環境。他有頭腦，有機械能力——各種條件都不錯。但是，他的資產表似乎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這成了他唯一的致命傷。

「你認為納特怎樣？」姬實說。

「我認為他的個性跟伯特·麥格羅一樣。」

姬實搖搖頭：「你錯了，我跟你說過，他像隻綿羊，我真希望他不是。」因為如果他不是像隻綿羊，她在心裡想過，那麼我就會跟你、或是別人，胡來了。所以，從某一方面來說，這反倒是納特的錯。自我安慰的想法。

「親愛的，」保羅說：「我告訴妳，不要逼他太甚。現在我們點菜吧，我餓壞了。」

蓓蒂佔了一張兩人座位的桌子，這時，伯特·麥格羅走了進來。

「您看來很憔悴，麥格羅，」她說。

「也許，不過看到你，我覺得好多了。」這是實話。蓓蒂跟她母親相隔一代，但這兩位女人却有一股相同的魅力，永遠令他著迷——安祥、寧靜、穩重，不受他的火爆脾氣影響。

有她在，他大可放鬆一點。

蓓蒂也笑了。「您太累了。他們要您負責太多的大工程，不過恐怕再也沒有比世界高塔大廈更大的了。」

「這些話是妳媽教的？」

「用不著她教我，」蓓蒂說：「我自己也看得出來，您需要好好休息一陣子。帶媽媽一起去旅行吧，您不是常常說要到愛爾蘭去嗎？」她停了一下：「已經這麼久了，您為什麼光說不去呢

？爹地。」

「一直找不出時間呀，」他說，但却馬上搖搖頭：「不，這不是原因，我把真話告訴妳吧，親愛的。因為愛爾蘭對我來說不祇是一個普通的地方而已，而是一個夢想，我恐怕如果我真去看了，恐怕就會破壞了這個夢想。」

蓓蒂愛憐地微笑著：「我相信您說的是真的，」她說：「但有一點我不相信。您，害怕？」她搖搖頭：「我不相信。」

「我害怕的事情很多，親愛的，」麥格羅說：「自從妳出生，我在醫院窗口第一次看到你之後，我就害怕，害怕有一天妳會離我遠遠的，就像妳現在這樣子——」

「我並沒有離開您呀，爹地。」

「從某一方面來說，妳早已離開我很遠。我不知道母親對結婚的兒子，是怎樣的一種心情。但我絕對瞭解一個做父親的，對他的女兒是抱何種感情。」他勉強裝出笑容：「他總覺得，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也配不上她。」

「您認為保羅是世界上最上的男人？」

問題迎面而來，麥格羅，你怎麼回答呢？他沉默了很久。

蓓蒂說：「爹地，怎麼了？」

麥格羅緩緩答道：「我不知道，親愛的。事情可能跟世界高塔大廈有關。」

「那一類的事情呢？」身為營造商的女兒，電氣承包商的妻子，她很快回答了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偷工減料？保羅？但這怎麼可能？」——她停頓了一會兒，很平靜地說：「他可能這麼做，是不是？這類事情我聽您說過太多了：拿回扣、開假發票——」這些字眼，她不需思索，即脫口而出。「是不是？」

「親愛的，我還不敢確定，而除非我握有確實的證據，否則我不願說人壞話。」

他舉手召喚侍者，却又停了下來。「妳剛剛說什麼？」

「爹地，我要跟保羅分手，我早就有這個打算。但如果他目前有麻煩——那麼，現在離開他並不適宜，是不是？」

「我不明白，親愛的，我不明白妳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麥格羅有點遲疑：「妳願告訴我嗎？」

「很普通的一個原因，」蓓蒂說：「或者，現代的人已不看重它。也許對大部份的人來說，跟別人的妻子胡來算不得什麼，但我可不能忍受。」

麥格羅靜靜坐著不動，勉強壓抑著心中的怒火，最後，他說：「親愛的，我也不能忍受，妳媽也是一樣。」

「我知道，」蓓蒂柔和地微笑着：「你們教導我的，是老式的道德標準，我很欣慰。」

麥格羅說：「妳可知道對方是誰？」

「姬寶·威爾森。」

「納特知道嗎？」

「我還沒問他。」

一陣沉默。

蓓蒂拿起菜單。她裝出笑容，但她的眼睛很亮，太亮了，眼淚隱隱可見。「哦，怎麼回事？」

她說：「我不能哭呀！」

下午二點整

X

X

X

X

伯特·麥格羅已經吃完午餐回到辦公室，保羅·西蒙斯坐在一張訪客皮沙發椅上，顯得相當不自在。

「中午我跟蓓蒂吃午餐，」麥格羅說，一面控制著自己。

「我太忙了，無法陪她，」保羅說。他發揮了變色蜥蜴的本能，順水推舟：「生意談得還算不錯。」

「現在呢？」老人把裝著工程變更授權單的信封不慌不忙地拿起來，準確地將它拋到保羅膝上。「好好瞧一瞧，」麥格羅說。

在這間大辦公室裡，祇有保羅翻動紙張的輕微響聲，打破了沉寂。最後，保羅說道：「怎麼了？」

「你祇會這樣說嗎？」

「難道我還該說些別的？我不明白。」

「這些變更工程是你做的？」

「當然了。」

「當然？爲什麼？」老人提高了聲音。

保羅抓抓眉毛。「大部份時間，如果有人說：『這兒要改。』那我一定要他說出原因來。但如果是班·卡德威或是他的大徒弟納特·威爾森這樣告訴我，那我祇能拍拍額頭說：『是的，是的，先生。』然後按照他們的意思更改。」

「那麼，」麥格羅說：「就我所知，這些變更工程可令你省下一大筆錢，因此祇要有人把這些單子送到你手上，你就毫無異議地讓它們通過，是不是？」

保羅拿著那些紙頭拍拍膝蓋。「如果我遵照他們方法來省錢，那又有什麼關係？他們是專家呀！」

麥格羅慢慢地說道：「納特·威爾森說，他並沒有提出這些變更計劃。」
保羅的臉色悚然一驚，但他祇是淡淡說道：「我明白了。」

「你又明白什麼了？你跟這人的妻子胡來——」
「蓓蒂告訴你的？」

麥格羅坐著不說話，打量他女婿臉上的神情。

「好吧，」保羅最後說道：「就是這樣子。」他攤開雙手，你不瞭解——」

「我無法瞭解，也無法原諒。」麥格羅忍不住發起火來：「我是個老派的工人階級傻子；你年輕、聰明，受過良好教育，出身名門——但在我眼中却是一文不值。」

西蒙斯坐著不說話，他想站起來，走出去，却又不敢。誠如他告訴姬實的，坐在桌子後面的那個老人，是個叫人望而生畏的老人，能令你隨時吃不了兜著走。

西蒙斯深深吸了一口氣。「納特·威爾森是個陰險的人，」他說：「他對我有所懷恨。」

麥格羅皺皺眉頭。「爲什麼？」然後：「因爲你跟他妻子胡來？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西蒙斯點點頭。

「我不相信，」麥格羅說：「我對那人十分瞭解，如果他知道你在背後幹的好事，他一定找你算帳，打落你幾顆門牙，他——」

「他跟蓓蒂也是不清不白，」保羅說。

麥格羅張開嘴，却發不出聲音。他臉上立刻失去顏色，呼吸急促，幾乎喘不過氣來。他的眼球突出，伸手想做手勢而不能，猛然深深跌坐在他的椅子上。

保羅很快站起來，他在原地呆站了一會兒，猶疑不決，然後走向門口，把門推開。他對外面的秘書說道：「趕快叫輛救護車，他——我想他心臟病發作了。」

下午二點卅分

納特沒吃午飯，他忙著說服有關當局取消開幕典禮。

他所得到的答覆全都一樣。開幕典禮的日期，早在幾個月之前就安排好了，應邀參加的貴賓來自華盛頓、各州省府、市政廳、聯合國、廣播電台、電視公司、以及各家世界性的通訊社。現在不可能取消了。

但納特仍不死心。

消防隊副大隊長提摩賽·歐瑞利·勃朗，個子高大，滿頭紅髮，性情暴躁。

「你剛才告訴我的，」他對納特說：「純粹是你們內部的糾紛，我沒興趣淌這塘渾水。你跟麥格羅以及各個老板，可以私底下解決。」

「當然，你知道的比我清楚，」納特說：「不過，爲了方便某項特殊的慶典按期舉行，消防隊難道一定要這樣放鬆自己的責任，對這件事不聞不問嗎？」他儘量把話說得婉轉。

提姆·勃朗光火了：「大門就在你後面，出去！」

「我認爲你沒權利 我走，」納特說：「想想看，如果高塔大廈發生了事情，對你將是多麼不利。」他停了一下。「我想跟你說明白的是，有人更改了電氣方面的設計，可能因此而減低了大廈的安全係數。如果你不認真執行消防法規勒令開幕典禮改期，萬一那棟大廈出了意外……」他往後仰靠在椅背上：「我也許是在追風捕影，希望如此。」

勃朗不說話，專心思考。

最後，他說：「你怎麼知道大廈的電氣設備已確實被改變了？」

「我們必須作這種假設，你們不也是那樣子嗎？你們總是先作最壞的打算，然後設法防止，

不是嗎？並不是所有的油膩破布都會自動燃燒，但你們却仍然將所有的油布都視爲火災禍首。」

勃朗點頭：「不錯。」

「所有的電氣設備都不合標準，」納特說：「祇要一百一十伏特的電流就足以把鋼鐵融化了，我自己曾經試過一次。」

勃朗目不轉睛的注視著納特。

「輸入那棟大廈的電壓，」納特說：「是一萬三千八百伏特，不是一百一十伏特。我想你大概也明白其嚴重性吧。」

他等著對方的回答。

勃朗莫可奈何地笑笑。「好吧，我想想辦法。」

納特再度走回卡德威的辦公室。班·卡德威已前去參加高塔大廈的開幕典禮，納特在辦公桌上坐下來，扭開小電視機。」

當第一道濃烟出現的時候，他正在收看電視台對高塔大廈所作的新聞報導。

X

X

X

X

下午四時十分

開幕典禮已經結束，現在進行的是酒會。州長本特·亞糜泰其面帶微笑，望著市長向他走過來。

「我認爲進行得相當順利，」市長說：「恭喜，本特。」

「你的演說相當精巧，鮑伯，」州長說：「你夫人呢？」

「在窗戶那邊，」市長的聲音顯得很高興：「她對一百廿五層高樓外的風光讚嘆不已哩！」

州長突然多愁善感起來。「你結婚多久了？鮑伯。」

「卅五年。」

「你真幸福。」

市長仔細考慮他這句話裡是否有挖苦的味道，沒有。「是的。」他望著他夫人的那一方向。

「跟她在在一起的是誰？」州長問道。

「我姪女，也是你的擁護者，她的名字是貝絲·秀蘭。」市長現在露出微笑：「有興趣？」

「帶我過去。」州長說。

這位貝絲·秀蘭，個子修長，沉靜的藍眼睛，赤褐色的頭髮。鮑伯介紹之後，她禮貌地點點頭，等待州長開口說話。

「我祇知道，」州長說：「妳是鮑伯·南姆賽的姪女，而且投我的票。此外，我還應該知道些什麼呢？」

她的笑容很穩重，正好跟她眼中沉靜的神情配合。「州長先生，那要看你腦中是打什麼主意了。」

「在我這種年紀——」州長不禁搖搖頭。

「我認爲你的生命尚未停止，」貝絲說道，她的笑容開朗多了：「至少，那不是我心目中的你。不要讓我失望。」

州長沉思了一會兒，最後亦笑著說：「妳知道嗎？我倒真的想讓妳失望。」很奇怪，他說的是實話。

房間裡人多嘴雜，但此刻却像是祇有他們兩人存在。州長發現自己正想到西部一條熟悉的鱒魚小溪，蜿蜒流過草地，清香的長春樹高聳入清朗的天空。

「妳到過西部嗎？」他問道。

「我上的是科羅拉多大學。」

「真的？哦，感謝老天！」他儘量控制住自己興奮的心情：「妳可會到過新墨西哥北方？」

「我在那邊山區滑雪和騎馬。」

州長深深吸了一口氣：「妳釣魚嗎？」

「祇釣鱒魚。」

就在這時候，一位參議員手上端了一杯香檳酒走過來。

「本特，你一向是反對獨佔的，」參議員說：「但是，你現在却獨佔了這位小姐。」

「走開，傑克，」美好的氣氛被破壞了，州長不由得嘆口氣：「當然，你是不會走開的，你永遠不放鬆我，你這個大壞蛋。秀蘭小姐，彼德斯參議員。現在，請你告訴我你想幹什麼，然後走開。」

「你剛才諷刺了鮑伯·南姆賽。」參議員對他雲霧眼。

「我祇是想激他，」州長說：「要他產生新的念頭。」

「鮑伯可不喜歡新念頭。」

「秀蘭小姐是他的姪女，」州長說。

參議員笑笑，點點頭：「對不起。」

他們又談了幾分鐘，然後參議員走開。州長和貝絲並肩默默站在那裡，彷彿有一道布幕拉了下來，將他們倆和其餘的賓客分開。

「我結過婚了，」州長說；這似乎是一個極其自然的題目：「很久以前。」

「我知道。」

州長很感驚訝。「妳怎麼知道呢？貝絲·秀蘭。」

「從名人錄上看來的，她的名字是芭媚拉·勃朗，死於一九五〇年，你有一個女兒珍妮，已

經結婚，住在丹佛市，她生於一九四六年——」

「妳的年齡，」州長說：「大概不比她大多少。」

「你是在問我？」貝絲微笑道：「我比她大了十歲。」她停了一下：「你在名人錄上是找不到我的，所以我一定得告訴你，我以前也結過婚。那次婚姻是一次大失敗——」

「真遺憾，」州長說著，突然露出了微笑：「其實我不必感到難過，我喜歡目前這樣子：妳站在這兒跟我聊天。」

他看到班·卡德威推開衆人向他們走過來。

班說：「發生了火災，州長先生。大概是在下面的某一層。哦，並不嚴重，不過在空氣調節器裡有些烟冒出來。」

x

x

x

x

在這時候，約翰·康納斯——那個提著工具箱的人——來到地下室的主要供電系統。那兒有個警備。但在毫無戒備的狀況下，立刻就被敲昏了。

幾分鐘後，約翰·康納斯完成了他的主要破壞工作——切斷主要電源。

就在那時候，猛烈地，整棟大廈引起了震撼性的騷動。燈光熄了，嗡嗡作響的空氣調節器停了，音樂沉寂下來，所有的談話聲亦自動停止。

室內某處，有個女人尖聲大叫。

時間是四點廿三分。

起初的火勢，祇引起很小的烟霧進入冷暖氣的輸送管，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很快就可以被自動撲滅。

但是火場是在四樓的一間辦公室，尚在油漆階段，好幾罐松節油擺在地板上。事後證實是沾

油的破布頭自動氧化燃燒，有一罐一加侖的松節油顯然受不住熱氣而發生爆炸，燃燒的油點向四處飛射。

天花板上的自動噴水消防器立刻行動起來，但是松節油的火勢並不容易被水撲熄。空氣調節口更不斷送進新鮮的氧氣，加強了火勢。

牆壁上所塗的新油漆亦著火燃燒，熱氣增加，引起更多的油罐爆炸燃燒。

相隔僅祇兩條街的消防隊，裡面的自動警鈴響了起來，不到三分鐘，兩輛消防車即相繼開到。在大廈高處的側面，出現了一股濃烟，烏黑而醜惡，與天空相互輝映。

× × × × ×

下午四點廿五分

「塔室」裡，雖然電燈已熄，但有很明亮的光線從窗口投射進來，而且還點著蠟燭。

州長向班·卡德威問道：「怎麼回事？沒電燈？沒電力？」他的聲音很沉重，語氣却是詰問性的。

「我不知道，」班·卡德威說。

「你是建築師，去查查看。」

貝絲·秀蘭在心裡想道：州長是此地的總指揮。她感覺很欣慰。

大廳已不再寂靜無聲，有人從另一個角落裡喊道：「州長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能告訴我們嗎？」

州長提高了聲音：「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我們很快就可查出來，到時候一定

告訴你們，我向你們保證。」他又露出了那熟悉的微笑：「不用怕，這不是競選諾言。」

州長轉過身子，領著貝絲來到一間舒適的辦公室，裡面的光線昏暗，點了兩根臘燭。

市長坐在桌子後面的椅子上，電話聽筒靠在耳邊。他向州長點點頭，對著電話機說道：「趕快去把他找來，我要勃朗副局長親自向我報告，懂嗎？」他把電話掛斷。

市長問道：「我們怎麼辦？把房間清理出來？」他是對著州長，和站在桌子旁邊的消防隊長說話。

「震撼這棟大樓的，並不是火災，」消防隊長說道：「我們可能遭遇了其他的麻煩，在尚不知究竟之前，不要讓任何人走開。」

「並沒有人吵著要走，」州長說：「不過，在這段時間裡，我們也可做點事。電梯還走嗎？應該有預備電力的，是不是？」

「是應該有，」消防隊長說：「但我看不到有任何指示燈。」

「樓梯，」州長說：「有太平梯吧？」

「有兩座，」消防隊長點點頭。

「好極了，」州長說：「檢查電梯，檢查消防梯。哦，對了，吩咐侍者把酒端上來，我們固然不喜歡醉鬼，但也不喜歡客人煩燥不安。趕快分頭進行吧，各位，不要向別人洩露什麼。」

電話鈴響，消防隊長拿起聽筒。

州長說：「伯特·麥格羅呢？他早應該在這兒的。」

「麥格羅，」市長說：「心臟病發作，我祇知道這一點。」

州長閉上眼睛，過了一兩秒鐘，然後張開。「那頭大熊，」他輕聲說道：「我一直以為他是鐵打的。」

消防隊長用手掩住電話，清清喉嚨。「勃朗說，」他說：「樓下的火勢情況不太妙，但他認

爲還控制得了，他已經調派更多的消防車、器材和人員前來。」

一陣沉默。貝絲抓緊了州長的手臂，州長則扶著她。

「不過，真正的問題，」消防隊長說：「是在地下室的電氣房。卡德威先生，你有一個人在那兒——」

「納特·威爾森，」班·卡德威說：「希望是他。」

消防隊長繼續說道：「據他們推測，有個狂徒假扮成電氣工人混進大廈來。他們在地下室的大變電室裡發現他，已經被電電死了，全身捲曲得像個蝦子。他們猜想他大概是計劃破壞那兒的設備，造成短路。由於那兒濃烟密布，他們無法看出究竟損壞多少，不過電力是完全沒有了。」

班·卡德威說：「備用的發電機呢？」

消防局長聳聳他那寬闊的肩膀。「任何電力都沒有，」他說：「這是目前的情況。」

班·卡德威點點頭，仍然相當鎮靜。「電梯沒有反應，」他說：「我全查過了。消防梯當然有——但是門鎖上了，我們無法打開。」

消防局長說：「不可能的——」他搖搖頭。

班·卡德威說：「確實打不開，局長。」

整棟大廈目前是在癱瘓的狀況下，遭受很嚴重的創傷。曾經有過一場爆炸，稍後不久，爆破專家將前來估計大廈受損的情形，他們對於康納斯所帶來的那批炸藥的威力，將會吃驚不已。

火藥爆炸，引起主要電源的龐大短路，電流驟增，遠超過電纜的正常負荷量——那些電纜雖粗如一個人的大腿，但平常流動的祇是普通的電流，用來點亮日光燈，或是操縱電動打字機。

那陣龐大的電流祇持續了一秒鐘，不過光是這一秒鐘，也就夠受了。它所造成的結果既迅速、又悲慘。

電線鎔解，同時，在鎔解的當兒，燒掉了它的絕緣體。

在幾秒鐘之內，造成更多的短路，電線走火，火花噴在牆上、隔音板上、絕緣體上——這些東西全都能防熱，但無法百分之百防火。

但是後來化驗分析時，却發現大廈內部的這些東西品質極差，些微小火即可將它們燒成灰。這時，在大廈牆壁內部，噼啪作響的火花往四處延伸發展。

下午四點十分

蓓蒂·麥格羅·西蒙斯一向憎恨醫院，這一次更加深了她這種感覺。

他們把伯特·麥格羅送進所謂的特等病房，房門緊閉。

蓓蒂在心裡想道，當你小時，他們照顧你、摟你、抱你，你那兒痛他們就吻你那兒，當你需耍他們時，他們總在你身旁，你因此習以爲常。但現在他們孤獨無助，你除了坐下來枯等之外，又能幹什麼呢？

瑪莉·麥格羅最後終於出現在走廊另一頭，氣急敗壞地急急走過來。蓓蒂站起身來，握住她母親的手，吻她。

「我沒有什麼可告訴您的，」蓓蒂說：「醫生什麼也沒告訴我，也許是因為真的沒什麼好告訴我的。坐下來吧，媽。」

瑪莉·麥格羅說：「他最近常常抱怨喘氣困難。」

「病發時，保羅剛好跟他在一起，」蓓蒂說。而保羅現在那裡呢？

「我祇希望，」瑪莉·麥格羅說：「妳父親沒聽到世界高塔大廈開幕典禮所遭遇的麻煩，妳知道的，他本來是在那裡，而且——」

「母親，」蓓蒂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有濃煙冒出，像是火災，卻又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瑪莉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以柔和而焦急的聲音喚道：「伯特！伯特！請老天爺幫幫忙！」

「他會醒過來的，媽。」

「當然，他會。」她顯得很鎮靜。「孩子，妳在這兒很久了，現在讓我來陪他。」

「妳不能見他。」

「他會知道我在這兒，妳走吧！我留在這兒。」

「母親——」

「不要多說，」瑪莉·麥格羅說：「我最好是單獨留在這裡一會兒，我會爲我們大家禱告。」

「她的語氣現在顯得較爲堅定：「走吧，留我和妳父親在這兒。」

蓓蒂走了，却茫茫然的不知自己走向何方。而突然間，那棟龐大而閃閃發光的高塔大廈豁然
在望——在大廈施工期間，她經常來這兒。

但現在它却像它的建造者伯特·麥格羅一樣，是個莫可奈何的巨人。

蓓蒂真想放聲大哭。

她穿過人羣，來到設在拖車上的建築辦公室。裡面是幾張活動的桌子、檔案櫃子、幾把椅子、電話，以及蓓蒂從記憶開始就在工地上聞慣了的男人氣味，現在聞起來反倒覺得舒服。

納特·威爾森說：「進來吧，蓓蒂。」他握住她的手。「我們聽到妳父親的情形，我很難過。」

副局長勃朗對納特說：「那些太平門打不開，不可能的。」

納特說：「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祇知道他們無法從裡面將它們打開。班·卡德威已經證實這一點。」他停下來，看看勃朗。「你手下的消防隊員，有那幾個是善於走路的？給

他們幾把斧頭和無線電對講機，要他們開始爬樓梯上去。」他對著勃朗手中的電話點點頭。「告訴他們，他們這就上去了。」

他似乎突然再度注意到蓓蒂的存在。「妳可見到保羅了？」

「從今天早上起，一直沒見到他。」她停頓了一會兒。「你需要他？」

「我們需要某些資料。」

「我沒見到他，」蓓蒂說：「我很抱歉，午飯後他去見我父親，當他心臟病發作時，他正跟他在
一起，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那裡。」她頓了一下。「除非——」她又停住了。

「除非什麼，蓓蒂？」

蓓蒂搖搖頭。「你聽了會不高興的。」她的眼睛凝視著他的臉孔。「對不起。」

「這兒的任何事，我聽了都很不高興。」納特說：「我很不願意知道，在上面的塔室裡，正有一百多人關在那兒，無路可逃。而且，我也不願意去想像，可能還有一百多處火警我們尚未發現，可能是一千多處，正在破牆而出——」他努力抑制自己。「蓓蒂，如果你知道他在那兒，或是他可能在那兒，那麼我非知道不可，因爲我們必須明瞭目前的處境。」

「姬寶」可能知道。」

納特一愕。「這是否有特別的意思？是否跟我想的一樣？」

他的聲音很平靜。

「對不起，納特。」

「不要抱歉了，回答我的問題。」

蓓蒂抬起了頭。「那意思就是說：「我的保羅和你的姬寶——根據他們一貫的說法——私通。我想他們現在大概不這麼說了，可能另有說辭。」

納特走向最近的電話，撥通姬寶工作雜誌社的號碼。當他聽到姬寶那輕快的聲音時，他直率

地問道：「妳知道保羅·西蒙斯在什麼地方嗎？」

對方稍微有點遲疑。「爲什麼我該知道保羅在什麼地方呢？親愛的？」

「現在不要管爲什麼，」納特說：「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需要他，很急。」

「怎麼回事？」

納特深深吸了一口氣，勉強忍住怒氣。「世界高塔大廈這兒發生了火災，伯特·麥格羅又因心臟病被送到醫院，同時有一百人被困在第一百廿五層的塔室裡，我需要他提供資料。」

「親愛的，」姬寶的聲音顯得很有耐性：「你爲什麼不問蓓蒂呢？」

「蓓蒂就在我這兒，她說問妳就知道。」

對方停頓了一下。「我明白了，」姬寶說。僅是這句話。

納特光火了。

「我再問妳一次，」他說：「他在那兒？如果妳不知道，把他找出來，要他即刻來這兒。聽清楚了嗎？」

「你以前從沒有這樣子向我說過話。」

「那是我的錯。現在去把他找出來，要他來這裡。」他掛斷電話，站著凝視牆壁。

一位穿著制服的消防隊員手上所拿的無線電對講機，突然傳出了聲音：「隊長？」

「在這兒。」

「隊長，最初的火災是從四樓開始的，現在幾乎完全控制住了。但另外還有十幾處大火，恐怕還要更多，我們上下都有。」那位消防員，一面咳嗽，一面報告。「恐怕是電線走火，剛才地下室的那場爆炸，大概把整棟大廈的電線系統都震垮了。」

一陣沉默。

納特轉過身子。「現在，我們可明白了，」他慢慢說道：「從現在起，我們再也用不著多所

猜測。我們所需要的是祈禱。」

×

×

×

×

下午四點卅九分

在塔室的辦公室裡，消防局長一面聽電話，一面點頭，他說：「繼續保持聯絡，」然後掛斷電話。他看看辦公室裡的每個人。

「他們派人爬樓梯上來，」從他的聲音裡，聽不出有什麼感情。

州長問道：「爬一百廿五樓的樓梯，需要多少時間？」他等了一會兒，沒人回答。

州長點點頭：「好罷，我們自己最好也採取行動。祇要我們打開了第一扇太平門，我們就算脫險了，是不是？安全梯一路通到地面上？」

消防局長有點遲疑，很快瞄了貝絲一眼。「這位夫人——」他欲言又止。

州長用力握住貝絲的手。「這位夫人，」州長說：「跟大家一樣，對我們目前的處境很感興趣。你雖然尚未說出，但你的含意很明顯。樓梯間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安全，爲什麼？」

「爬樓梯上來的那幾個人，」局長說：「攜帶有無線電對講機，他們報告說樓梯間裡有濃烟瀰漫。地下室的主要變電室發生意外，死了兩個人，而且顯然引起了大火——」他攤開雙手，說道：「蔓延到整個大廈。」

市長的助理說：「瞧，電話機還暢通無阻呢，所以我們還有電力，難道你們看不出來？」他得意地看看大家。

卡德威幾乎是愁容滿面地說道：「電話有它們自己的電源，兩者互不相關。」他從局長手上接過電話，對著它說道：「納特嗎？」他順手打開桌上的電話附屬擴大機。

室內樂

「室內樂」純美宜人，氣氛和諧，薰沐其中，情感起伏而不氾濫，恍如處身月白風清之夕與二、三知友促膝互訴衷曲，其誠摯的溫情慰藉遠非其他樂式所可比擬。本書為棄唱先生精心編譯，對「室內樂」有詳盡的闡釋，素為音樂同好所喜愛，現第三版已問世，歡迎鑑賞。

定價
二十元

請向全省各大書局購買或利用
2587劃撥帳號函購。

「是的，卡德威先生，」納特的聲音空洞地迴響在辦公室裡：「我把大概的情形向你報告一下。四樓的火勢現在已控制住。地下室的情形尚不清楚，不過大概是有人想截斷電源，而產生一股強烈的反擊電流，衝向整棟大廈，電線受不住它的熱量，於是就把絕緣體和導管燒著了。」

「這種情形，」卡德威緩緩說道：「是否會使濃煙擴散到樓梯間來？」

「我們認為可能如此。樓梯上的人報告說，有幾處牆壁熱得燙手，太平門裡面是何情形，沒有人知道。」

卡德威慢慢來。「這兒的問題是，」他說：「我們是否需要把太平門打開，如果——」

「我們已經知道樓梯間裡有濃煙，」納特說：「而且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擋住他們，它們一定會一直上昇到你們那一層樓。如果你們現在覺得呼吸還很舒暢，就保持那樣子好了，不要把太平門打開。」

「我想你說得對，」卡德威說。

「我們已經跟軍方聯絡過了，」納特說：「幾分鐘之後，你們就可看到直昇機飛來。」

卡德威臉上一亮。「是你的主意嗎？」

「是的，我托勃朗打電話去交涉，」納特停頓了一下：「老實說，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用，不過，我想，讓他們來看看，總是好的。」

卡德威又露出笑容：「納特，好好運用你的智慧。」

「最好不要把電話掛斷。」

「我同意，我想目前大概就是這樣子了。」卡德威點點頭，他轉過身子面對辦公室的眾人。

「有什麼意見？」他對大家說道：「有什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州長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對保羅·西蒙斯來說，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他在投標時開標太低，天氣又跟他作對，材料延誤損失了不少錢，幾次的意外使工程進展緩慢。他，保羅·西蒙斯，處理這筆生意實在不如此自己所想像的那般高明。

事實擺在眼前，世界高塔大廈這件工程完竣之後，虧空太多，甚至週轉都有困難，更別提賺不賺錢了。

有一個辦法——動動納特·威爾森的主意。他假冒納特的簽名素有心得。（上）

浪子淚

· 山 隱 ·



第五章

我踏進高家店時，裡面沒客人，好像今天下的生意已經結束，我趕快打掃乾淨，然後翻開本結算數字。

大約五點半，少數客人來到，高老板叫我去寫拿冰鎮啤酒。等我上來時，看見費席克正跟板談話。他瞥見我說：「哈囉，小福。」

「哈囉，費先生，」我答，心裡感到無比光。他繼續跟高老板交談，談完之後，轉臉向我

「跟我擦下皮鞋好嗎，孩子？」

「馬上來，先生，」我答，跑去拿擦鞋箱。我給他一次加工精「擦」，直擦得鞋面照見

的臉。他很高興，我看得出。他給我五毛錢，問我有沒有被擦出酒吧。

我笑着回答，他把上次的事告訴高老板，兩都笑開了。

我收起擦鞋箱，再繼續結帳，費先生和高老

板走過來站在我背後。

「他替你結帳？」費先生問高老板。

「是，」高吉米答：「他很棒呢，懂得怎麼算。」

費先生笑着對我說：「好好幹，孩子，你將來在這一行會變成大人物，」說完揮手再見，我目送他跨進私家汽車。

這一行未來的大人物！他的話在我耳邊縈繞。不錯，我將成爲本城賭業大亨，但我自己「不賭，我要學費先生一樣，坐在幕後操縱，我將來的汽車要比他的更大……」

下午就在白日夢中渡過，收工時，天開始下雨，我不想回宿舍吃晚飯。走進馬家雜貨店時，衣服都淋濕了，馬丁走上相迎。

「真高興你來，」他說：「先喝杯汽水好不好？」

我要了巧克力，我們邊喝邊談。

他比我小一歲，但讀同年級，這時一個女孩走出來說：「趕快，馬丁，晚飯要遲到了。」

我猜這是他姐姐，果然不錯。

他給我介紹：「小福，這是我姐姐露絲。」

「你好，」我說。

她向我微笑，她大約十五歲，長得很美，金黃的頭髮剪成男孩模樣，眼睛跟馬丁一樣是藍色，她跟馬丁有同樣習慣，說話時雙目正視對方，她身材很苗條，比我約矮半個頭。當馬丁問我幾歲時，我故意誑報十六歲，想讓她有個印象。

馬丁告訴她今天下午的事，她聽完後表情奇特的看着我一眼，轉身走開，我不知道她心裡怎麼想。

馬丁望着我說：「女人很怪，關於你下午提到練拳的事，我已經買了兩付拳擊手套，你來教我好不好？」

「就在今晚？」我問。

「當然，」他說：「你先回家吃晚飯，再來我家教拳。」

「我想不行，」我說：「我住在孤兒院，回去就出不來了。」

「哦，」他繃眉想了一下：「我有主意，你等我一下，」說完跑到櫃枱，向坐在玻璃隔間裡的爸爸遙指着我，他爸爸說了些什麼，馬丁跑回我身旁。

「沒關係，你傷不了我，」我說。

他垂下左拳，用右拳打我，我舉手撥開，跨上一步。

「不對，」我說：「這不行，你左邊全敞開了，你垂下左拳時，我可以跨步這樣打你，」我示範給他看：「你一定要用左拳直搗，讓對方近不了身。」

「我明白了，」他說，開始幾秒鐘記得，但隨後又忘了，我讓他繼續揮了幾記空拳，然後暫停休息。

「別忘記抬起左拳，」我說。

我們再度練習，房門推開，我本能回頭看，露絲走了進來，這時馬丁一拳擊中我肩膀，我不假思索，右拳一揚，打在他眼睛上，他跌倒在地。

露絲跑上去看她弟弟，回臉罵我：「你這小太保，爲什麼不找個跟你一般壯的對手去打？」

我目瞪口呆，不知怎麼回答。

「這不怪他，露絲，」馬丁說：「是我要他教我的。」

「瞧你的眼睛，都變紫了，」她說。

「我安排好了，」他說：「你來我家吃晚飯，然後教我打拳。」

我先不肯去，但終於答應。

他爸媽今晚有應酬，家裡祇有露絲、馬丁和我三人，由女僕伺候吃晚飯，女僕名叫朱麗，大約廿來歲，她是法屬加拿大人，口音帶着有趣的土腔。她坐下來跟我們一起用餐。飯菜很簡單，我們很快吃完，大家走進客廳，裡面擺着一架新收音機，播出音樂節目。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三次聽收音機，覺得很有興趣，一小時後，馬丁提議到地下室練拳。

我無所謂，露絲說要唸書，留在客廳。

地下室很棒，牆邊放着書架，中間有一具沙發，幾張椅子，我們把椅子搬到牆邊，戴好手套。

「抬起雙拳，」我說：「用左拳開路，右拳靠近下巴，就像這樣，」我擺出標準姿勢，他仿效。我上前替他校正姿勢，把左拳拉前一點，右肘貼近身體。

「好的，」我說：「現在開始打我。」

「我不要打傷你，」他說。

「對不起，馬丁，我沒想到會失手，」我囁囁說，一面扶他起來。

「我不用扶，」他笑說。

朱麗聽見聲音，也來到地下室。

「你快用冷毛巾冰一下，」朱麗說：「否則會腫起來。」

馬丁解開手套：「好的，」他說：「下次再練，」他走到門邊回過頭說：「等我一下，我就來。」

他們姐弟離去後，朱麗拾起馬丁的手套問：

「我可以試試嗎？」

「你試吧，它又不是我的，」我說。

她戴上手套說：「好別扭。」

「戴久就習慣了，」我說。

「我爸爸一向說我像個男孩子，」她說。

我沒開口。

「教我打拳好嗎，小福？」她問：「不是真打——意思到了就行。」

「好的，」我說。

「可別打到我，」她很快接上一句：「我怕疼——尤其是這裡，」她環抱胸部，向我示意。

我瞥她一眼說：「好的，你打我幾下，我們就住手。」

她滑稽地輪拳打我，拳拳落空，但越逼越近，雙臂套住我肩膀，身體貼近我。跟女孩子打架對我有壞影響，使人引起不該有的衝動。

「你很壯，」她抱緊我說。

我直視她，她比我略高，黑頭髮，大嘴巴，眼睛很有趣，我們默然站着不動，突然發現露絲在門邊看我們，連忙彼此鬆開。

我脹紅臉說：「她也要我教她打拳，」感到耳朵發燒。

「你是拳王，不是嗎？」露絲挖苦說：「馬丁要你去。」

我脫下手套，交給朱麗，跟隨露絲走進馬丁房間，他躺在床上，眼睛上蓋塊濕毛巾。

「對不起，小福，明天來我爸爸店裡找我，再教我打拳。」

「好的，馬丁，」我說：「抱歉打傷你，明天見。」

露絲送我到門口。

「晚安，露絲，」我說。

我擺好桌子，冰上啤酒，洗過廁所，把店裡收拾乾淨，然後擦洗店窗的玻璃。玻璃上塗有黑漆，使外面的人看不見裡面。

在我工作時，傑雷和小卡一同來到，站在旁邊觀看。

「呵！」小卡說：「你跟專門擦玻璃工人一樣棒。」

「這有訣竅的，」我神氣地說：「先要學會怎樣用海綿，你瞧？」我示範給他看：「進來坐一下，高老板不在，」我擦完玻璃說。

他們走進店裡，這是他們第一次進彈子房，因為禁止兒童入內。

「給我們打一盤彈子可以嗎，小福？」小卡問。

「不行，成年人許打，你看這告示牌，否則會被吊銷執照，」我說。

「下午跟我們一起去游泳好嗎？」傑雷問。

「我想去，」我說：「下午你們再來一趟，如果店裡不忙，老板會准我去。」

「好的，」傑雷說：「我們去的時候來約你。」

「晚安，」她準備關門，但關了一半又說：「你幫個忙，好嗎？」

「當然，」我答。

「別跟我弟弟在一起，你會帶壞他，」說完砰然一聲，把門關上。

我慢慢走下台階。

「喂，」我聽見有人喚我，抬頭一看，朱麗站在另一個門前等我。

「來這兒，」她低聲說，招手作勢，那扇門通到廚房，廚房後面有一個小房間，她掩上門。

「這是我的房間，」她低語：「小聲些。」她叫我小聲，其實我激動得說不出話，祇是睜眼看她。她扭熄電燈，邁步近前，抱住我吻，於是雙雙倒在床上。

離開她時已是午夜，獨自漫步街頭，覺得自己已是大人，但我才十四歲。

第六章

星期六上午，高老板送太太和孩子去車站趕火車下鄉渡假，店裡祇有我一個人。

下午很熱，高老板回來時吹着口哨，顯示心情愉快。

「我太太下鄉了！啲呵！啲呵！」他唱着說，店裡不忙，他放我兩小時假。

我們三個走向五十四街碼頭，我看見馬丁在街對面。

「嘿，馬丁！」

他走過來，我介紹過後，問他要不要一道去游泳。

「我想去，」他說：「如果沒人反對。」

「誰會反對！」我說：「人多更有趣。」

碼頭上人很多，我看見幾個認識的孩子，山彼德也在，但他不理我，我也不在意，我們在碼頭下面脫掉衣服，跳進水中，近碼頭的水又熱又髒，但游遠了就清涼潔淨。我們潑水嬉戲了一會，於是我說：「我真想從這兒飛上碼頭，就不會再染上髒水。」

傑雷回答說：「如果你跟我下鄉，就可以在真正的湖裡游泳。」

一架飛機越頂而過，我們仰臉叫喊，於是小卡說：「不知道是不是雷伯克坐在裡面。」

「去你的！」我說：「雷伯克早死了。」

「他沒死！」馬丁叫道：「他擊落德國空軍的紅武士李索風。」

「總之美國飛機最好，美國飛行員最棒！」

小卡說。

我們光着身子爬出水面，好在碼頭距大街很遠，沒人看見。我們仰臥在碼頭上曬太陽，陽光很強，我用襯衣蒙住眼睛。

突然一團陰影罩住我說：「誰讓這小猶太鬼跑上我們碼頭的？」我以為是誰跟馬丁說話，所以躺着沒動。

「喂，傢伙，」那個聲音說：「給我們看看，猶太鬼到底是什麼德行。」

我聽見幾雙腳步聲向我走來。

「嘻！」其中之一說：「看來真有趣，不是嗎？」大家哈哈大笑。

「起來，猶太鬼，」那原來的聲音說：「讓我們看看還有別的什麼地方特別，」他停了一下，見我不理，提高聲音舉腳踢我：「我在叫你，知道嗎？」

我拉開蒙臉的襯衣，緩緩坐起，傑雷、小卡

我們大家——凡是沒穿衣服的——都躍身跳進河裡。

等那個女人走遠後，我爬上碼頭，穿好衣服

說：

「我要回去上工了。」

在彈子房門前，傑雷說：「別忘了，明天望過彌撒，來我家跟我爸爸見面。」

我走進店裡，高老板忙得滿頭是汗，他看見我時，大聲叫道：「去地窖拿幾瓶啤酒來，天氣太熱，客人都渴死啦。」

第七章

高家店週日休業，我必須留在天主堂參加所有彌撒，因為我是壇童。最後一場彌撒完畢，已近中午十二時，我回宿舍吃中飯，下午自由活動。平常我多半去打球或看電影，但這個星期天，我答應傑雷，去他家跟他爸爸見面。

傑雷爸爸是紐約市長——民主黨大亨，是成人的朋友，孩子的慈父，但我不喜歡他——這是老早的事，在我認識傑雷之前。

事情是這樣的，何市長某次參觀我們孤兒院

和馬丁都坐在我旁邊，大家向我瞧。馬丁已經穿上褲子，所以他指的一定是我，因為我從小就割除包皮。我起立直視對方，我不認識他。

「我叫康福南，」我慢吞吞地說：「我不是猶太人，你想幹什麼？」

「不錯，他是聖賽斯天主堂的孤兒，」另一個孩子叫道。

我跨前一步，這孩子連忙說：

「對不起，但我討厭猶太人，如果他們敢來，我就踢他下水。」

在我開口之前，馬丁跳起來說：「我是猶太人，看你怎樣把我踢下水。」

這小子比馬丁高一頭，馬丁背向水，這傢伙突然衝向馬丁，想把他推下水，馬丁橫跨一步，這小子收不住腳，砰然掉進河裡，激起老大水花，我們哈哈大笑。

我走近碼頭邊，向掉在水裡的孩子叫道：「猶太人比你聰明，不是嗎？」

他氣急敗壞，想爬上碼頭，但又跌了下去，我們再度鬨笑，這時突然有人叫道：「女人來了！」

那時我九歲，聚餐之後，他叫我去院長室替他，把大衣口袋裡的雪茄煙拿來，當我拿給他之後，他給我一枚兩毛五分錢的銀幣：「這是給乖孩子的。」

「謝謝你，」我說，接過銀幣，忽然想起老師的教訓，把銀幣投入捐款箱。

何市長看見了，把我叫過去說：「你真是好孩子，叫什麼名字？」

「康福南，」我答。

「好，福南，我再捐五塊錢給天主堂，但在你替我投進捐箱之前，告訴我你聖誕節想要什麼禮物？」

「電動火車，」我答。

「我會送你一輛，孩子，」何市長說：「我兒子跟你年紀差不多，他也想要一輛。」

我數着日子，盼望聖誕節早日來臨。

聖誕節一大早，我跑到樓下餐廳大聖誕樹邊，滿心以為有電動火車，結果沒有，也許還沒寄到，我決不相信他會忘記。一直等到天黑，電動火車始終未來。

直到上床睡覺，我才絕了希望，開始低聲哭

泣。

白修士查宿舍聽見我哭聲，跑來問我是什麼事，我一古腦兒告訴他。

他聽完了說：「小福，不要爲這種小事情哭，男子漢不該這樣，而且，何市長上個月去佛羅里達開會，他公事忙，可能顧不到這件小事。」

他站在我床頭說：「現在，好好睡，年輕人。下雪了，我明天帶你去中央公園坐雪橇，你把臉向窗戶看看外面。」

我轉臉向窗戶，果然下着大雪。白修士回到大廳，我聽見他跟什麼人說：「政治家不遵守對選民所作的諾言，我到不在意，但欺騙小孩可不應該。」

我從這晚起，心裡恨透了慈眉善目的何市長。

當我初遇傑雷時，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對他爸爸的怨恨加在他身上。他是個溫和誠實的孩子，決不會懂他爸爸把他從私立學校轉到聖賽斯是爲了政治理由。

爲了尋出答案，我故意找他打架，打了半天，正是棋逢對手，誰也贏不了誰，我放下雙拳說

已上桌，我們同去餐廳。

餐桌很大，中間放着一盆花，如果你要跟對面的人講話，必須伸長頸子、或歪起頸子才看得見他。面前放滿了各種刀叉，我不知道該用那只是好，但我注意傑雷的動作，依樣行事，餐後有冰淇淋和甜點。

回到書房後，他爸爸對我說：

「傑雷說要請你跟他一道去鄉下渡假。」

「是的，何老伯，」我答：「非常感謝你，但我不能去。」

「不能去？」他爸爸問：「這違反孤兒院院規？」

「不是，因爲我暑假有工作，不能離開。」

「但鄉下對你有益處，」他媽媽說。

「是的，何伯母，」我不想拂她的意，因爲我喜歡她：「但我需要一些東西，我九月就要讀高中，我需要一些錢：我意思是：跟別的孩子一樣，不全是接受施捨，真抱歉，我說話太失禮。」

她走過來握住我的手：「我不認爲你失禮，小福，我覺得你是個好孩子。」

：「見鬼，我喜歡你！」

他決不懂我爲什麼如此，但伸手給我說：「我也喜歡你。」

從此我們成爲好朋友，這是一年前的事。現在他要我去見他爸爸，好帶我跟他一道下鄉渡假。我從未提起爲何對他爸爸有惡感，我真希望他忘了邀我去他家的事，但彌撒過後，他跑來找我：

「走吧，小福？」

「好的，」我不情願地答。

應門的是一名男僕：「回來啦，少爺。」

「爸爸在那兒？」

「在書房，他在等你，」男僕說。

我跟隨傑雷走進書房，他媽媽和爸爸都在。

「你回來啦，兒子，」他爸爸說：「我們在等你吃中飯。」

「謝謝，爸，」傑雷說，把我介紹給他們：「這是我同學小福，我提起過的。」

「高興認識你，孩子，」他爸爸走過來跟我握手。

我不記得是怎麼回答的，但男僕進來說飯菜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爸爸和媽媽幾分鐘後離家，因爲有應酬。傑雷帶我去他房間，坐了一會他說：

「到閣樓上去玩，那是我的玩具間。」

爬上閣樓，我第一眼看見的是全套電動火車，有橋樑、隧道、號誌燈和三節車廂。

「啊！」我叫道：「真棒！」

「這是三年前我爸爸去佛羅里達之前買給我的，要不要玩？」

我正想舉步，突然一個念頭止住我，原來他並沒忘記答應送給兒子的禮物。

「不要，」我顫抖地說：「這兒太熱了，我們去游泳。」

第八章

傑雷和馬丁都要去華盛頓中學唸高中，我也想去。其實我對上學並沒大興趣，讀完義務教育就夠了，我的志向是當賭場老板——發大財。

聖賽斯的畢業典禮很簡單，我們在大禮堂集合，家長、戚友和老師在旁觀禮，發表三篇演說，頒發一張文憑，典禮就告完成。

我被點名喚上講台，從主教手中接過文憑，他對我作了特別介紹，於是我回到原位坐下，典禮過後，我望着同學和他們的父母有說有笑，覺得自己一個人很沒趣，不如及早離開。

有誰在拍我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白修士和奎恩神父，兩個都望着我笑。

「恭喜！」白修士說，奎恩神父同聲道賀。我報以笑容，但忍不住熱淚盈眶，開口不得。

白修士看透我心意說：「你以為我們不會來呢？」

他不給我時間回答又接着說：「我們決不會錯過我們的孩子畢業典禮，不是嗎，神父？」

「決定不會，」神父說：「我們以你為榮，小福。」

我終於開了口，但不像是自己聲音：「謝謝你們，多謝。」

白修士挽着我肩膀走出禮堂，我感到心裡非常舒服，白修士跟我握手後走向教堂，奎恩神父陪我回孤兒院。

走近孤兒院時，神父突然止步說：「小福，

我有個禮物給你。」

我大出意料地望着他手裡的小紙包。

「拿去，」他遞給我說：「送你的。」

我接過紙包打開，原來是只手錶，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亮，顯得份外美麗。我用顫抖的手把錶戴上。

「喜歡嗎？」他問。

「太喜歡了！」我說，聲音突然變得輕鬆自然：「這是我一生最喜歡的東西。」

他微笑着拉着我的手，一同走進孤兒院。

第九章

這個暑假是我第一次和許多人接觸，我學習怎樣跟他們相處——怎樣交朋友聊天，怎樣受到侮辱不生氣，朱麗更教會我許多事。

畢業後的第二天，馬丁再邀我去他家晚餐，他父母又有應酬外出。

我到得很早，他在門口迎接。

「現在先教我打拳，」他說：「飯後我們再玩。」

「好的，」我答。

？

「這是孩子玩的把戲，」我不屑地說。

「孩子把戲？」她裝出不懂神態：「你以為自己是大人？」

「我差不多十六歲了，」我說。

「怎樣？我比你大四歲，我不認為是孩子把戲，吻我。」

我吻她頰子，她湊近我耳邊說：「我真不懂，小福，孩子不會使我有這種感受，你很特別，好像大人一樣堅強、自私，又像孩子一樣柔嫩，甜蜜，說——你愛我。」

我搖頭，用力吻她頰子。

「說！」她命令道：「你說——朱麗，我愛你。」

我把嘴移向她耳邊，但還是不說，我們聽見馬丁走出浴室吹口哨的聲音，連忙彼此分開，我看她，她顯得特別美，眼睛發亮，唇上留有吻過的印痕。

「等會我一定會讓你說！」她氣洶洶地說。

我在笑，這時馬丁進來，看見我笑容問：

「什麼事這樣有趣？」

我們練了差不多一小時的拳，朱麗把頭伸進房門叫道：

「晚飯好了。」

我們脫去手套，馬丁要去沖個澡，我去廚房等他。

「馬丁呢？」朱麗問。

「他去沖澡了，」我答：「馬上就來。」

她穿了一件側面有扣子的單衫，非常貼身，除了走路的姿態不同外，她看來像個男孩子。

「拳擊課上得怎樣？」她問，拉起我的手。

「還好，」我答：「他行。」

「那麼別的課呢？」她咧嘴微笑。

「什麼課？」我呆問。

「這個課，」她拉起我手臂抱住她。兩體密接，她身上的溫暖暖透我心，我吻她嘴唇，她閉上眼睛。

當她睜開眼睛時，目光柔滑似水，她歪着頭說：

「吻我這裡，」她示意我吻她頰子。

「爲什麼？」我問。

「因爲我喜歡，笨瓜，」她說：「你不愛我

「沒什麼，」我答。

我們坐下吃飯，十分鐘後露絲來到

「對不起我來晚了，朱麗，」她說：「我們在選新會長，你知道，」她在桌邊坐下，望我一眼說：「你來了？」

「是，」我答，覺得並不怕她：「不打擾你吧？」

朱麗端上露絲的餐碟，回到坐位冷眼旁觀露絲和我的敵對表情。

我瞥朱麗一眼，她好似心裡在暗笑。

晚飯後，我們去客房坐了一會。八點半鐘我起身道別，露絲又送我到門口。

「我看你並沒有接受我的勸告，」她說。

「你爲什麼不管你自己的鳥事？」我粗暴地答，我的話使她大吃一驚，因爲我聽見她倒吸一口氣，走到門邊，我回頭望她，看見她眼眶裡有淚。

「對不起，」我伸手向她道歉。

她摔開我的手：「別碰我！」她冷酷地說：

「我討厭你的一切，你不像同年紀的孩子，你老練、卑鄙、邪惡，碰到誰誰就倒霉——包括我弟弟

。』
我想說什麼，但開不了口，轉身走出，隨手關上門。

朱麗站在另一扇門邊等候：「你怎麼耽擱這樣久，我以爲你不出來了。」

我跟隨她走進她的房間，撥轉她身體，先吻她嘴唇，再吻脖子。

她伸手推開我：「說——你愛我。」

我摟緊她，但她咬緊嘴唇，下定決心。

「我愛你，朱麗，」我低聲說。

第十章

「這很簡單，」高老板告訴我：「我已經通知他們，從這兒到六十四街，這片地區歸你負責。你祇要去收賭注，紀錄下來，在比賽開始前送來交給我，如果趕不及回來，就打電話向我報告，我們五——五分帳。」

我點頭，這件事我們已經談過很久，我是急於開始。我帶了一本拍紙簿和兩枝鉛筆，走向店門。

「記住，」高老板在我背後叫道：「除了我

認可的，別接受任何人的賭注，別忘記趕不回來時候打電話。」

「好的，吉米，」我答，跨出店門。街上又刺眼又熱，我按照吉米給我的地址，第一站是第十街和六十三街口的一座車庫，我要找的人名叫克里斯。

車庫很陰涼，我走過幾輛汽車，看見一個大塊頭黑人在洗汽車。

「克里斯在那兒？」我問。

「我就是，」他答：「什麼事？」

「高吉米派我來的，」我說。

他放下橡皮軟管問：「單子帶來沒有？」

「帶來了，」我把賽程單遞給他。

他接過單子叫道：「嘿，老喬，收帳的來啦。」

我心裡很舒服，因爲他叫我「收帳的」，總算熬出了頭。

後面暗影中走出一個人，他好奇地看我一眼，於是走向克里斯，兩人共同研究賽程單，我倚在汽車上，等他們打定主意。

最後克里斯對老喬說：「今天一切我倆都合

夥，呢？」

「嗯，」老喬表示同意。

克里斯轉臉向我：「好的，孩子，我們今天的這一注，你的老板明天就破產啦。」

「讓他破產好了，」我笑着說：「他賠得起。」

他們也笑了起來。

「給我押五毛錢」杜克」和「紅玫瑰」的雙勝，」克里斯說：「再押五毛錢」車庫工」，這是好兆頭，」他向我解釋。

「有道理，」我內行似的點頭。

「可是得下本錢，我已經連輸三次，」克里斯說：「我還要再押五毛錢紅玫瑰。」

「就是這樣？」我問。

「今天就這樣啦，」他答，把賽程單還給我。

第二站是六十二街的一家貨棧，兩輛卡車在裝車台等上貨，幾個工人坐在旁邊吃三明治，抽煙。

「請問安德魯是那一位，」我走近前問。

「就是站在電梯門邊的那個大塊頭。」

「多謝，」我說，走向安德魯。

「你是安德魯？」我問。

他點頭。

「高吉米派我來的，」我說。

「到這兒來，」他說：「我不要被老板看見。」

他領我到便所，解開褲帶坐在便桶上，我把賽程單遞給他。

他看了幾分鐘後說：「天啦，今天沒我中意的！」

「每組比賽總歸有一個第一名，」我笑說。

「我上週賭的每隻狗都輸了，」他說。

「也許你今天會轉運，」我慫恿道。

「也許，」他懷疑地說，細看賽程單，又過了幾分鐘說：「給我押一塊錢在第二組的『飛烟』，另外兩塊錢押『遊擊手』。」

我記在拍紙本上：「還押別的呢？」我問。他搖頭，把賽程單還我，伸手到褲袋中掏錢。

「明天見，」我接過錢道謝離開。再下一站是日雜貨店，我收到三塊錢。隨後

又去一家飯館收到七元，我一家一家報到：美容院、糖果店、修車場、皮鞋店、又一家飯館，最後一站是吉屋分租的小公寓，我按門鈴，開門的是個黑妞。

「李小姐在嗎？」我望着手上的名單問。

「在，」她說：「但你找她嫌太年輕了。」

她帶我上二樓：「李小姐，有人找，」她隔着門叫道。

「進來，」一個聲音回答。

我推門進去，裡面坐着幾個穿睡袍的女人。

「我是李小姐，」一個黑頭髮的高頭大馬女人說：「找我幹什麼？」

「高吉米派我來的，」我說，打量室內，我猜得不錯，這是一家妓院。

「哦，賽程單帶來了嗎？」

我把賽程單遞給他，另幾個女人也湊過來，我站着等候，最後她們叫我也坐下來。

我在這裡收到十九元，我瞥了一眼腕錶，已經快兩點，我得趕緊回去。

「生意如何，孩子？」高老板問。

「很好，」我答，取出賭條，放在櫃檯上，

總共是五十一元五角，我把錢交給高老板，連忙

動手打掃。

下午過得很快，當我結完賭帳時，盈餘是廿二元五角，跟高老板對半分，我的一份是十一元二角五分。

「一天就賺十一塊兩毛五，」晚上回孤兒院途中，我心裡暗忖，我以前一星期都賺不了這樣多，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賺到的最多的錢，使我打消去鄉下渡假的念頭。

第十一章

踏進賭業第一週結束，我的收益是五十一元，連同我在高家店打工的工資六元，我一共賺進五十七元。鄰近一般人家的週薪也趕不上我，其實我並不真正了解金錢的價值，但比起其他孩子身上祇有少許零用錢，而我口袋裡却有大把鈔票，我覺得自己已是一個人物。

星期日彌撒後，我約朱麗去游泳，她手上提了一只小旅行袋，當我們在火車上坐定時，她問：

「你的游泳衣呢？」

「我已經穿在身上，」我答。

她笑了起來：「那你回來的時候怎麼辦？」

她問：「會把外衣弄濕。」

「我沒想到，」我說。

「真笨，放在我的旅行袋裡不就結了，」她說。火車到達時代廣場，又擠上來許多乘客，都是趕去游泳消暑的。

我把衣服放進更衣室的鐵櫃，臨走才想起把錢帶在身上，我先去海灘，朱麗隔了一會出來，她穿了一套鮮紅色游泳衣，非常動人，脫掉高跟鞋，她比我略矮，也看不出比我年紀大。

水棒極了，我們游了一陣，然後躺在砂灘上休息。太陽很熱，她皮膚很白，我因經常在碼頭游泳，皮膚已晒成棕色。

「你的工作怎樣？」她問。

我轉身爬在她旁邊說：「很好，上週賺了五十一塊。」

「五十一塊？」她不信地問。

「嗯，」我答：「要看嗎？」我把鈔票掏出來給她看。

「不要看，」她說：「我相信你。」

「你要把這錢怎麼辦？」她問。

「我不知道，」我答：「買點衣服，以及一些我久想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要老是接受捐贈的。」

我取出香煙，各自點燃一枝。

她深吸一口說：「你應該在銀行開個戶頭，這些錢將來對你會有大用，比如唸大學……。」

「誰唸大學？」我說：「我要做賭業大亨，賺大錢，你是我的女人。」

「你真心要我做你的女人？」她柔聲問。

「當然！」我答，她看來真美，我想吻她，但附近人太多。

傑雷下鄉的前一天，他來高家店看我。

「我希望你跟我回去，小福，」他說。

「我不能去，」我說：「這兒的工作……。」

「我知道，」他說：「但如果你改變心意，就寫信給我，我會要爸爸安排。」

「好的，」我說：「祝你暑假快樂，傑雷。」

「開學見。」我們握手道別，我目送他離去。

慕那些孩子。」

「你有志氣，」他像老朋友似的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你現在去那裡？」

「回店裡去，」我說。

「坐我的車，我也正要去，而且，我還要你替我再來一次精工擦鞋，」他說。

我跟隨他坐進汽車，一路上他問我工作情形，我據實回答，他再誇我有出息。

到達高家店時，我跟他這大亨一道下車，心裡覺得很神氣，我把賭條和錢交給高老板，取出擦鞋箱替費先生擦鞋。

「這孩子不錯，」費先生說。

「聰明能幹！」高老板驕傲地說，好像他是我老爸。

當費先生要付我擦鞋錢時，我不要收他那五毛錢。

「拿去，孩子，」他說。

我看他一定要給，於是我說：「我們賭一下，贏了加倍，輸了不要。」

「好，」他說，掏出一枚角子：「你押那一面？」

我照朱麗的話，去銀行開了一個戶頭，存進七十元。回途中遇見馬丁和小卡，他們邀我去碼頭游泳，但我要收賭帳。馬丁約我晚上去他家，我答應有空就去。

這天我過得不很愜意，雖然進帳很好，但却若有所失，收完賭帳回高家店途中，經過五十四街碼頭。我倚在欄杆上望着孩子們游泳作樂，恨不得也去參加，但我還得回店結算賭帳。

一個聲音在我背後響起：「我賭你一定也想去游水，小福。」

我回轉身，原來是費席克。

「哦，是你，費先生，我……」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沒關係，孩子，」他笑說：「我了解你心情，你想跟他們一起游水，打球，但你不能，因為你有責任；那些孩子祇顧眼前，不會想到下一分鐘的事，但你不問，你要前進，你要得到某種東西，就必須放棄另一些東西，你下定決心，我以前也跟你一樣。」

「是的，費先生，」我說：「我並不覺得羨。」

我注視角子在桌面上轉，當它快倒下時，我說：「反面！」

果然是反面，他收回五毛錢，給我一塊錢。

「你將來有辦法，小福，」他笑說。

「是，謝謝你。」

高老板笑了起來：「去拿兩瓶啤酒來，小福。」

我去地窖拿來兩瓶冰啤酒，他們很快喝乾，這時費先生對吉米說：

「上週的錢準備好了嗎？」

「當然，」高老板答：「你知道我……向來準時付款。」

他掏出一捲鈔票，數了六百元遞給費先生。費先生數也不數，隨手放進衣袋。

我取來抹布和水桶，開始洗擦地面。天氣太熱，我脫下襯衣，打着赤膊工作。

當費先生走過我時，跟我揮手道別，我舉手敬禮，就像對待奎恩神父一樣。

第十二章

夏日炎炎，人們帶着滿臉的倦容工作，孩子

們在街上叫鬧，公園和海灘擠滿遊客，報紙的標題刊載氣溫又升到多少度，學校放假，這就是紐約的夏天。

到八月底，我銀行的存款已達七百元，我有女朋友，兩套新西裝，在飯館吃飯，口袋裡有錢，可以隨心所欲。大人和孩子都抬頭看我，我是個人物。

我開始想到回學校唸書，我不想去，我正在賺大錢，但我知道必須完成學業，我考慮如何一面讀書，一面繼續賭業，我希望唸上午班，下午好收賭帳。

八月廿二日，星期六下午，我跟高老板結完賭帳，口袋裡又多了八十四元。彈子房裡擠滿客人，再過幾分鐘，他們就要回家渡週末。我們的啤酒和冷飲都光了，高老板坐在櫃檯後面對我說：

「我累死了，我想早點打烊，趕火車回去看太太。」

「要我通知客人嗎？」我問。

他點頭。

我走到彈子枱旁邊叫道：「打烊了，打烊了

我直覺地奔向馬丁住的公寓，到達朱麗房間門口，舉手按鈴，心臟跳得咚咚響，連自己聽得見。

朱麗打開門，我斜身擠進，隨手鎖上門。

「怎麼回事，小福？」她問，於是看見我身上有血：「出了什麼事？」

我說不出話，倒在她床上，喘息不止。

她走到床邊：「出了什麼事？小福，你受傷了？」她眼中現出恐怖。

我坐起來：「沒有，」我說：「他們打死了我的老板和費先生。」

「他們是誰？」

「我不知道，我拔步就逃，」我站起身說。突然我發現手裡握有東西，那是高老板的錢，我本能地抓在手裡。

我把錢塞進衣袋，走到窗邊眺望：「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跟來，」我自言自語。

朱麗站在我旁邊：「可憐的孩子，你嚇慘了。」她拉我貼近她。

「我不怕，」我撒謊道，把臉埋進她胸部——如此溫暖，如此安全。我躲在她懷中不動，祇感

。幾分鐘後，客人通通散淨，高老板把錢點清放進口袋說：「走吧。」

當他鎖店門時，費先生的車子來到。

「提早打烊，吉米？」他笑問。

「嗯，」高吉米答：「回去看太太。」

「好極了，錢準備好了嗎？」

「當然，」高吉米答：「你知道我——向來準時。」

他掏出一大捲鈔票，兩人站在店門口，我走過一邊，背向大街。

我聽見汽車急駛的聲音，高吉米和費先生同時抬頭，向我背後注視，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對，祇見高老板面色蒼白，手裡的錢掉在地下。

我彎腰拾起錢說：「你怎麼把錢隨便亂丟：

」我話沒說完，突然聽見槍聲幾響，高老板雙手捂着肚子滑倒地下，費先生手撫着胸，身體前傾，噴出一股鮮血，濺了我一身。我來不及想，拔步飛奔。

我不敢回頭，奔過一條街口又一條街口，也不知道該去什麼地方，祇是一個勁兒的狂奔。

到混身發抖，一陣又一陣。我儘量控制，但控制不住，幾秒鐘後，我遍體冷汗，上下牙碰擊不停。

片刻之後，我坐在屋角的圈臂椅中，開始思考：

他們沒有看見我來這裡，我猜他們目標是費先生，而不是我。高老板被殺，是因為他們被他看到，而我沒看見他們。他們不會找我，警察也許要找我問話，但我什麼都沒看見，祇要我閉緊嘴巴，就不會惹禍上身。

朱麗去替我燒咖啡，我取出鈔票清點，一共是六百五十三元，我把錢放回口袋，朱麗端了一杯咖啡出來。

「你喝下去，就會好一些，」她說。

「我現在已經好了，」我微笑說，感激地喝下咖啡：「但我不能穿着這件襯衣離開，上面都是血。」我脫下襯衣遞給她說：「把它拿去燒掉，給我一件馬丁的襯衣。」

她沒回答，拿起襯衣離開，我聽見廚房門打開，然後是開啓爐門的聲音。當她回來時，手裡拿了一件馬丁的襯衣。

我穿上襯衣，覺得比較緊，但還可以對付。
「謝謝你，朱麗，」我說：「我該走了，免得被馬家的人看見。」

「你不必忙，」朱麗說：「除了馬先生，他們都去鄉下渡週末，他照料店舖，清晨一點以前不會回來。」

朱麗照應我吃過晚飯，我九點鐘離開馬家回孤兒院。同宿舍的孩子都已就寢，我疲累不堪，身體一着床舖，就酣然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下樓去看報，每日新聞第一版用大字標出：

費席克遇狙重傷——消息刊載第二版

我翻到第二版，右上角刊出費先生的照片，新聞報導說：

紐約黑社會槍戰再度爆發

著名賭梟費席克被槍擊重傷，高吉米中彈已於今日死亡，兇手在逃，高吉米心臟連中二槍，費席克胸部中一槍，另一槍擊中鼠蹊，槍擊發生於昨日，在高吉米經營的彈子房門前。警方尋找在高家店打工的一名男孩，他可能是目擊人證。費席克情況——據羅斯福醫

院主治大夫今日宣稱——嚴重但不致命，費某遵行黑社會規律，拒談被刺真相，他說：「我不知道是誰要殺我，我一向不管別人閒事。」警方正偵辦此案，希望即可發現新線索。

我放下報紙，心裡明瞭費先生已向我提出警告——警告我莫管別人閒事。我去飯廳吃早餐，然後到堂裡望彌撒。

第十三章

一星期過去了，沒有任何人找我，我開始放下了心，在大街蹣跚。據報紙刊載，費先生已傷愈出院。高家店關了門，我也失去工作，但我並不心焦，我把那筆錢又在銀行開了一個戶頭。

一天早上，白修士把頭伸進宿舍門說：「小福，早飯後你來我辦公室一趟。」

「是，」我答。

我走進白修士辦公室，看見院長和奎恩神父都在，另有一個像是偵探的陌生人。

我有些心驚，但臉上不露神色。我走到白修

士面前問：

「您要找我？」

「是的，小福，」他說：「這位是少年組的布佳偵探，」又轉臉向布佳說：「這就是我們談起的那個孩子。」

我等他們先開口，一時室內寂靜無聲。

於是院長首先打破沉寂：「小福，你是個好孩子，我從小看你長大，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我不願告訴你，但我必須說。小福，你除了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外，還有沒有別的信仰？」

「沒有，院長，」我尊敬地回答。

白修士面現笑容：「你看，我早就告訴過你

院長接着說：「如果有人來告訴你，說你屬於另一種宗教，你怎麼想？」

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原來這跟槍殺案

無關，我答：

「我不會相信，院長。」

大家臉上現出笑容：「真是個天主教好孩子

。」

院長接着說：「小福，你對你的父母有沒有

任何印象？」

這是個愚蠢的問題，她明知我嬰兒時就被孤兒院收養，我禮貌地回答說：「沒有，院長。」

「好的，」她說：「布佳先生調查院裡所有孩子的身世，現在他有話告訴你。」

布佳先生神態顯得很不安，他說：「福南，照例在初中畢業的時候，我們要審查一下孩子的身世，」他的聲音充滿歉意：「升高中的時候，我們還要審查一遍，才批准入學，長話短說，我們發現你有個舅舅還在——你媽媽的哥哥；若干年前，他寫信告訴我們，他妹妹在生下你的時候會來到紐約，證物是她手上戴的一枚指環，我們保存在卷宗裡，等你成年的時候交還你。那枚指環並不貴重，但式樣很特別。現在，他要你去跟他同住，我們查明他是一個負責的好人，他自己有兩個孩子，他會照顧你，給你一個溫暖的家。」

「但他的信仰跟我們不同，小福，」奎恩神父插口說。

「信仰不同？」我疑問地望着奎恩神父。

「是的，」奎恩神父說：「他不是天主教徒。」

我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小福，」白修士接口說：「手續辦妥後，你要去他家住些時，但別忘記在這兒學到的一切，不要忘了天主堂會扶養你長大，永遠作個好天主徒。」

「是，白修士，」我說，更變得莫明其妙。

「你舅舅就在外面，小福，你願意跟他見面嗎？」院長問。

「是，院長，」我本能地回答，我心想：我有父母，我不是私生子，我有個家。

布佳先生走到門口：「請進來，康先生。」

一個人跨進室內，他身材很高，頭頂微禿，寬肩紅臉，棕色的眼睛很和氣，好像罩着一層淚水。我耳邊好似響起：一切非天主徒下地獄，但我不在乎下地獄，祇要有個人這樣看我！充滿愛憐、仁慈，和怕我不喜歡他的憂慮，他伸手向我，面露笑容。我接過他的手，他的手溫暖而隱伏着一種親情，好似電流通過彼此的軀體。

「你是小福！」他說，親切的聲音有些發抖

「我要回家了，小福。」

「爲什麼？」我問，在她回答之前，我接着說：「你不必如此，我會常來看你。」

她轉身向我：「找我作樂？」

我搖頭：「不是，因爲我愛你，你應該明白。」

「你不愛我，」她冰冷地說：「任何給你甜頭的女孩子你都愛，」她再轉臉向窗外：「我們永遠不再見面。」

我凝視她背影半晌說：「我要知道爲什麼，朱麗？」

她再回身向我：「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我不會對你這種孩子說謊，你對我毫無用處，如果我懷了孕，你也不能跟我結婚，所以你對我有什麼用？暑假結束了，你也樂够了，現在一刀兩斷！」

我走過去拉她手臂，她用力摔開。

「但是，朱麗……」

「滾，小福！」

我喉管裡好像塞着一個硬塊，我走到門邊。「再見，朱麗。」

「是，先生，」我答，我的聲音也很激動，淚水盈滿眼眶，因爲在這個世界上，我終於有個親人。

隔了一會我才知道他不是姓康，而是姓凱。幾天之後，我發現自己是猶太人。

第十四章

消息傳得快過電報，當我回到宿舍時，孩子們都跑來向我問東問西，我也不知道說什麼，祇好儘量回答，我等不及天快黑，好去看朱麗告訴她這件事。

她打開廚房門讓我進去，她似乎很累，坐在床邊椅子上，我坐在床邊跟她說話。我說完以後，她說：

「我很高興你生活有了轉變，」她無精打采地說。

我望着她：「你似乎不高興。」

她起身走到窗口，背向着我，半天不答話。

當她開口時，聲音很冷，我從未聽過她這種語氣。

她沒回答，於是我開門走出。我站在門外掏出香煙，點燃深吸一口，我聽見床墊的響聲，然後我聽見她在哭。

我走上大街，夕陽在天，但我覺得很冷。我走進公園，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視若無睹，心裡祇唸着：朱麗，朱麗，朱麗。

我寫信給傑雷，告訴他認親歸宗的事，他覆信表示欣慰。時光過得很快，離開孤兒院的日子終於來到，這天下午舅舅來接我，我把行李收拾妥當。

午飯鈴聲響起，我去到飯廳，坐在桌邊低頭聆聽白修士的祈禱，心裡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四週的臉也變得陌生，白色大理石面的餐桌顯得又新又冷，我用手指撫摸以前用湯匙劃寫的簽名——記不起是多久以前劃的。我不覺得餓，開始在想舅媽會不會喜歡我？表妹們會不會喜歡我？突然我覺得不想離開。

吃到一半，我就向白修士請求離開餐廳，他似乎了解我心情，點頭准許。

我走到操場，這兒是我玩球和排隊上課堂的地方，現在空無一人，但我好像聽到孩子的歡叫

和上課鈴聲。

一團陰影罩在我面前，抬頭一看，原來是白修士。

「你心情很特別，是不是，小福？」他的語氣不像問話。

我點頭。

「我了解你心情，小福，」他說：「我看看你從嬰兒長大，我記得你第一次學步跌倒時的神情，你掙扎起立，決不哭泣，你抿緊嘴巴，再學走路。我照顧過你生病，我看你長成健壯的少年，我以你爲榮。我身兼你的嚴父慈母——安慰你，鼓勵你，我了解你比任何孩子更深——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知道你的喜怒哀樂，有些事我不能教你，你得自己學習。」

我望着他說：「啊，不，白修士！你教導我的太多，你對我太好了！」

他微笑：「我不是要你謝我，而是天主的恩賜。我知道我們教了你許多好事，但在這圈牆以外，你要學的更多，小福，」他揮手指向校外：「我們住在院內的人，得到庇護，生活安寧，不需奮鬥，但也與外界隔絕。你在院內的時候，我

會受歡迎，作個好孩子，小福，不做壞事，就無所畏懼，你懂嗎，孩子？」

「我想我懂，」我答。

「好的，」他說：「我一定得走了，午餐大概已經吃完，」他摸摸我頭髮走開。

我走進體育館，幾個孩子在打籃球，山彼德也在，我決定過去跟他道別，請他忘記我們過去的不愉快。

當我走近時，他們停止打球，寂靜無聲，我感到脊樑發麻，一定有什麼不對勁，但不明白是什麼。我學會克制自己，繼續上前，向彼德伸出我的手。

「請你忘記我們過去的爭吵，彼德，」我說。

他翻我一眼，不理我伸出的手，突然跨上一步，一拳擊中我下顎。

「我當然要忘記，」他說。

我向後退讓，一個孩子蹲在我背後，使我仰面跌個元寶大翻身。幾雙手把我按在地下，一時莫明其妙，動彈不得。

彼德站在我頭前咆哮說：「你這猶太鬼，偷

們可以注意你，引導你，但你一到外面……誰來幫助你？誰給你庇護？不，小福，我恐怕還有更多——我們從未想到的事，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孩子能在外面自立，」他掏出手帕，捏了捏鼻子：「我太感情用事了，小福，你有沒有跟奎恩神父、院長，以及所有的老師道別？我們都會想念你。」

「我也想念你們，」我說：「我今天一早就向他們道別過了。」

「好孩子！」他說：「你走之前，我還會跟你見面，」說完轉身走開。

「白修士，」我在他身後叫道。

「什麼事，孩子？」他回身問。

「作猶太人是不是有罪？」我問。

他注視我，於是緩慢地說：「不，孩子，那沒有罪，不可能有罪，耶穌基督就是猶太人。」

「但是，修士，如果我跟猶太人住在一起，我就不能望彌撒，犯罪也不能告解，我死了以後，一定會下地獄。」

他走回來握住我的手臂：「小福，」他的聲音很低：「天堂住的全是天主教徒，任何好人都

偷偷進我們學校，不讓人知道！」他踢我腰腹，我感到一陣劇痛，他又彎腰打我，我抽出一隻手，抓住他衣領，他向後仰掙，我另一隻手也恢復自由，雙手抓住他頸項，他退到牆邊，其他孩子揮拳打我脊背，我置之不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打架不用頭腦，我急怒攻心，用力掙他脖子，又把他的頭向牆上撞擊，他繼續用拳頭搗我肚子，我口、鼻流血，這時其他孩子把我拖倒地上，我的夾克也被撕掉，但我決不鬆手，一心要殺死彼德！我把他的頭在水泥地上猛敲，突然一雙强有力的手抓住我肩膀，把我跟彼德分開，一場激烈的打鬥突然結束，大家寂靜無聲。

白修士抓住我使我動彈不得，彼得還躺在地

下。

白修士板住臉問：「是誰起的頭？」
一個年紀最小的孩子未假思索地說：「彼德，他說我們該給猶太鬼一頓教訓。」突然收住了口。

「你們回宿舍去，」白修士說，轉臉向彼德：「你回家，不許再來體育館，這是專給住宿生玩的地方。」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潤滑油脂

獲得最低的代價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部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他們離開之後，他鬆手放開我安慰地說：「不要記恨，他們還得學習。」

我望着他不開口，祇覺得鼻孔流血，混身發痛。

「去洗把臉，」他溫和地說：「你舅舅在等你，你行李已經整理好，也幸好換衣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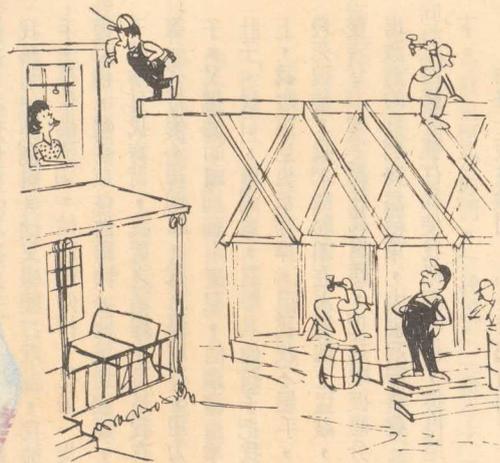
我去廁所洗臉，他站在我背後等，撕下紙巾遞給我揩臉。我們默然走進院長室。

我舅舅在，身邊還有一個女人，大概是我舅媽。我這付樣子一定使她嚇了一跳——襯衣和夾克撕成片片，沾染鮮血。她臉色發白，我邁步上前，一陣頭暈，跌倒地下，四週好似圍了一圈人臉——白修士，我舅舅、舅媽、彼德、馬丁、小卡、傑雷、傑雷爸爸、露絲、安妮修女、奎恩神父、高吉米、費席克和朱麗。

我想睜開眼睛，但眼皮重得張不開。

當我睜開眼時，四週一片白色，我舅舅、舅媽和白修士低頭看我，屋角有名護士，我不懂護士來幹什麼，我張口想說話。

白修士用手指輕按我嘴唇：「噓，孩子，不要說話，你是在羅斯福醫院，他骨斷了三根，躺



各有所好

着別動。」

我轉過頭頸，牆上的日曆標示：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這是在聖賽斯孤兒院的最後一天。

——待續——

29 | 期日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文粹

- 4 ■ 癌症研究出現奇蹟
- 8 ■ 貝殼畫
- 12 ■ 氣喘患者的新希望
- 18 ■ 天文新知—失軌的質量
- 22 ■ 蜜蜂的語言
- 28 ■ 電視—雷射法
- 34 ■ 美國下屆副總統屬誰？
- 44 ■ 南韓國父—安昌浩
- 50 ■ 核能發電面面觀
- 56 ■ 惹麻煩的DC-10飛機
- 60 ■ 一九七四年世界博覽會
- 62 ■ 濾過性病毒體可引發癌症嗎？
- 66 ■ 金光閃耀的藝術精品
- 76 ■ 續「海中之王—鯨魚」
- 86 ■ 美國汽車前途的轟測
- 98 ■ 古代凶殺案奇譚

科技天地

- 26 ■ 袖珍空氣壓縮機
- 26 ■ 木瓦造的大地測量站
- 26 ■ 高爾夫球訓練機
- 27 ■ 攜帶工具的磁鐵背心
- 27 ■ 腦部掃描機
- 27 ■ 電話竊聽防止器

音樂

- 108 ■ 樂壇偉人—舒曼
——曼諾蒂

小說

- 118 ■ 高樓浩劫
- 150 ■ 浪子淚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版台誌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本期售價新台幣拾伍元正